標英

小學定本

岡本賢彪校正

利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家類	函	架	號	冊
	特	一一〇	八	二一五	四

東京書籍會社藏書印

原本作新刻官板題評音釋標英小學今改爲小學定本

標英小學定本卷之三

臨川 饒順卿 評釋
日本 岡本敏 校訂

外篇 說見內篇

嘉言第五 嘉善也此篇述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善言以廣立敎明倫敬身也凡

九十一章

詩曰 詩大雅烝民之篇 天生烝民 烝衆也民人也 有物有則 物事也則法也盈天地之間莫非物也人物也有是物則具是理所謂則也 民之秉 秉執也 夷常也人皆具仁義禮智之德不可移奪若秉執然 好是懿德 好去聲○懿美也惟其性本善故好此美德 孔子曰 孔子讀此詩而贊之曰 爲此詩者

四書直解曰物指形氣言則指道理言蔡氏所謂懿德卽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懿德者卽指上文秉彝而言也天命之所賦謂之則人性之所稟謂之秉存於心

而有所得則謂之德其實一而已矣

章句曰歷次也接續也其不足者則續以已之所見聞也

橫渠語錄姓張名載字子厚宋進士後封郿伯賜謚曰獻從祀夫子廟居郿縣橫渠鎮故稱曰橫渠先生

吳氏曰安謂安定而不輕躁詳謂詳審而不疎率恭則恭謙而見乎外敬則敬畏而存乎中此四者教童幼之所當先也

盆軒曰子弟之事言事父兄之事灑掃應對進退之類

句讀曰此言病根隨所居而長也安謂安意為㕛下謂屈㕛下之

楊氏家訓姓楊名億字大年浦城人宋真

其知道乎其能知率性之道乎故有物所以人之所秉有此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乃是人之所秉之常理也故好是懿德故其情無不下好此美德而可教歷傳記歷考漢唐之列傳史記接見聞接承近代見聞之所及也述嘉言纘述其嘉言第五篇紀善行紀錄其善行第六篇為小學外篇附于內篇之后以為小學外篇庶學者習之而可復其秉彝之性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凡教小兒先要使之謹安靜詳審恭若不講今時之學講明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男女自幼時便驕慢而無謹慮而不檢束故壞此秉彝之性到長益凶狠及年長時愈益凶暴狠惡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只因他幼時不學未曾教他為子弟事親奉長之禮則於其親已有物我物我猶言父母之分已有物我之分不宜屈下不宜有屈下禮之病根常存其驕隨之病根常在根常在於心又隨所居而長又隨所居處而長積習而增長至死只依舊驕隨凶狠之習至死不能變也為子弟此等人病根已存於心不能安於界下至於為人之子弟則不能下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接待朋友則不能安於灑掃應對之禮以盡事長之道接朋友則不能下天下之賢居宰相之位則不能下天下之賢則不能謙下以盡交友之道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長去聲官長則不能謙下以盡事上之道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喪去聲○奉事上人之身從物之敬天下之賢者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謂私意者人欲之私義理者天理之公也非惟不能下人甚至徇己之私而喪天理也只為病根不去推其源只為驕隨所居所接而長故其惡隨所接而增長隨所居所接而長所居所接不止記誦而已

楊文公家訓曰童穉之學童穉小子也

宗時學士賜謚曰文孟子盡心篇云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吳氏曰先入之言謂教童先入於耳而記於心者章句曰此即以先入之言養其良知良能也

黃香事見東觀漢記陸績事見吳志叔敖事見賈誼新書及列女傳等諸書

子路事見家語

不獨止於記誦經書而已養其良知良能都要涵養其良知良能者本然之善也

當以先入之言爲主當下以孝弟忠信等語爲先入於心以爲主宰日記故事每日記誦古人之事不拘今古不拘今人之事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爲主孝於父母悌於長上盡己之忠以實之信禮義之發也必先教道之使知此等之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叔敖姓蚡名艾爲兒時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母問其故對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向者見見之恐去母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以福汝不死及長爲楚相子路負米之類子路性仲名由昔日事二親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於百里之外二親沒之后爲楚大夫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何可得也只如俗說便曉此便曉此理忠信的道理久久成熟講習日久而良心既開良能成熟德性若自然矣則其仁義禮智之性若生知之自然矣○明道程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憂弟子之輕浮俊秀而不務實德者只教以經學念書只教之明經學以開其才不得令作文字作文易以溺志古書以收其放心長其浮華故不得令之作也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好去聲○如琴碁繪畫之類皆足以奪志至於書札至於習字作簡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然又不可不學若一向好著亦自喪志亦自喪其本心矣○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得其中意味旨趣必不樂學樂去聲○必不好學且欲教之歌詠以養其性情舞蹈以養其血脉如古

程氏遺書李端明傳師錄先生名顥字伯淳宋河南人官至御史賜謚曰純公從祀孔子廟庭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句讀曰憂者憂其不能致遠也

遺書呂與叔東見錄伊川地名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之弟後謚正公從祀孔子廟庭

句讀曰趣指趣也樂聲○必不好學

喜好也關雎等詩爲教於閨門之內乃正家之始朱子曰嘗疑曲禮衣無撥足無蹶箑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皆是古人教小兒語李氏曰北溪陳先生小學禮詩繼此意而作者也學者便當朝夕詠歌以爲小學之助

東萊辨志錄

陳公名瓘字瑩中號了翁忠肅謚也宋朝元豐中進士官至左司諫遷爲著作郎權給事中乃延平人吳氏曰當向當取者上品聖賢也當背當去者下品下愚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論語雍也篇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句讀曰埋墓問之事齎市中之事徂豆學官之事此卽三遷之教也

孟子公孫丑上曰吾四十不動心

句讀曰此下言聖賢之事當向而取也

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論語雍也篇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詩三百篇如毛萇所集詩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周南國風詩之首正家之始朱子曰嘗疑曲禮衣無撥足無蹶箑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皆是古人教小兒語李氏曰北溪陳先生小學禮詩繼此意而作者也學者便當朝夕詠歌以爲小學之助

故用之鄉人誦於鄉黨之間篇初事也邦國誦於邦國以化天下日使人間之每日使人聞之莫不知其齊家之道也矣此等詩其言簡奧其意深奧今人未易曉而今之人未可容易知曉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意別欲作詩伊川自序味其詞謂也賅其詩大槩教童子謹灑掃之容習應對之詞奉事長上之禮節令朝夕歌之令學者詠之知其意趣似當有助於小學之教未日無助也○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幼年學士未辨好惡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等事是上品之聖賢所作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趨向善事違背惡事去彼取此去彼下愚所爲之事取此聖賢所爲之事此幼學所當先也此幼學之士所當先務也

顏子孟子亞聖也亞次也學之雖未至今我學之雖未至於顏孟之聖也亦可爲賢人亦可以爲有德之賢人則顏孟之事則顏子孟子之事我亦可學效也言溫而氣和我之言語溫厚而心氣和平則顏子之不遷顏子不遷怒漸可學矣漸漸可學而至矣知過而能悔今有過不知悔而不能改我今能悔又不憚改人知悔而改我漸可學而至矣過而能悔悔改也改過也貳過顏子之不貳過則能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過矣

埋甕之戲不如徂豆之美知築埋衛鬻之嬉戲不如學宮徂豆之美愛至於三遷所以孟母之愛子有三遷之教自幼至老不厭不改不厭不倦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所以孟母之愛子有三遷之教自幼至老不厭不改不厭不倦終始一意自始至終無所疑惑則我之不動心則我有不動心則能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過矣漸可學矣漸漸可學而至矣知於學不改所守終始一意自始至終無所疑惑則我之不動心則我有不動心

句讀曰此言下愚之漸亦可以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學者若不立志不思高遠則其所學皆常人之事則其所學甘於畔下平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自爲聖賢不敢承當其心必曰我爲孩童是其心自謂我爲孩幼之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語去聲○此等之人言志畔下不可告以人皆聖賢之道見其甘自畔下屈下豈肯不肖與之言哉乃棄絶之豈肯是所不肖與之言語哉先生長者父兄師友既絶之則其所與語由是所親接相與者皆下等人也皆庸常人也非君子之言也行不篤敬所行者不篤厚敬謹下等人也非君子之行也言不忠信所言者不忠直誠信下等人也非君子之言也行不篤敬言不忠信下等人也下等庸常之人悔而過而不知悔悔悟己有過則憾然悔悟下等人也下等庸常之人悔而不知改有過知悔則當速改以從善今既知悔而不知改其過下等人也下等庸常之人聞下等之語惟其耳目壅塞心昏蔽聾如坐於房舍之中猶人坐於房室之內四面皆此其耳目壅塞心昏蔽聾如坐於房舍之中猶人坐於房室之內四面皆牆壁也但見四面皆牆壁物無所見不聞聲響二子終身不可得矣○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人長短而通輕俠客而交通輕浮游俠之客援在交趾時馬援在交趾聞其行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蓋言人之過惡當爲隱諱聞猶不可況可言乎好議論人長短若好議人長短必招禍惡是非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犯矣

句讀曰下等之語下等之事皆敝塞人心之牆壁也開而明之在立志以學聖賢而已吳氏曰言僞而行薄恥過而遂非所聞所行無一不歸於下愚之習耳目壅塞中心昏敝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欲求開明何得哉

後漢書馬援傳馬姓援名字文淵漢光武時拜伏波將軍謚曰忠成侯嚴字威卿馬融之父敦字孺卿顏師古曰俠之言挾也以權力俠輔人也喪旨曰言死者危辭以暢之也

姓龍名述字伯高者仕至太守

子孫有此行也　寧可就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薄倖一也　龍伯高敦厚周慎　伯高爲人敦篤而厚重周密而謹慎口無擇言　出乎口者皆中乎理謙約節儉　其身也謙遜省約節制清儉廉公有威　其臨下也廉介公正而有威嚴　吾愛之重之　此誠身慎行之士　杜季良豪俠好義　李良爲人豪傑好義憂人之憂　人之憂亦爲之憂　樂人之樂　亦爲之樂　清濁無所失　人事清濁一以貫之無所遺失　父喪致客　周遍無所遺失父喪致客　后父之喪致有弔問之客數郡畢至　數郡之人盡致其門　吾愛之重之　吾亦喜愛之重之　效伯高不得　此通輕俠客之事不願汝輩效法之　效伯高不得慎　不願汝輩效法之士　猶爲謹敕之士　猶如以木雕刻鴻鵠之鳥雖不得成其形

姓杜名保字季良者官至司馬二人共後漢人

章句曰人有憂己亦憂之而爲之處人有樂己亦樂之而爲之助又曰清濁猶言賢愚也

敕誡也正也吳氏曰謹敕謂能修檢又曰鵠鶩皆鳥而略相似虎狗皆獸而絕不同

合纂曰鵠與鶩虎與狗協韻此誡其通輕俠客之失也事見後漢書

三國志蜀志　漢劉備字玄德即位于蜀號先主謚曰昭烈皇帝將終謂將死之時朱子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

三國志諸葛亮傳　諸葛覆姓名亮字孔明躬耕南陽先主三顧以爲相卒謚忠武侯句讀曰靜即寧靜也儉即澹泊也章句曰澹泊儉之至也奢

尚類鶩者也　尚猶相也類鶩鳥之狀　效季良不得　且杜季良急於爲人返已其踈　不得似其豪俠好義　惡小而爲之　甚小若爲之愚不肖自此而入故戒之　陷爲天下輕薄子　則狂妄自恣一陷爲天下輕薄之人　所謂畫虎不成　所謂猶如畫虎不能成形　反類狗者也　而反類狗乎　狗人爭非笑之也　○漢昭烈將終勅後主曰　戒其子後主劉禪也曰　勿以惡小而爲之　勿者禁止之詞言一念一事之惡雖甚小若爲之愚不肖自此而入故戒之　勿以善小而不爲　勿以小而不爲之一念一事之善雖甚小而爲之聖賢自此而入故戒之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　教其子名瞻字思遠也其書曰　君子之行　行立身所行之行　靜以修身　心不妄動可以修身　儉以養德　心收斂可以養德　非澹泊無以明志　澹泊儉也心不爲外物可以明其心志　非寧靜無以致遠　寧靜也志不爲外物可以致其遠大　夫學須靜也　夫學

修必迷於貨利潛泊者須欲心志寧靜也才須學也人有才識須以資之也非學無以廣才不學則無以充廣其才識非靜無以成學非寧靜則學無以成就悕慢則不能研精悕慢猶怠惰放肆無拘檢之精微險躁則不能理性險躁猶急躁狂妄自恣不能研審其理之理治其已之德性年與時馳我之青年與時馳驟意與歲去我之求道與歲相逐遂成枯落年歲已老若木之枝幹搖落悲歎窮廬才學無成悲歎窮廬感嗟嘆息窮廬之中將復何及也雖悔其時之邁將復何及乎○柳玭嘗訓子曰壞名灾己毀壞名聲灾禍身已辱勤靡甘濬泊惟好華靡不甘濬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恤顧也言議也先喪家玷辱先世喪壞家業其失尤大者五其所失之最大者節目有五條宜深誌之當切記之也其一自求安逸第一節言利己之過自圖安逸不務

其二不知儒術第二節言不讀書之過不知儒者之法術不悅古道不喜古人之道懵前經而不恥懵無知貌言其於前聖之經典所知而不恥心而解頤頤口旁也人笑則口旁解言其於當世之事妄議之人爲笑也身既寡知寡少知識也惡人有學惡疾他人之有學問其三勝己者厭之第三節言不親善人之過有勝於我者惡之佞己者悅之佞諂也惟樂戲談戲謔也談論也莫思古道不念古人之道德聞人之善嫉之嫉妒也聞人之惡揚之揚播揚也浸漬頗僻浸漸也漬染也頗偏也僻邪也銷刻德義銷鑠也刻剝也道德仁義之美簪裾徒在簪冠也裾裳也謂士大夫之冠裳徒在其身厭養何殊厭奴僕也與奴僕何異其賤也其四崇好優游第四節言好過崇尚優游閑逸之玩耽樂麴糵耽樂也嗜好也麴糵造酒之藥以銜杯爲高致以飲酒爲美事以

前漢書匡衡說詩解人頤敏按此戒妄論當世解頤言自解頤爲嬉笑

句讀曰徒空也殊異也裾衣後裾也衷旨曰厭折薪者養炊爨者皆奴僕之事也故卽以名之

吳氏曰麴糵銜杯皆言酒也高致謂高尚之風致勤事勤於事業也言好逸嗜酒自以爲高及鄙勤事者爲流俗此既荒雖知

而不能悔也
益軒曰此節所言晉七賢阮籍劉伶等風也
吳氏曰權勢有權而當要路者句讀曰資猶品也猜狠也
又曰古人以右爲尊名門右族皆大家也
燎毛出晉符堅傳
句讀曰剡骨猶言銘心亦深誌之意而語加切耳
衷旨曰以上五戒俱由於不能忠孝勤儉便流於頑率奢傲
宋文鑒
范魯公宋太祖時封魯國公名質字文素爲宰相之時也

勤事爲俗流（勤事職事也俗鄙俗之流輩）習之易荒（習務也荒怠也）覺已難（覺悟也）悔及（及至也）覺（悟也）難以追悔（追悔過謂急欲求爲顯官）匿（匿要有勢位者）其五急於名宜（第五節言貪仕進之）一資半級（資官資級等職也）雖或得（或有也權）近權要（近陰附也）一衆怒羣猜（怒群人猜嫌）鮮有存者（謂官職雖得之終失之也）余見名門右族（謂我嘗見顯名之門尊貴之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無不由於祖父盡忠盡孝）率奢傲以覆墜之（率奢侈驕傲覆墜其家業）成立之難如升天（祖父創業如升天之難）覆墜之易如燎毛（子孫廢墜家業如火燎毛）言之痛心（我今言之痛切于心）爾宜刻骨（當深誌之不可忘也）○范魯公質字文素嘗求奏遷秩（呆音稿○從子兄之子即侄也）

句讀曰干求也祿俸也道道理藝文藝諸語辭格猶法也優有餘力也學優則仕子夏之法言也里仁篇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
論語學而篇恭近乎禮遠恥辱也朱子曰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句讀曰自卑尊人先名（呆嘗請求於魯公欲奏聞遷陞其官之品秩）質作詩曉之（范質作詩以曉諭之）其略曰（其大略曰）戒爾學立身（戒教也教爾學立身之道）莫若先孝悌（不若先行孝悌之道）不敢生驕易（不敢生驕傲慢）造次必於是（雖倉猝急遽苟且之時亦必於此）孝弟（弟）而不可失也）戒爾學干祿（教汝學干求爵祿之道）莫若勤心易之（勤學既優則仕優充足也學問充足則可以出仕而從政矣）戒爾學而優則仕（優充足也學問充足則可以出仕而從政矣）
戰戰競競（戰戰恐懼競競戒謹）造次必於是（雖倉猝急遽苟且之時亦必於此）孝弟而不可失也）戒爾學干祿（教汝學干求爵祿之道）莫若勤學於日用常行之道）道藝（不若勤學於日用常行之道）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藝）嘗聞諸格言（格言格式之言）謂吾曾聞之古人之法言）學而優則仕（優充足也學問充足則可以出仕而從政矣）
不患人不知（不患人不我知）則不當勤學學既優（學識有所未至）惟患學不至（惟憂我之學識有所未至）戒爾遠恥辱（教汝欲遠恥辱）恭則近乎禮（恭則近乎禮過則失乎諂不及則失乎傲惟能中節則遠恥辱矣）自卑而尊人（自卑蓋致恭則當近乎禮過則失乎諂不及則失乎傲惟能中節則遠恥辱矣）自卑而尊人已

彼後已致恭之事也
相鼠詩鄘風其辭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茅鴟亦詩名今以其辭矣鑑照也刺譏諷也相視也
章句曰如父子親夫婦別之類各有名目不可紊故曰名教句讀曰齊梁皆都江南故又稱南朝合璧曰南朝晉宋齊梁之世也謂晉時胡毋輔之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八人終日散髮裸袒酣酒尚清虛之談故南朝之人稱之爲曠達之士

謙畀而尊敬他人則人亦敬乎我矣
先彼而後已凡有所得必先於他人而後於自己則人亦讓乎我矣二矣
相鼠與茅鴟相鼠詩名蓋譏人之無禮茅鴟亦詩名蓋譏人之無禮者亦遠恥辱矣三矣
宜鑑詩人刺當鑑詩人之譏刺爲戒也
戒爾勿放曠教汝勿要放肆曠蕩
放曠非端士若放肆則非是端正之士
周孔垂名教周公垂示之德行道藝之名教孔子垂示之文行忠信之名教
齊梁尚清議齊朝梁朝之世崇尚老莊清虛之議論
達千載穢青史殊不知此八人之名千載之久穢汚于青史之簡書
戒爾勿嗜酒教汝勿嗜好飲酒
狂藥非佳味飲之能變移性謹厚之心性
化爲凶人而嗜酒傾敗國家者
歷歷皆可記歷歷歷然皆可記述
戒爾勿多言教汝勿要多言

衆所忌多言爲衆人之所畏忌
苟不慎樞機樞戶樞戶由於之而關閉機弩牙弩由於之而張弛
災厄從此始則災禍厄難從此而起
適足爲身累必取人之言語之發如戶之樞機若不能慎其言語
是非毀譽間是非毀譽自有定論若出乎毀謗稱譽之間
擬結金蘭擬結金蘭之契
舉世重交游舉世之人重朋友交游之道
舉世好承奉舉世之人喜人承順奉事
所以古人疾所以古人之所憎疾
遠絕而不親
汪汪淡如水則汪汪浩蕩無涯淡然如水之流久而能敬
風波當時起若風之激水其波濤當時而起
所以君子心所以君子之心與人交游久而能敬
契言結交者其初心比結金蘭之契愛
忿怒容易生忿怒悁恨容易生發
昂昂增意氣昂昂然以爲得志意豪氣
不知承奉者殊不知人之承奉者
以爲玩戲以汝爲玩戲
弄戲謔言不出中心之敬也
蓬篠與戚施蓬篠戚施僕人不可使俛仰朱

于曰遽篠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爲困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

句讀曰游俠之徒輕身以徇人似乎有氣義而非正故馬援之書曰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論語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句讀曰揚揚自得之意猶愛也鄙猶賤也

句讀曰羈寄旅寓理治也

遽篠音渠除○杜遽篠與戚施之醜蘧篠其形擁腫而不能俯口剛者似之戚施其貌常病而不能仰面柔者似之二者皆醜疾也魯公言之蓋深惡柔佞之人也

往俠俗呼爲氣義時俗呼爲尚氣任義之人有急難仗此豪俠而往

往往隕身於囚繫往往隕身於囚禁械繫之中

所以馬援書所以馬援救之往往陷囚繫

雖得市童憐雖得市井孩童之所憐稱其豪富

還爲識者鄙還爲識道之所鄙薄

輕裘乘肥壯之馬衣輕暖之裘

揚揚過閭里揚揚自謂得志經過於閭閻里巷之間

清素舉世之人輕賤清淡儉素

奉身好華侈奉養其身尚好華麗奢侈

肥馬衣輕裘

殷勤戒諸子其語意殷勤懇至以戒訓諸子侄

舉世賤

舉世重游俠舉世之人多重交游

舉世賤

爲人赴急難人有急難仗義之人

舉世重游俠

羈旅臣范質自謂我本是周朝亡國舊臣今羈寓新國而爲客旅之臣

遭逢堯舜理稱其受禪治也范質謂今遭逢堯舜之治

我本羈旅臣

我本是周朝亡國之臣

雖得市童憐

雖得市井孩童之所憐

遭逢堯舜理

遭逢堯舜之治

還爲識者鄙

還爲識道之所鄙薄

輕裘肥壯之馬

輕裘乘肥壯之馬

揚揚過閭里

揚揚自謂得志經過於閭閻里巷之間

清素舉世之人

舉世之人輕賤清淡儉素

奉身好華侈

奉養其身尚好華麗奢侈

肥馬衣輕裘

衣輕暖之裘

殷勤戒諸子

其語意殷勤懇至

以戒訓諸子侄

舉世賤

舉世重游俠

舉世之人多重交游

爲人赴急難

人有急難仗義之人

所以馬援書

所以馬援救之

往往陷囚繫

往往隕身於囚禁械繫之中

俗呼爲氣義

時俗呼爲尚氣任義之人

程子曰戚戚多憂戚

詩桃夭篇朱子曰灼灼華之盛也

文選古詩注夭夭茂盛貌合璧曰含晚翠

位重才不充位尊重而才不足

戚戚懷憂戚戚然憂懼

深淵與薄冰譬如在深淵之側與薄冰之上

蹈之唯恐墜蹈之唯恐墜

汝輩當憫我汝輩當矜憫我保受之難

勿使增罪戾勿使增我罪戾

閉門斂蹤跡汝當閉門而斂藏其蹤跡

縮首避名我本羈國之臣其權勢與祿位固難久居

畢其榮名要勢縮首回避

勢位難久居

物盛則必衰物之有榮盛之時必有衰落之時

有始有終凡器物急速而成者必不堅牢

速成不堅牢

竟何足恃終久不得倚恃

隆還有替有隆盛之日還有廢替之日喻勢位之難久也

速成不堅牢

速而成者必不堅牢

物盛則必衰

物之有榮盛之時必有衰落之時

竟何足恃

終久不得倚恃

隆還有替

有隆盛之日還有廢替之日喻勢位之難久也

亟走多顛躓亟音至○亟急也顛躓跌也且如人急疾而行者必至蹉跌

灼灼園中花灼灼然鮮明者園中之花

蚤發還先蚤於萬木而開發先於萬木而發者易於衰歇

遲遲澗畔松遲遲然久

亟走多顛躓

亟音至○亟急也顛躓跌也且如人急疾而行者必至蹉跌

灼灼園中花

灼灼然鮮明者園中之花

蚤發還先

蚤於萬木而開發先於萬木而發者易於衰歇

遲遲澗畔松

遲遲然久

歲久不變
句讀曰青雲比名位之高顯又曰此一節首八句言人物之常理次二句言富貴有定命末二句總括而戒之皇極經世書先生姓邵名雍字堯夫河南人宋哲宗朝賜謚康節後從祀孔子廟庭教戒其子伯溫及仲良言
句讀曰氣質之性雖有是三品然天地之性初無少異愚者果能奮然用力於善未必不可以爲賢也

速者澗畔之松鬱鬱含晚翠鬱鬱然含歲晚之翠色賦命有疾徐且人稟賦於有生之初富貴之來有疾而速者有徐而緩者青雲難力致青雲謂仕宦之道也非人力而得也寄語謝諸郎諸郎即子侄也寄語謝於諸郎此語致謝於命耳○康節邵先生時徒爲勞心耳

進徒爲耳君子當守道安貧以聽於命若欲急進於時徒爲勞心耳

生戒子孫曰上品之人言上等之人生知之聖氣質昏愚教亦不善雖教導之而不待教誨而行善者非聖而何非生知之聖人而是何人

不教而善不待教戒而行善事也下品之人下等之人氣質庸常教而後善必待教戒而行善事而知之者也中品之人中等之人氣質庸常教而後善必待教而行善事而知之者也

教而後善必待教誨而後行善者非賢而何非學知之賢人而是何人

教亦不善雖教導之而不爲善者非愚而何非困而不學之愚而是何人

是知善也由是而知爲善之稱也

不善也者凶之謂也不爲不善者吉之稱也

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謂之吉人者何以見之其目之所視必由乎正非禮之色必不視也耳不聽非禮之聲耳之聽必由乎正非禮之聲必不聽也

口不道非禮之言口之言必由乎正非禮之言則不敢言也足不踐非禮之地足之履必由乎正非禮之地則不敢履也

人非善不交凡人不是良善者則不與之交友

物非義不取凡物不合于義者則不安取之

親賢如就芝蘭親近賢者如就芝蘭之芳美也

避惡如畏蛇蠍蠍音歇遠避惡人如畏蛇蠍之險惡也

聞吉言之吉人或有人言不是吉人則吾不如其馨香之好美也

惟恐中其毒也或曰不謂之吉人言語詭譎凶人所發言語詭詐不信人之言也

凶也者語言詭譎凶人所發言語詭詐不信人之言也則我必說是善人之言也

動止陰險其動靜之間陰暗奸險好利飾非愛好財利而不顧仁義文飾己

吳氏曰吉休祥之謂凶禍惡之謂

章句曰就芝蘭愛其香而不恐舍也令慕曰蠍毒螫蟲也

句讀曰此一節言爲善者爲吉人

非而遂其過失貪淫樂禍貪慕淫欲而不顧廉恥樂從禍患而不循天理疾良善如讎隙疾嫉妒良善之人讎仇怨隙之大句讀曰此一節言爲惡者爲凶人

吳氏曰隕身滅性禍止一身故曰小覆宗絶嗣禍及一族故曰大

蔡氏曰惟曰不足者言終曰爲之猶以爲不足也合璧曰蓋戒之至深切矣

呂氏童蒙訓先生名積字仲車楚州人以髖疾不仕賜謚孝節處士

論語雍也篇朱子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指南曰猶可也猶可以爲辭也

吳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乎口之所言身之所行心之所思而已敏按此與孟子所

貪淫樂禍犯刑憲如飲食旨犯刑戮憲章如渴飲飢食甘之小則隕身滅性犯刑之小禍止一己則殞沒其身滅絶性命大則覆宗絶嗣犯刑之大禍及同姓則滅絶子孫或曰不謂之凶人有或人言不止是惡人則我必說是惡人不信或人之言也傳有之曰書傳

凶人爲不善凶人作爲不善之事亦惟日不足惟日不足只恐爲惡之不極汝等欲爲吉人乎願爲惡事而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爲凶人乎

○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諸君欲爲君子諸君君指諸學者之名而使勞己之力若使勞役己之筋力費己之財費用己之錢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既不勞役己之筋力不費己之財不傷費己之錢財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諸學者有何所憚而不爲君子又

榮之鄉黨之所貴重諸君何不爲君子小人出之賤之人輕之父母惡之父母惡之之人賤之曰先生既諾之矣以爲君子又教之曰言其所善凡人出之於口者言其所善之事行其所善凡人所爲不同於是又反之於身者行其善之事思其所善之事存其所善之事如此而不爲君子如此三者內外皆善則無往而不爲君子小人爲善之事如此而不爲君子諸學者有何所憚而不爲君子又

於心者思其所以爲善之事如此而不爲君子如此而不爲君子諸學者有何所憚而不爲君子又

矣欲其不爲成德之君子未之有也未有此理也言其不善者出之於口言其爲

謂服喪之服誦喪之言行喪之行同其意惡之事行其不善反之於身者行其爲惡之事思其不善存之於心者思其爲惡之事如此而不爲小人無往而不惡矣欲其不爲小人如此三者內外皆爲不善則惡之事也

胡氏家錄

公名安國字康侯宋建安人官至寶文閣直學士賜謚文定其三子寅字明仲寧字和仲宏字仁仲說文云志者心之所之也朱子稱程明道其十四五歲便學聖人范布文其自敍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

句讀曰心者身之主也不欺卽忠信之謂人無實心言行雖善終非聖賢之徒又曰操執皆守也端正云云惟有守者能之熊氏曰事有是非惟明敏可以立身惟果斷可以早決

漢書杜周傳云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句讀曰撙縱謂本法意原人情而適寬嚴之宜也

葉祖治行狀

先生名蓑字述古宋福州人古靈所居村名也爲僊居縣之令尹

句讀曰義謂能正其家有恩謂貧窮相守云云

本註曰親戚相救謂借貸錢穀

行其不善於身者行之於心思其不善者思其爲惡之事

如此而不爲小人

未之有也

未有此理也

⑴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布文自期待

明道程伯子也希文范文正公也二公皆少有經綸天下之志

學者立志要以公事自期待立心以忠臣不欺爲主本

其立心也要以盡忠盡信不欺行已以端莊清愼見操執其行已也要端正而又莊嚴清潔而又謹愼見其臨事也要明白敏達果敢有操有守而無邪曲之行矣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決斷以辨其事之或是或非又謹三尺法律也居官者又當謹定國法考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詳審國家立法度之意隨時制宜以爲寬嚴或操而執之或縱而放之斯可爲政則可以治政事者不在人後

不落他人之后矣汝勉之哉汝當勉勵而行之

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念之偏不能自克則陷身於惡而不可振矣故凡正心修身之道必以是爲切己之要務

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

聖人古今之民

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爲吾民者

爲我治下之民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

父教子以義母教子以慈兄待弟以愛弟敬兄以恭

子孝

子事父以孝

夫婦有恩

夫和而義妻柔以正貧賤相守各有恩情

男女有別

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內外有別不相紊亂

子弟有學

子弟之職愛親敬長之間須臾不離乎禮義廉恥務盡所學

鄉閭有禮

鄉閭之間往來時節飲酒豆羹讓而后受做工夫於飲食之間無媟不交無幣不親做工夫於男女之際其可忽乎其可輕忽乎

○古靈陳先生爲僊居令教其民

作文以教諭其民曰

貧窮患難

貧乏窮困水火盜賊不虞之患

親戚相

杜氏通典曰大唐令四家爲鄰三家爲保

救親戚之誼死喪而婚姻之事相救助也

婚姻死喪吉而婚姻之事凶而死喪之事

鄰保相助隣保

之情慶弔之禮各有咨助

無墮農業無得怠惰耕農之業有廢衣食

無作盜賊無作盜賊以辱先喪家

無學賭博無得學爲賭博戲弄以敗家業

無好爭訟無得好爲爭忿以致訟以害鄉里

無以惡陵善無得恃己之惡欺凌善弱

無以富吞貧無得恃己之富吞占貧產

行者讓路行於途者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各相遜讓

耕者讓畔田界無相侵奪

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髮班白之老者行於道路不使負戴物於首

重於背戴物於首之俗

右廣立教右廣大立教之義凡十四章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大凡人家諸子弟

事無大小家事不拘大小

則爲禮義之俗矣能盡此道則爲讓禮讓之義

溫公家儀

溫公姓司馬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宋仁宗朝進士官至左僕射卒贈溫國公賜謚文正從祀孔子廟庭章句曰咨請問也稟白也合璧曰敬令出於家長故家政可得而治矣

居家雜儀

句讀曰籍簿也佩謂服于身省察也視也返命復命也

吳氏曰和色柔聲卽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之謂句讀曰備陳是非利害之兩端而稟白之欲父母自喻也

母得專行不得擅自施行

○凡子受父母之命大凡爲人子者受父母之命令卽當速行

必籍記而佩之且父母之命非一端或有不逮恐致遺忘必書于籍册以記其事而佩帶之

時省察而事畢則返命焉行事已訖則入而面白使知其事之終也

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其或父母所命之事恐害於義或妨於時理有不可行者

則和色柔聲則和悅其顏色柔順其言語

以是非利害而白之陳其事之或是或非有理有害而直告之

待父母之許必待父母警悟改命許之

若不許父母若堅執己見不許改

苟於事無大害者若其事無大害於義

亦當曲從亦當委曲順從以悅父母之心

若以父母之命爲非父母有命子當順從若以其命爲非禮

而直行己志而竟

橫渠雜說

葉氏曰事親以順爲主非甚不得已者固不可輕爲矯拂句讀曰今天下人之父母若辨之父母者蓋寡矣事親不悅何以爲人子乎

周官考工記鄭氏曰辨猶具也

葉氏曰所謂養志者也

羅豫章孟子說

仲素名從彥字仲素學者稱爲豫章先生

句讀曰孟子曰辨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羅氏之爲父子者定蓋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豈有不是者哉子孝豈有是論蓋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則父母之心自悅樂矣底致也豫悅樂也定者子孝父慈各得其所也

雖所執皆是雖所執己見以己爲是而改行父母之命皆合於理猶爲不順之子孝順之子亦爲下逆命不於父母之命者乎○況未必是乎況未必合理而違

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舜盡事親之道宜得親心之悅而其親猶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嚚音銀○秪因下其父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其母口不道中忠信中人猶常人之情性又非常人之情性不可以悅之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必且順從之以悅其意若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爲子者當竭力招延之以致其至於賓客酒殽之奉當竭力營辦當竭力經營措辦務以悅親爲事務欲喜樂其親之心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不可計論家之貧富

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然又當潛自營集使人辨之難庶親心樂其所養之正所謂養志也事親不知子之勉強措辦之難則亦不安矣自不安矣則其心亦不安矣○羅仲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使天下之爲子者知無不可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所言只謂天下無有不是底父母其有不是者皆由其子不能如舜之孝也

了翁聞而善之曰了翁陳忠肅公也聞仲素論而稱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矣蓋凡父母之不是皆緣子之不孝也子既是則父母豈有不是者哉唯如此論見得父母常是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弒下殺上也彼亂臣之弒其君者其分始定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常起於一念之差疾仇下其父者

程子外書
衷曰曰委之庸醫是以性命爲兒戲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橫渠語錄
論語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註當祭之時而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

程氏遺書
句讀曰冠以責成人昏以承宗事喪以慎終祭以追遠理會謂講而行之云云此字指報本言奉養謂奉養其親

指南曰木有本始水有源始長人有祖乃身之所出則報本之義正人子所當重忽視之者蓋不知其何以爲人矣

朱子曰古無此伊川先生以義起某當初也

司馬溫公曰國家時祭用孟月私家不敢用故用仲月

上見得君父有不是處耳○伊川先生曰病臥於床大凡人有疾病寢臥於床委之庸醫庸醫者人之死生所係不能慎擇而付性命於庸常之醫者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所以孝子之養親者不可不知醫道也○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事親豈可使他人代之若代之則不孝之子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婚禮喪禮所以送終祭禮所以追遠禮之大者此四者禮之大本也今人都不理會如今之人都不會行祭獸之至於物類皆知報本之意今士大夫家多忽此今時士大夫之家多忽略此祭祀之禮甚而薄於先祖厚於奉養生者之道薄於宗廟祭祀之禮甚而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不可也甚不可忽此禮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六禮謂冠婚喪祭鄉飲酒禮士相見禮伊川自云頤曾慕修六禮之大節目家必有廟士大夫之家必立廟於奉先祖之廟中必立木主以依祖考之神月朔必薦新薦獻也每月朔日必獻以時新蔬菓等物獻之而后食也時祭用仲月祭者有牲曰祭時祭用四仲月謂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之四節也冬至祭始祖始祖始祖之始初生民之祖也冬至陽生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立春先祖先祖之始祖以下高祖以前之祖皆謂之祖考之神立春生物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季秋祭禰禰父廟也季秋成物之始念生成之恩故象其類而祭之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忌日正寢之日正寢正堂也君子於是日必有悽愴之心則親死之神主祭於正堂可以盡思慕之誠寢當厚重於奉生者養生者之禮凡事死之禮大凡報本追遠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謂冠婚喪祭等禮行之久而不廢數件謂

溫公書儀句讀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形體異於童子也將責以孝悌忠順之行也四行立而後可以爲人故冠爲成人之道

若能不廢此禮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則雖童幼之人習見之熟可使觀感興起漸次於流俗矣○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加冠者首之一次謂古者二十而冠未冠皆爲童子名成人教遜弟別成人之道也成人而不字故冠者所以敎之也將責爲人子將要責以盡子職也將責爲人弟敬長之道理也將責爲人臣忠君之道理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四者之禮於其人一敬重之與冠禮之廢久矣溫公歎曰冠禮之不行蓋已久矣近世以來近世人情尤爲輕薄世衰禮廢人情不知厚重之道生子猶飲乳養子尚食乳已加巾帽即加巾於首有官者或爲之製公服道今乃以飼乳之子爲之方裁製公服而弄之言冠者責以成人之尤總髮爲角而不冠者蓋少矣彼責以四者之行彼雖加冠服而弄之有官謂宋世祖父任朝官子孫雖在襁褓得授以官製公服而弄之其往往有自幼小至於長大二十而冠上古儀禮雖稱男子二十歲而冠然今世俗薄因襲之弊不可猝變猝急更變使人必皆二十而冠若有敦篤厚重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待其子年至十五歲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能曉此義故往往自幼至長故世之人吾見其往往有自幼小至於長大一日而不能改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蓋因其自幼加以巾帽不所以愚駭之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猝急更變使人必皆二十而冠若有敦篤厚重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待其子年至十五歲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能曉此義故往往自幼至長故世之人吾見其往往有自幼小至於長大一日而不能改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蓋因其自幼加以巾帽不所以愚駭之也

禮記曰二十曰弱冠章句曰此一章廣衣服與內篇引士冠禮相應句讀曰猝遽也

鄭玄曰棺在庭中斂孝經論語之意義可以加冠禮義之方法然後冠之於首而冠之斯其美矣○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古人貴成人之美也此其可以通則爲美矣未殯之前勺水不入口略知禮義之方法然後冠之於首而冠之斯其美矣○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古人貴成人之美也此其可以通則爲美矣未殯之前勺水不入口

喪之道居父母之喪未殯之前勺水不入口若既已殯斂親戚爲粥以勸之食齊衰蔬食水飲

也盖軒曰文公家禮五服一曰斬衰三年齊衰二曰齊衰三年齊衰也食飯也粗米爲飯也水飲謂但飲水湯也不食菜果不食菜與果謂不可食滋味也父母之喪居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虞祭之名既葬而虞虞之言安也以魂氣無所不之故安之既虞而卒哭猶朝夕哭也疏食水飲可食粗飯可飲水漿不食菜果謂不可食滋味也期而小祥期週年也是日易練服祭用吉禮故謂之小祥食菜果食菜與果謂始自滋味也期而大祥又期謂第二週年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個月已越三年則除喪矣故謂之大祥食醯醬始可食醋與醬則稍加食味未可食肉飲酒也中月而禫禫除服祭名也中月謂大祥之后間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个月大祥可除服矣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爲之禫禫者淡然平安之意也禫而飲醴酒醴酒酒熟而味泊者始飲酒者先飲醴酒醴酒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欲食肉必先食乾肉乾肉修脯之類味澁者也飲醴酒食乾肉以哀情未盡孝子之心不忍故也古人居喪無貴賤一也古人居喪親之喪無

白虎通曰三年之喪不以閏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句讀曰酒一宿熟者曰醴醴酒味薄乾肉味澁先食之者不忍遽御醇厚之味也盖軒曰以工禮記文示之以古之喪禮以下溫公之語無敢公然二句下文數條之斷按漢武帝之孫昌邑王名賀昭帝崩無嗣徵賀即位而奔赴其喪云云大將軍霍光字子孟奏於大后數賀罪廢賀爲海昏

帝之喪居喪不食蔬素之嚴以証之居道上賀至居於路上不素食前代不食葷公於是歷舉前代

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又如晉朝阮籍爲步兵校尉母死方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坐自負才而放肆姿誕居喪無禮母死方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坐自負才而放肆姿誕

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時同隸校尉何一號泣血數斗賭既而飲酒二斗數外

侯　句讀曰晉司馬氏纂國之號阮籍人姓名自負其才放蕩妄誕曾字顗考籍曾皆晉臣質謂正言之文帝司馬昭也時爲晉公其子炎篡魏追諡爲文帝令壁曰言晉公今方以孝道化治天下之人物章句曰聽猶言任其所爲也句讀曰珍羞美食吳氏曰膿當作腴古暖字　章句曰膿酒猶言肉酒以熟肉細切炒而投以酒飲之能敵寒今北方猶有之敏按集成標題合壁說文曾當面正阮籍罪於文帝座前曰卿敗俗之人卿指阮籍乃壞亂風俗之人不可長也長猶尊也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言諫也於文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而豈可不孝之人當擯逐於四夷之地也無令汚染華夏華夏中國華明之地也言居親喪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擯斥逐也四裔四夷也言四夷不孝之人當擯逐於四夷之地也無令汚染華夏無使汚染華夏禮義之俗也宋盧陵王義真又南朝宋武帝劉裕第二子封盧陵王名義真居武帝憂居父武帝之喪使左買魚肉珍羞於齋內乃使僕從買魚與肉及珍貴饈膳置於齋宮之內別立廚帳別立爨厨帷帳以爲飲宴之所會長史劉湛入會遇也遇長史之官劉湛進入而見之因命膿酒炙車螯膿音黯○膿羊豕臂也炙燒也車螯海蛤也因之命燒膿與酒及炙車螯以待之湛正色劉湛作色而言曰公當今皆與章句同意二說以備學者參考　章句曰義真居喪飲酒食肉已爲非禮而又以酒肉與人飲食故曰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句讀曰溢一手所握也禮喪大記鄭註云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二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竹田定直曰古制不可詳考隋制又異不必強索而可也只云一手所握者雖如疎畧反得簡當　合纂曰鹽米釀魚如詛熟而食之曰鮓

不宜有此設公謂義真也素食盡哀不宜有此酒殽之設義真曰旦甚寒今日天甚寒冷長史事同一家長史與我事體同乎一家以禮自處處人隋煬帝爲太子又如下隋朝煬帝居文獻皇后喪居喪飲酒既不能以禮處人遇我設酒既至湛起曰劉湛起身言曰既不能以禮處人是又不能望不爲異望不爲怪酒至酒盃

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安裴其父武穆司馬殿ヲ時猶食雞臛臛音霍○尚食ニ雞肉羹ヲ其官屬潘起議之曰其在ル下ニ之官及所ル屬姓名起ル者議諷之ヲ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ヲ蒸肫者熟猪肉也昔晉朝時ノ阮籍居テ親之喪ニ而食ニ蒸熟之豚ヲ何代無賢何代無ニ賢ヲ蓋反ル辭ヲ人議ル之ヲ也然則五代之時然則梁唐晉漢周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若ク馬希聲ノ居ニ親之喪ニ食ニ雞臛ヲ者人猶以爲異事ト當時之人禮法嚴肅猶ル人食ニ雞臛ヲ爲ニ恠異之事ト是流俗之弊是知ル其飲酒食肉ヲ流傳習俗之弊其來甚近也謂非ニ自ニ五代ニ起ル上ニ也今之士大夫居喪溫公自嘆今我宋朝士大夫居ニ親之喪ニ食肉飲酒公然食肉飲酒無異ル平ニ日ニ無異ル二平居無事之時又相從宴集非ル止ニ飲酒食肉ニ又甚至ル於無禮者ニ相從賓客ヲ飲宴會聚ス覩然無愧覩面見也人ヲ而安於無禮不ニ以爲ニ愧ト人亦恬不爲怪人之見ル聞ル

句讀曰然則云云承ニ上文潘起之議ニ而言

句讀曰恬安也怪異也哀旨曰恬然無愧

哀盛本心盡汨沒無ニ餘事ニ

溫公曰古者死之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字靈齎持遺ル人也

者亦恬然自是不ニ以ル此ヲ爲ニ怪異ト禮俗之壞禮義之俗壞亂習以爲常習染ル以爲ニ常事ト悲夫其可ニ悲嘆夫此溫公深致ニ夫感慨ヲ也乃至於鄙野之人乃至ル於有等鄙陋村野之愚人或初喪未斂或父母始死其棺柩未曾ヲ殯斂親賓則齎酒饌往勞之ヲ親戚賓朋則攜ニ酒饌ヲ前往ヲ慰ニ勞之ヲ主人亦自備ニ酒饌ヲ孝子復復備ニ辦ニ酒饌ト相與飲啜相與勸酬飲酒啜ル肉酣飽連日醉ヒ酒飽キ肉連日不ル止及葬亦如之及ニ葬ニ及舉ル殯ヲ葬埋ル之日則以樂ヲ其有ニ及ル至ル葬ル親ヲ之日亦如ニ初ノ喪之時ニ甚者無ニ禮ニ者當ニ初喪之時ニ而親賓朋友ニ舉作ス音樂ヲ謂之娛ニ悅ス其尸ヲ而號泣隨之ヲ隨ニ柩車ヲ而音樂在ル前導ニ引ス柩車ヲ導輀車ヲ輀車喪車也則以ニ人ヲ挽ル之ヲ於輀車之后ニ働涕泣隨ニ其後ヲ亦有乘喪即嫁娶者亦有ル乘ニ父母之死ニ喪ニ即嫁ル女ヲ娶ル妻ヲ者噫歎ル聲習俗之難變此世上習俗之汙難變革愚夫之難曉以致ニ愚夫之不ル能ル通ニ

益軒曰言禮之常也曉其大義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既嘆世俗禮法之壞而於此又教之以爲大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除服之前皆未可食肉飲酒食肉飲酒必以養其生者也疾止之日亦當復初時不可頓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不可恣食其心有所不忍遽然食肉可下用之肉汁及乾肉肉醬或肉少許助其肉之助腹之滋味其口不能下咽於咽喉久而羸憊是則雖被衰麻是其身雖被衰麻其有食肉飲酒者也必藉酒肉以扶持奉養其身體者則不必然耳則不必如此之執禮也其居喪之服其實不行喪也其心實與常人無異不有父母之喪禮也唯五十以上

章句曰喪大記曰五十不成喪四制曰老病不止酒肉故司馬公有五十不必然之說然孝心能至者亦不以此爲斷也

句讀白法謂法律

李氏曰古者父母之喪倚木爲廬在中門之外東方北戶倚壁西至地既虞之後柱楣剪屏乃西鄉開之今所謂朴陋之室殺古倚廬之制也賈氏曰言次者倚廬壘室以下總名孝子次於中門之外哀親之在外

鄭氏曰麻在首在腰皆曰絰首象繩布冠之缺頂腰絰象大帶絞帶象革帶不脫絰年至五十歲以上之人

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

血氣既已衰敗資籍也必藉酒肉以扶持奉養其身體者則不必然耳則不必如此之執禮也

國有正法

國家自有正法以治之

此不復論

論於此不復論及之也

父母之喪

溫公既詳論前章之事於此又言居喪之男女當有內外之別

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爲丈夫喪

次丈夫男子也喪次即喪室也男子居外故以中門外擇樸素鄙陋之室以爲居喪之室

次

次爲限而就於外擇粗麻布爲之

斬衰

衰喪服也之下邊不緝者謂之斬衰

寢苫

苫蓑薦也寢以極粗麻布爲之在地曰寢

枕塊

塊土墼也枕塊者哀親之在土也

不脫絰帶

絰音迭○絰帶以麻爲之在首曰絰在腰曰帶俱不忍脫主之

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

婦人喪次於中門之內別置一室謂非常居之

不與人坐焉

不與人坐蓋喪次非延客之所親實至則司賓

帶哀戚不在於安句讀曰內外之辨當然章句曰居喪遠嫌也

陳壽字承祚巴西人著三國志句讀曰貶議謂貶抑而議論之坐猶爲也沈滯不振也坎坷不遇也嫌疑事之可嫌可疑者章句曰謂壽遭廢辱而官不顯達也

室也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撤除也帷帳衾褥與夫華盛豔麗則非常御之物皆當除去也男子無故不入中門男子無事故不入中門之內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婦人不得輒至喪室言居喪尤當有別也晉陳壽有疾身有疾病使婢丸藥乃使婢妾丸制藥劑客往見之親客遇往窺見之鄉黨以爲貶議鄉黨之人以此貶責而形於議遭父喪晉朝時陳壽遭父喪之大故不得已而出不可得已而出行喪之事及其事矣又謂大抵事之有可嫌可疑者不可不愼戒之不可不謹愼○父母之喪不當出凡居父母之喪三年之內寢苫枕切世務不當容易出也若爲喪事及有故若爲治喪之事及有中不得已之大故不得已而出不可得已而出行也○

其事矣又謂大抵事之有可嫌可疑者不可不愼戒之不可不謹愼○父母之喪不當出凡居父母之喪三年之內寢苫枕切世務不當容易出也若爲喪事及有故若爲治喪之事及有中不得已之大故不得已而出不可得已而出行也○

識坐是沉滯因坐此貶議而沉沒淹滯坎坷終身嫌疑之際溫公既述

則乘樸馬則乘騎樸素之馬布畏鞍轡以布包畏其鞍轡使不見其文飾也○

世俗信浮屠誑誘浮屠釋氏也世俗之人聽信釋氏欺誑導誘凡有喪事大凡有死喪之事無不供佛飯僧無不飯僧云爲死者滅罪資福釋氏之罪惡資助無后之福德使生天堂使其超生於天堂之上受諸快樂受諸般之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不供佛飯僧者必入地獄劉燒舂磨且有劉燒舂磨之刑且無所施且無所施設也又況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佛本西域胡人自漢明帝時其教始入中國言又況前代未有佛法之時人固有死而復生者歷世之久億兆之衆固然有死而復再生者何故鄰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之內以人

溫公曰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云云

句讀曰以未有佛法感入本無天堂地獄故也後世有死而復生云入地獄見十王者乃佛法所惑耳

張美和曰釋氏所謂十王者一曰秦廣二曰初江三曰宋帝四

曰五官五曰閻羅六曰變成七曰泰山八曰平等九曰都市十曰轉輪之類是也顔氏名之推北朝人作家訓示蒙句解曰絶於言議者以家法禁之故於此事絶無有言論評議者

程氏遺書

句讀曰父母俱存曰具慶可者可置酒張樂也

呂氏名本中字居仁宋正獻公之曾孫作童蒙訓

高氏曰呂氏六言語見釋氏所謂閻羅等十王之會主罪福於冥冥之中者耶此其無有而深可言天堂地獄此理其實無有而不足以信奉之也此理亦甚明矣○顔氏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覡音亦○女曰巫男曰覡即今世俗爲人燒獻錢紙者也絶於言議之議

汝曹所見是汝輩所見者勿爲妖妄當遵我之訓勿得爲此妖怪妄誕之異說以求福者符章即今道士書符拜章之術爲人祈禳薦拔者也

○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爲人子者若生日當倍悲痛若遇生身之日當思念父母鞠育劬勞之恩倍加悲痛苦上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音樂更何忍設酒饌張樂以爲樂上若父母俱存雙全者可以宴樂其親矣○呂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奉事吾君當如事父母之孝以盡其忠事官長如事兄奉事官長當如奉兄之弟以盡其敬與同僚

意真切而所該者廣足以盡居官之道故先之

程氏遺書

如家人處同官之僚友當如一家人一必欲其和待群吏如奴僕待群吏當如僕臨之以莊愛百姓如妻子愛養百姓當如妻子必盡其慈處官事如家事官事公事也乃吾職分內當然之事當如家事必盡其詳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未不至間有一毫未之做不到處皆吾心必是如此然后能盡吾之本心

有所未盡也乃及其身皆是我之心有所未盡其誠可恥夙夜黽勉以求盡其盡矣○或問簿佐令者也或人問於伊川先生曰邑之主簿之官乃輔佐縣令之人也簿或有欲爲所作爲令或不從縣令倘不冥依從奈何如何以處之伊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當以心感動之至誠之心感動之上今令與簿只是爭私意只是因私意而致爭競也今是

合篡曰今簿所治皆公事而以私意相爭則敗國事也必矣

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爲主簿者若能

葉氏曰過則歸己善事親事兄之則歸人非曰姑爲此悅人蓋事長之道當如此

過則歸於令

事有過差則引歸於己謂是我不能盡做官之道以致此失

善則惟恐不歸於人

事有得宜則謂非我所能乃令之功也

積此誠意以奉承之

積此誠意以奉承之

豈有不動得人心服其誠信也

豈有不感動而使之

豈有不動得人心服其誠信也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

周禮九命一命卽今之第九品官也謂一命之士受職之小

苟存心於愛物

若能存心於父母之心人物施惠利之

於人必有所濟

則其恩惠亦足以及乎人

○劉安禮問臨民

劉安禮問治民之道

明道先生曰

答曰

使民各得輸其情

輸吐露也臨民者當存父母之心以平易近民使下民各得吐露其情寔

問御吏

又問治吏之道也

曰明道答曰正己以格物

格至也正己之心則無私欲之蔽而能窮至事物之理則明無不照彼吏胥安得肆其奸乎

○伊川先生曰

非謂非議其過惡下訟上則無忠敬之心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此理最好

此古語出曲禮及家語

○童蒙訓曰

童蒙訓有言

當官之法

慎

謂謹守

禮法

曰勤

謂勤於職業

以持身矣

則能持身而可以治人矣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

異色人謂不守常業或有奇異藝術者做官者與之相接則有假托納賄之私

巫祝尼媼之類尤當絕

此類人尤當絕之

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清心謂不以物欲累心省事謂不作事當以此爲本也

知此三者

若知此三事爲切要

則知所以持身矣

○後生少年

多爲猾吏所餌

餌鈎魚之餌也蓋其初年之士

乍到官守

乍生少見識未明多爲狡猾之吏以微物相奉如魚之吞餌不可脫去

不自省察

不自覺察其爲

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

所得之利乃毫末之微

合璧曰巫祝燒獻紙錢祈祝者尼女僧也媼媒婆也巫祝則有媢福迷惑之事尼媼則有內結交通之事句讀曰此輩一接之內則伺意以納賄外則誑人以行私善敗事害政故當一切禁絕

程氏遺書

句讀曰墨怒怒之墨者中中理也

而做官一任之間受其產制而不敢有所舉行動作大抵作官嗜利者嗜愛財利所得甚少雖甚輕少物所得之人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乘其污濁逞奸竊利不可量矣以此被重譴譴罪責也因此而獲其重罪良可惜也以此墨怒爲戒做官瞻民者或有惡言相激非禮相犯尤宜小忍必當以懼怒爲戒

當官者先以墨真可惜也

當官處事做官處制公事但務誠實只能自害其身豈能害人又豈能害得他人乎

萬一敗露此等詐僞中或有敗露

追改日月追改舊判而換新也重易押字去舊署而改之也事物紀原云古者書名破真從艸取其便於書難於摸倣

當詳處之當再忍詳審處

事有不可於事有不可者

若先墨怒於事體不及致詳而先發

必無不中必無不中於理者

句讀曰追改日月去舊判而換新也重易押字去舊署而改之也事物紀原云古者書名破真從艸取其便於書難於摸倣

章句曰以上廣君臣之義

前漢書王吉傳

句讀曰吉字子陽漢琅琊人疏奏疏也夫壽命之短長也莇芽也

文選李善註曰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疏至漢魏以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以前天子亦得上疏

中說事君篇

文中子姓王名通字仲淹隋之大儒也門人私謚曰文中子

句讀曰德謂男女之性行財謂男之聘財女之資裝

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非爲得罪設或僥倖而苟免亦非士君子涵養德性以爲事君不欺之道也

婦人倫大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故夫婦者乃人倫之大綱領者也

王吉上疏曰漢宣帝諫議大夫王吉上書於朝曰

夫壽之崩也夫折年壽皆由始也

世俗嫁娶太蚤先王制禮婚姻以時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今世俗之人嫁娶太蚤

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不識父母之道而有生育之理是以教化不明蓋其血氣未定傷於色慾是以教化不能修明

而民多夭而致夭折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者所以繼承先后世而后世有貪鄙之徒只論財賄者

夷虜之道也乃是夷狄虜人之輩道也

君子不入其鄉君子見其儔黨而不入所居之鄉也

古者男女之族殊不知古人男女之家

各擇德焉

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註姪娣曰媵媵承也喪服註妾之貴者夫人姪娣也何讀曰等謂妾媵之等數
溫公書儀
句讀曰婦家曰婚壻家曰姻昏儀疏曰壻曰婚妻曰姻壻以昏時而來女則因之而去
句讀曰此言壻之性行當察也

各相擇德以爲婚姻 不以財爲禮 不聞以資裝賃財爲禮 ○蚤婚少聘 早婚要少擇聘 教人以偷 偷薄也則是教人以薄其德也 妾媵無數 媵從嫁女也 而使之教人以亂 必致嫡妾紊常妬忌日生則是教人以亂其家也 且貴賤有等 且貴而公卿賤而庶各有等第 一夫一婦 一丈夫一女婦以成婚姻 庶人之職也 乃是庶民之職分也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 大凡講議婚姻者 當先察其壻 當先要審察婚婦之心性 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 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 勿苟慕其富貴 無得苟慕其富而有財貴而有勢 而不富貴乎 安知其來者之不如今日雖則富貴乎 今雖貧賤 今日雖則貧賤乎 安知異時不貧賤乎 壻苟賢矣 壻若賢矣有德矣 不肖 若是不賢 苟爲不肖 今雖富盛 今日雖則富有榮盛 安知異時不貧賤乎 安能保守其家業而知他時不

句讀曰富貴有命不可必得假使因依而得之是妾婦之妾婦耳
曾孫漙記
安定地名先生名瑗字翼之宋泰州人
呂氏曰女婦之性大率畏慕富盛而厭薄貧賤
句讀曰此言婦之性行當察也

貧賤之婦者家之 貧賤之婦人自恃其財帛之富而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 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 若不擇其德慕其 由盛衰也 且婦者內相之主人家興廢皆由所致 苟其舅姑 少有不 輕賤夫 主傲慢舅姑者 養成驕妒之性 自恃富貴養成驕傲嫉妒之 異日爲患 他日壞亂家風之患害 庸有極乎 庸有窮極乎 借使因婦財以致富 假使有等因得婦人之財賄以致富盛 依婦勢以取 依倚婦人之勢以取貴顯 苟有丈夫之志氣者 若有大丈夫之志氣者 能成立而 因婦至富貴是乃 ○安定 無愧乎 自揆不能羞愧於心者乎 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 凡嫁女子必當勝於我之家者 勝吾家之 勝於吾家彼家法嚴肅 則女之事人 則女往事夫奉順 必欽必戒

真氏曰今之士起於寒微而賙結婚於權要鮮有不慢其夫諸

唐彦恩錄集韻云婆婦曰嬸句讀曰此言嬸婦不可取

衷旨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嬸婦再嫁便爲失節又曰烈女不更二夫失死靡他可再嫁否

句讀曰此言嬸婦不可再嫁

葉氏曰餓死事極小所惡有甚於死也

易家人六二曰無所遂在中饋貞吉程傳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

易蠱卦本義曰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程傳曰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爲卦山下有風蠱之義壞亂也風遇山而迴物皆壞亂是爲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

書牧誓牝鷄無晨牝鷄之晨惟家之索

類氏家訓下同

必能欽敬必能戒謹克盡奉養之道要婦之爲養必當不如我之者不若吾家有敬畏之心則婦之事舅姑事舅姑者必執婦道必能執守婦女之職而○或問嬸婦或問於伊川先生曰嬸居之婦夫雖不可他適於理似不可取去取之間不可不傲上之失也○或問嬸婦或問於伊川先生曰嬸居之婦夫雖凡與一人一醜終身不可他適於理似不可取去取之間不可不審○今欲背盟改嫁或有無婦而欲求婚配者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此論如何伊川先生答曰只是後凡取人配身也大凡取婦者所以配對吾身也若取失節者人配身若取失節之人配對吾身是已失節也則是我自已失節也

又問或有孤嬸貧窮無託者或人又問曰孤嬸固不可取或有夫死而執守孤嬸人至貧窮無所依託者可再嫁否可使再嫁他人否曰伊川答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是后半世年老之時怕寒凍餓餓而死故有是說所以有此再嫁

失節事極大背盟改嫁以懷甚於生所以甚於死事爲極小也

餓死事極小人生天地之間誰能不死若得全節之說然

民家訓曰婦主中饋婦人居內專主饋食之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唯從事於飲食與衣服奉順之禮耳謂之禮者蓋二者莫不皆有禮節也

國不可使預政朝廷不可使干預政令家不可使幹蠱家中不可使事之幹如有聰明才智如或有耳聰目明之德才能志量過於識達古今通曉古今人事務正當輔佐君子君子謂夫也如此賢婦正當輔助其或有不及處者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牝雞唯雞也言婦預政幹蠱如雌雞晨鳴報曉也言婦預政幹蠱如雌雞晨鳴報曉大爲怪異其家必致衰敗言若能輔佐君子而不專恣自行必無如雌雞晨鳴之禍也○江東婦女大江之東婦人女子

章句曰信書問也命傳言也慇懃纏綿相好之意

句讀曰鄰下古之相州標題曰戰國魏地漢立魏郡治鄴後曹操居之石虎立相州標英曰恒代燕趙之間地名也遺風謂燕趙淫俗自燕太子丹不愛後宮美女以結士今婚姻之夕男女不辨賓客相過以婦侍宿今鄴下之俗乃燕趙之遺俗也

略無交游言其風俗之美略無交接同游之事其婚姻之家其雖有是婚姻至親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或至於十數年間之家或不至於久未曾相識其面者唯以信命贈遺唯以書信辭命通好送贈禮物致慇懃焉以表其慇懃之情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專以婦人撐持門戶差役之事爭訟曲直與人爭理詞訟辨論曲直造請逢迎造請于謁人事於外逢迎延待賓客於家代子求官代子求官職爲夫訴屈爲丈夫訴理窮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註見上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夫婦天之生人民也以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陰陽好合而有夫婦之禮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既有夫婦之禮則其配對之禮生育變化而有父子之恩有父子而後有兄弟既有父子之分則其同氣分形而有兄弟之義一家之親一家之內至親骨肉至親此三者而已矣惟此夫婦父子兄弟三者而已矣自

句讀曰三親夫婦父子兄弟也九族高曾祖父己身子孫曾玄九者及旁親也

茲以往至於九族而推以至于九族之遠皆本於三親焉原於三者不可不厚也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又兄弟者本于父母分其形骸連屬至親而起也故於人倫爲重也所以三親乃人倫之至重者也不可不篤也

方其幼也方其幼小之時也父母左提右挈父母左手提一人右手提一人以走前襟後裾或前拽父母之襟或後牽父母之裾食則同案食則同案而食衣則傳服衣則傳換而著學則連業學則相親肆業游則共方出則共一方游雖有悖亂之人於此之時雖有悖逆亂常之人而其天性本善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及其年既壯也各妻其妻各私其妻各子其子各愛其子雖有篤厚之人當此之際物我相形天奪漸冥雖有天性不能不衰也婦姒之比兄

句讀曰疎薄謂婦以親厚謂兄弟節量猶言裁處傍人亦謂婦以免者免於衰也

道卿語錄
柳開字仲塗宋太宗朝歷官十二郡太守

弟弟之妻曰娣本兄之氣之兄弟則其情分尤爲疎薄也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本兄弟之恩今使異姓疎薄之人而聽其節制量度猶方底而圓蓋譬如方底之器而加以圓蓋必不合矣必與之不相合矣欲盡親愛之恩其可得乎唯友悌深至唯能友愛其弟悌順其兄之情深切之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不被婦人之言移其親厚之心者免夫離間之患也○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嚴皇考也考在日父死則稱曰考謂下我皇考治家孝於親而且嚴臨於下也弟無不義者大凡人家兄弟同胞共乳一氣所分無有不是讓義者盡因娶婦即起手致恭俯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聽我皇考訓之辭曰人家兄弟旦朔望日諸弟諸父等輩拜尊長於堂下禮既畢即上手低面

句讀曰漸漬謂譖言如水之浸潤不驟也章句曰偏愛情愛之偏也私藏各蓄錢財以自私也

入門或有乖戾者皆因娶婦入門異姓同聚異姓之人互相聚集爭長競短爭論己之所長彼之所短漸漬日聞漸漬浸潤也言婦人潛夫之言日聞于耳偏愛私藏偏心愛好私自藏蓄以致背戾以致兄弟背義乖戾分門割戶至於分門各居割戶別籍患若賊讎使同氣之親其患禍有如賊盜寇仇皆汝婦人所作原其所自皆由汝等婦人所爲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男子心腸剛正不被婦人譖言之所迷惑者有幾人吾見多矣吾眼見爲多言迷惑者多退則惻惻其弟婦等遵依戒訓退歸私室則惻惻然恐懼不敢發一言以開若等寧有是耶汝等寧有此譖言耶退則惻惻其弟婦等遵依戒訓退歸私室則惻惻然恐懼不敢發一言以開口語爲不孝事不敢發一言爲不孝敬之事開口名云開等得全其家云得全其家之恩義而不異分云云語辭也○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

句讀曰夫愛父母之口體犬馬重於己之口體犬馬者天理之明也愛父母之子輕於己之子者人欲之蔽也推其所明而達之於其所蔽則弟也章句曰愛父母之子輕於己之子者或爭偏愛或爭私藏藏怒宿怨之所猶也處兄弟者若常思爲父母之子其不相愛者寡矣

句讀曰惑謂蔽惑而不知輕重也

今時之人多不知兄弟之情所當親愛且如閭閻小人閭閻里巷之間也小人細民也得一食得一品美味必先以父母必先奉於父母夫何故是何緣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蓋以父母口腹之腹之養重過於自己口體之奉也至於犬馬亦然至於犬馬亦是如此待父母之犬馬必先以衣父母必先奉於父母夫得一衣得一衣服必先將以進何故是何緣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蓋以父母身體之奉重過於己之身體重於己之犬馬也亦必重於自己之犬馬無一毛不順其心是之謂孝愛天理之明也獨愛父母之子至於父母之子吾之同氣之人也尤所當愛却輕於己之子自己之子却輕減於愛甚者至若仇敵其有甚於乖違者亦如仇之相敵舉世皆如此舉世之人皆是如此不知親愛之理惑之甚矣可謂迷惑之甚矣

橫渠經說式語辭朱子曰不要相學是不要相學其不好處如兄能友其弟弟卻不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忘其友但當盡其友而已如弟能恭其兄兄卻不友其弟弟豈可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但當盡其恭而已指南曰而已字見己施之外無他念也

程氏遺書章句曰無圭角無威儀規矩也

衰冠曰夫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也者果以敬爲主於理甚矣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小雅斯干之詩有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式相愛好也與弟矣

言兄弟宜相好相愛好也宜不要相學不要豈相效學其不好處猶

似也此訓解上文猶字猶字乃似字之義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

報則輟輟音掇○輟止也人情大抵之病以恩惠及人不答則止故恩不能終

以相歡狎爲相與且如交友之道人相歡相狎爲相與

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圭本有稜角以無圭角如此者安能久如是之歡

伊川先生曰伊川程先生言近世淺薄近世風俗淺陋衰薄而無篤厚之風以相歡狎爲相與

殊不知歡狎之久和好流於私褻矣

角爲相歡相愛殊不知無圭角則不辨歡愛而專於彌縫矣

耳吁君子之交淡如水水雖淡而味長小人之交釅如醴醴雖釅久而忽起

橫渠語録

論語李氏篇朱子曰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

葉氏曰始則氣輕而苟於求合終則負氣而不肯相下若是者其果有益於己乎故朋友之間以謙恭爲主生則其相親之意無厭相歡之效尤速

猶無主則中心無主安能長久若要久若欲久交不衰須是恭敬須是恭敬爲主也

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

敬者立身之本非特朋友君臣當以敬爲主也

○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而今之人相與爲友者擇其善柔以相與但擇其懦善柔弱工於媚悅而不實之人相與爲友拍肩執袂以爲氣合自以爲氣味相合

一言不合設若一句言語不合

朋友之際欲其各盡其敬謹者相謹下而不厭倦乃能長久

故於朋友之間以謙恭爲主生則其相親之意無厭相歡之效尤速

其相下不倦朋友之間主其敬者相親與所以於朋友之間一主於敬謹者相謹下而不厭倦乃能長久

拍肩執袂以爲氣合

拍肩而牽執袂不相和合

怒氣相加則忿怒之氣互相增加善柔之友交安能長久

朋友之際欲其各盡其敬者相親與

朋友之道於交接之際欲其各盡其敬謹者相謹下而不厭倦乃能長久

有兄弟之義各相親愛有兄弟之義同官爲同僚謂同僚之間主其敬者相親與

同僚之契同官爲同僚謂同僚之間主其敬者相親就

得效最速則久交之得效甚易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承代也分際也謂新舊交代之際

交承之分承代也分際也謂新舊交代之際

集成曰通典秀考爲舉將服議舉將乃舉官通稱標題舉將座主也

名臣事實

蘇州吳縣人姓范名仲淹字希文宋真宗朝進士卒謚文正公爲參知政事時告白於諸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言句讀曰公二歲而孤親愛有兄弟之情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

同僚之愛亦世世講明而不忘

前輩專以此爲務前輩之人專以契愛忠厚爲事今人知之者蓋少矣今人世降俗薄知此道者蓋鮮矣

又如舊舉將及嘗爲舊任後己官雖在上后來我之官雖陞轉在彼之上

前輩皆辭避坐下坐前輩之人以舉將有薦僻之恩一察官有居上之坐故會聚之際皆辭遜退避處於下風

風俗如此當時之風俗是如此之謙讓

安得不厚乎安得不厚乎

○范文正公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文正自謂妻李氏也言自謂母謝氏也吾親於貧窮之時與汝母奉養吾親汝母躬執爨汝母親執爨而吾母甘旨之奉未嘗充足也今而得厚

親謂母也襁放襁也甘旨美味也蚤世早沒也若曹汝輩也吳氏曰汝母謂妻

言行錄曰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群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二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云云

祿我今居宰職而得豐厚之俸祿欲以養親養吾母親不在矣母已死矣而吾汝母亦已蚤世而今亦以早年謝世吾所最恨者不得以祿養吾母也

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乎

富貴之樂也

吾吳中宗族甚衆吳中蘇州吳縣也范氏宗族之親甚多於吾固有親疎也以我之身論之固有親疎之等然吾祖宗視之猶然吾祖宗之意無親疎若以祖宗之心爲一氣之親而無親疎則固無親疎也

固無親疎

無親疎之別

苟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文正又推吾祖宗積德而始發於我之身得至大官今日得爲大官受享于天祿若

患難而不顧念身之富貴實由祖宗之德而不始於我之身則饑寒者則饑而無食寒而無衣者吾安得不恤也吾安得坐視其

患難而不賙恤也自祖宗之恩視之則均是子孫則宗族之人皆是吾祖宗之子孫固無親疎

也固然無遠近親疎之別苟祖宗之意無親疎若以祖宗之心爲一氣之親而

均於族人常與宗族之人均分與之

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若獨樂其身而不顧族人則負祖宗之德異日何

以見祖宗於地下死去安可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今日

有何面目見神主於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於是將皇恩常例俸祿賞賜之物常

弁置義田宅云及於吳長二縣置立義田義宅

以給族中衣食婚姻喪葬之事云

○司馬溫公曰凡爲家長大凡爲家長者必謹守禮法必謹守先王所制之禮國家所示之法

以御群子弟及家衆以御衆子弟及家衆下內外僕妾之衆

分之以職量子弟衆才力而分之以當幹之事

授之以事授任也任之以當幹之事謂治田產當戶役等務

而責其成功而其有成有效而不至於惰廢矣

制財用之節制定錢財用度之品節

量入以爲出量度所入之物以爲所出之費

稱家之有無謂稱家道穀之豐儉

以給之以給之

句讀曰恩例異數也俸賜常典也章句曰恩例一時君恩所賜與也

溫公家儀

本註曰分之以職謂使之掌倉廩庫庖廚舍業田園之類授之以事謂朝夕所幹及非常之事

句讀曰量入以出入多則出多入少則出少也稱家以給有則豐無則儉也品節言其當均一言其平冗雜贏剩備防云云此

皆制財用之節也
禮曰三年耕有一年之食註曰蓋每歲所入均折爲四而用其三每年餘一則三年而又足一歲之用矣此所以三十年而有十年之餘也

前漢書董仲舒傳
仲舒廣川人漢武帝時以賢良對策焉後爲江都王相

朱子曰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正義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心耳

唐書本傳思邈京兆華原人年二十餘通老莊百家言及長遍觀經籍兼善天文地理陰陽推步之書

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以供給上而群弟子下而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平一般裁省冗費裁減其繁冗之費禁止奢華禁其奢僭華靡常須稍存贏餘常常須用稍積以備不虞以防水火盜賊等不測事

右廣明倫已上四十一章皆所以廣人倫之義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誼與義同當然之理也仁德之人心無一毫之私惟欲正其心之誼而已不謀其利而不預圖其利而有圖利之心則是有所爲而爲之非正其誼則是有所爲而爲之非正其誼而不計其功而不計其功之成其功一也

孫思邈曰唐書孫思邈言膽欲大而心欲小膽欲其大則敢於有爲而非明其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仁人者惟欲明之而已智欲其圓而行欲其方則正而不流

古語云古人有言曰從善如登從善如登則通而不滯從惡如崩惡易陷故如崩愈崩則愈墮而不可振矣

○孝友先生宋仁軌隱居養親隱居不仕奉養其親嘗誨子弟曰嘗訓誨諸子弟曰終身讓路路行路也以我終身讓與之行不枉百步雖彼枉百步之遲我不枉一段枉田界也我終身讓與之畔不失一段

○濂溪周先生曰聖希天希望也聖人希賢賢人希聖賢人以聖人爲法望其德齊於聖士希賢士人以賢人爲法望其德齊於天賢希聖且如姓伊寧尹名摯字伐夏湯之相惟恐其君不爲堯舜伊尹爲湯之相惟恐是民不爲堯舜之人若撻于市惟恐是民不爲堯舜而被其澤

入朱子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云云心小如文王小心翼翼句讀曰智圓謂通變行方謂有守

國語真氏曰從善如登善難進也從惡如崩惡易陷也

唐書列傳先生姓朱名仁軌字德容謚孝友先生童句曰此要其讓之終而言句讀曰何憚而不爲乎

通書

先生姓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人宋仁宗朝仕至廣東提刑號濂溪先生賜謚元正封汝南伯從祀孔廟

不違仁並見論語雍也篇朱子曰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此皆賢人之事也又曰此言士希賢也過則聖云云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爲所至之遠近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

又曰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

韓詩外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小人之聞道入之於口苟言而已子路語出孟子公孫丑上

若被人楚撻于市朝之辱

顏淵不遷怒遷移也淵之爲人怒于甲者不移于乙

不貳過貳復也過於前者不復於後也

三月不違仁三月之久而不違其心德之仁此賢人之事

志伊尹之所志伊尹之志恥君不爲堯舜之君恥民不爲堯舜之民可爲百世之師矣

過則聖

學顏淵之所學顏淵之學不遷不貳可爲百世之師矣

其學過於伊尹顏淵之地則爲聖人

及則賢至於伊尹顏淵之地位則爲賢人

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令善也或不及伊尹顏子之地位則爲善之實而亦不失於善名矣

聖人之道聖人仁義中正之道

入乎耳既得聞

存乎心即當存乎心而不可

蘊之爲德行蘊之於中以之爲德行

乃道之體也

行之爲事業施之於外以之爲事功

乃道之用也

彼以文辭而已者學者不以德行事功爲重而徒葩藻以爲文辭而已

名無窮焉故其善名垂於無窮焉

今人有過今之人所行有過差

不求正可深惜哉

○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聖經賢傳所載千言萬語

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人心本善

喜人規不悅人之規誡

如護疾而忌醫正如護病疾畏人醫治

寧滅其身而無悟也疾增惡長寧可滅亡。寧。

噫痛惜聲嘆今人自暴自棄而不知悔悟

自能尋向上去放心既收自然能尋向上去

下學而上達也下學人事自然上達乎天理之妙也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言身子心之爲物至虛至靈身之主故常要在軀殼裏面

伊川先生曰只齊莊嚴肅則心便一則其心便專一未有外一貌放肆而中心能一者

程氏遺書

朱子曰所謂反復入身來不是將已縱出底收拾轉來只是知求心則便在便是反復入身來又曰能求放心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

又曰敬便在腔子裏

程氏遺書

盧氏曰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一則外面便無非避之于

程氏外書
周氏曰安肆日偷亦言君子者謂雖爲君子或安肆則日入於偷也或問君子莊敬日彊是志彊否朱子曰志也彊體力也彊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彊
李端伯傳師說
韋句曰但欲得外物之好則身不檢而心逐於物矣故身與心已先不好也葉氏曰所謂以小害大以賤害貴也

則自無非僻之干此心既一則天理爲主人欲自不能相擾却自然無非僻之事干犯也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所載之語君子莊嚴恭敬則血氣循軌執而有進德之漸故其心志日入於精彊安肆則筋骸廢弛而有敗德之漸故其心志日入於惰情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此伊川申安肆偷之語也自檢束則日就規矩此伊川申莊敬日強之語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常情於身外之物如飲食衣服宮室車馬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只有身與心自當重者卻不要好却不知檢束而要其美好苟得外物好時物件件美好卻不知自身與方寸不潔流於小人先不美好了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顏淵問仁孔子告以爲仁者必有勝其私欲而復還天理之節文則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目條目也孔子曰非禮勿視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者人欲之私也勿者禁止辭非禮之色目不可視非禮勿聽非禮之聲耳不可聽非禮勿言非禮之言口不可道非禮勿動非禮之事心不可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中應外故言其理如此耳制外養中方是說做工夫處

蔡氏曰四者身之用心則其體朱子曰由中應外故言其理如此耳制外養中方是說做工夫處
句讀曰事從事也進者進步幾及之意服着也膺胸也奉持而着之心胸之間也
字典云箴規戒也玉海云若箴之療病故名箴

伊川文集
朱子曰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己復禮之機也
語見論語顏淵篇

顏淵從事於此語於四勿之上用工夫

非禮之聲耳不可聽非禮勿言

非禮之言口不可道非禮勿動

非禮之事心不可動四者身之用也

由中應外

制乎外

視聽言動四者皆由於中心之所出

所以養其中也

所以涵養其中心也苟或不能自制則汨於私欲矣

顏淵事斯語

所以進於聖人

所以能進步於賢人之域而爲聖人之道者

宜服膺而勿失也

學者當禁制於外使視聽言動皆得其正

後之學聖人者

右世之人欲學聖

因箴以自警

我因作此四箴以自警戒皆所

句讀曰心之體本自虛明而其用則隨物應萊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動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檢防先以視爲準則

胡氏曰禁其視之非禮則心得其平矣章句曰誠者真實無妄不勉而能也

真氏曰言執者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陳氏曰知指形氣之感而言化則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朱子曰卓然立貌章句曰邪卽物誘蒙引曰閑邪卽克己存誠卽復禮

句讀曰宣布也戎兵也好善也陳氏曰疾而動曰躁虛而亂曰妄人之欲言大概不出此二者易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蔡氏曰出好則吉則榮興戎則凶則辱發於口者徵而召於彼者其捷可不畏哉陳氏曰易者輕快之謂章句曰總結之曰若孔子所謂非先王法言不敢言學者宜敬守此訓戒之辭而勿失也

物無迹變應於事而無形迹之可見操之有要目動久心必隨目動必往故操而之有要視爲之則其中則遷則其視聽箴曰其視箴之辭曰心兮本虛人心之靈本爲虛空應人制於外之意也

以安其內其心安定克己復禮則克去己私而復還天理久而誠矣以至久而不息則私欲淨盡表裏純誠

蔽交於前若於物欲之私蔽遮交接於目前制之於外學者當禁制於外不可妄視

人有秉彝人之生也皆有秉執之常理本乎天性本乎天命之性無有不善知誘物化而爲知識所誘於外則心迷返物欲化於內而莫覺然后有聽所不當聽遂已其正遂喪已其所稟之正性矣

卓彼先覺卓然彼天民之先覺者出于其間知止有定知其所當止之處而其志有定向

閑邪存誠則能閑防其邪妄於外而存其誠心於內非禮勿聽非是天理之節文者自勿聽也

其言箴之辭曰人心之動人心豈能動有所感而欲舉動因言以宣言者心之聲也乃因其言語以宣遠其事也

發禁躁妄發言時必禁其急躁狂妄

內斯靜專於心則靜而安專而一

矧是樞機矧況也樞戶樞也戶樞由之而開閉機弩牙也弩由之而張弛言下之言既出如弩牙之發矣

興戎出好興起其兵戎也

吉凶榮辱或吉或凶或榮或辱或禁或辱

惟其所召惟其言語善惡之所取召

傷易則誕發於輕易則妄誕而不審傷煩則支發於煩多則支離而無實

己肆物忤在己之言若縱肆而物無法在人之言必忤逆而不合

出悖來違所出之言既悖理所來之言必違理非法不道非是先聖法度之言則不敢道

欽哉訓辭敬哉此訓誡之辭

其動箴曰其動箴之辭曰哲人知幾明哲之人知幾微之妙誠之於思存誠心於思慮之間不敢妄動惡止

易繫辭曰知幾其神乎易曰幾者動之微句讀曰思者動於心也惟知幾之哲人能誠之爲者動於身也惟勵行之志士能守之云云緒言曰裕乃不愧不詐心廣體胖之意朱子曰戰戰恐懼兢兢戒謹章句曰如是習之久則不待勉強知天性然而與聖賢無異矣故曰同歸

程氏遺書句讀曰幸猶慶也席猶藉也哀吉曰此總是押入驕慢之心少年登高科席勢爲美官懼其以才能驕人有高才能文章懼其以才能驕人敏按此章與內篇荀子三不祥之說略同其意

正蒙句讀曰捨棄也猷爲謀猷也踰過也范忠宣言行錄

公名純仁字堯夫文正之子也宋哲宗之朝拜相謚忠宣

朱子曰恕是推去的於己不當下怒字吳氏恕字之義范公蓋以寬怒爲言也益軒曰君子以聖賢準己以衆人望人小人反之

童蒙訓下同

公名希哲字原明宋東萊人仕至公祿少

勵行有志之士能勉勵其所行之行

理則裕捨人志士雖殊大抵順乎天理而動則從容而安裕

從欲惟危從乎人欲而動則奸險而危殆

造次克念動於心則急遽苟且之時能念而不敢忽所以養其中也

戰兢自持動於身能戰戰兢兢自持守之

習與性成修習之於己與天命之性俱成

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大凡人於不幸之事有三

一不幸第一件不幸也

席父兄之勢爲美官席藉也藉父兄之勢爲官必有敗亡之禍

二不幸第二件不幸也

有高才能文章自少能文其氣必揚多無德以副之

三不幸也第三件不幸也

**伊川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學者既爲學矣當孜孜勤勉求進於道今乃舍棄禮義而不知自治

則飽食終日則但飽飲食宴開終日

無所猷爲無所謀猷作爲

與下民一致與下等之人一般意趣

樂耳所從事不過急於衣食之樂耳

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人雖至愚人雖至愚昏者

責人則明見人之失常責之過於明白

雖有聰明雖有耳聰目明之德

恕己則昏己有過失常處之昏昧而不以爲非

爾曹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己汝輩宜以責人之心自責於己則躬自厚矣

恕己之心恕己之心上恕字如是則私意不累天理自明尚何憂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恕人以下恕字自己之心推之人則可以遠怨矣

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呂榮公嘗言後生初學后生

象好時若得辭令容止容貌容容舒遲其氣象好一時

百事是當則凡發於言語事皆當乎理

卿封榮陽郡公
熊氏曰氣象不過言貌二者而已句讀曰端重安徐者爲君子爲貴爲壽輕浮躁疾者爲小人爲賤爲夭

句讀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孔子之言也云云士之檢身一念之惡未盡去即有愧於心矣暇責人哉集疏點檢逐一審察也兼恨也不滿也益軒曰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此子貢方人夫子戒之之意句讀曰周則無闕詳則不略

其爲君子可知矣 氣象者辭令容止 夫氣象者言辭命令容貌居止 輕重疾徐 或輕浮者或厚重者或疾躁者或徐緩者 足以見之矣 於此足以見其美惡知其爲君子小人 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 不獨君子小人於此氣象之美惡而有分 別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其氣象重厚而徐緩者必貴必壽氣象輕浮而疾躁者必賤必夭 氣象者辭令容止 夫氣象者言辭命令容貌居止 輕重疾徐 或輕浮者或厚重者或疾躁者或徐緩者 足以見之矣 於此足以見其美惡知其爲君子小人 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 不獨君子小人氣象之美惡而有分 別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其氣象重厚而徐緩者必貴必壽氣象輕浮而疾躁者必賤必夭 ○攻其惡 攻治也學者當察 無攻人之惡 攻其身心之惡 無攻其過惡 日夜且自點檢 必須早晚自心點檢 則歉於心矣 則中心慊然自以爲不足 絲毫不盡 曰用常行之際其或絲毫有不盡善處 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豈有閑暇工夫點檢他人之過失耶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 大要猶言大抵也先輩之人治己嚴容凡作事大抵多周遍詳悉 後輩作事多闕略 後輩之人治己寬縱凡作事大抵多空闕忽略 ○恩讎分明此四字 恩讎發報皆可人爲堯舜有德之人必恩讎分明君子非有道者之言也 成德君子非有此言也 後生戒之 此二者非厚重之言爾后生小子當以道德爲心宜深戒之哉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 大凡言語必盡忠必誠信 凡行必篤敬 凡所行之事必敦篤必敬謹 飲食必愼節 飲食必謹愼節量 字畫必楷正 字爲心畫心不正則畫亦不正矣必真楷必端正 容貌必莊 容貌舉一身而言必端嚴必莊敬 衣冠必肅整 衣冠者所以正容儀重威行步履必莊肅必齊整 步履必安詳 足容重故行步履必安定必詳審 居處

句讀云孔子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是恩讎不當分明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世未嘗無好人也

言行錄
思叔名鐸宋河南人伊川先生之門人也合璧曰思叔欲謹言行故刻銘於座席之右以爲規戒之辭言句讀曰銘者自警之辭愼謂不苟食節謂不恣食楷謂不妍率正謂不偏邪

易訟卦君子以作事謀始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

悔之

必正靜居處恭必端正必寧靜

作事必謀始所作之事必謀始而后行則無后悔之

出言必顧行所發之言必思可行而后言則無易言之失

常德必固常德德卽中庸所謂庸德持守之固而不易則能踐其實矣

然諾必重應然諾皆應辭也

示蒙句解曰此二句據論語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之語

集疏曰此錦五字作一句用敬韻

胡氏傳家錄韻會云一切大凡也

孟子語見盡心下

然諾人之言應聲而已所爲重則言可復矣

見善如己出見人之善而已所行是善也

見惡如己病見人之惡而已亦有是惡也

凡此十四者總結上文

言凡此十四件事不過卽用言動之間出入起居之際

我皆未深省思叔言我皆未能深加省察

書此當座隅故書此於坐席之右

朝夕視爲警自朝至夕視之以爲警戒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一切世味謂飲食衣服居室之類淡泊謂食取充腹衣取蔽形宮室取蔽風日而已如此則不爲物欲所累而循天理之正矣

不要有富貴相外而無實德矣富貴氣象則務

孟子謂堂高數仞八尺曰仞孟子常言堂屋之高

食前方丈饌食列于前者方一丈之廣

侍妾數百人侍御之妾有數百人之多

我得志不爲此正富貴氣象

後來雖應劉

後來應蜀先主劉備三顧卽廬之聘而出

宰割山河宰制分割山河三

身都將相身總將相之寄托

手握重兵掌握重大兵權

亦何求不得當此之時所求而不得其志何

乃與後主言乃與先主之子後主劉禪言曰

成都欲不遂何所欲而不遂其願

句讀曰激昂猶奮發也墜墮皆落也不人人富貴爲事常自激昂而爲善則不淪於汗下矣

孔明出師表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云云

集疏曰將將軍相宰相孔明兼總將相句讀曰都猶居也握猶掌也成都郡名百或爲頃饒亦餘也調

數仞八尺曰仞孟子常言堂屋之安其身者有數仞之高

侍妾數百人侍御之妾有數百人之多

我得志不爲此正富貴氣象

隊隨由是而知人欲日消天理日滅下之地矣

常愛諸葛孔明當

後來雖應劉

後來應蜀先主劉備三顧卽廬之聘而出

宰割山河宰制分割山河三

手握重兵掌握重大兵權

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不求聞名顯達於當世

先主之聘後來應蜀先主劉備三顧卽廬之聘而出

宰割山河宰制分割山河三

身都將相身總將相之寄托

分天下與吳主孫權魏主曹丕三分天下

亦何求不得當此之時所求而不得其志何

乃與後主言乃與先主之子後主劉禪言曰

欲不遂何所欲而不遂其願

度猶言匹畫長增益也尺寸猶言毫末背恩忘德曰負躬耕南陽若將終身及爲將相志惟興漢孟子稱大丈夫貧賤不能淫武侯有之矣

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奏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因卑達尊之意也

東萊辨志録姓范名冲字益謙宋寧宗時人

句讀曰遣使曰差授官曰除

有桑八百株　成都府川也有桑八百株足以蠶矣　薄田十五頃　有薄田十五頃足以耕矣　子孫衣食　子孫衣服口食勤勞其中　自有餘饒　自有餘剩

有餘粟　不使倉廩有多餘之穀粟廩倉庫有餘財　以負陛下　以負陛下寵遇之恩　及率　及諸葛終身之日　果如其言　果無餘粟餘財皆如其言此可見其志在報國而不計自家也　如此輩人　如孔明等之爲人　眞可謂大丈夫矣　富貴不能淫　眞可謂大丈夫矣

○范益謙座右戒曰

一不言朝廷利害　不言朝廷事或利或害　二不言州縣官員　不言州縣官員身家所屬長短得失　長短得失非下民所議也　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　三不言人之過惡揚善君子之立心也　四不言仕進官職　四不言出仕進用居官守職　趨時就勢　趨奉時豪依附勢要之於言是有慕貴之心　五不言財利　財利祿或多或少之心　厭貧求富　厭貧賤貪富貴之心　多少　五不言錢財利祿或多或少形之於言是有計利之心　短得失　長短得失非下民所議也　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　三不言人之過惡揚善君子之立心也　四不言仕進官職　四不言出仕進用居官守職　趨時就勢　趨奉時豪依附勢要之於言是有慕貴之心　五不言財利　財利祿或多或少之心　厭貧求富　厭貧賤貪富貴之心　多少　五不言錢財利祿或多或少形之於言是有計利之心　短得失　長短得失非下民所議也　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　三不言人之過惡揚善君子之立心也　四不言仕進官職　四不言出仕進用居官守職　趨時就勢　趨奉時豪依附勢要之於言是有慕貴之心　五不言財利　財利祿或多或少之心　厭貧求富　厭貧賤貪富貴之心　多少　五不言錢財利祿或多或少形之於言是有計利之心　短得失　長短得失非下民所議也　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　三不言人之過惡揚善君子之立心也　四不言仕進官職　四不言出仕進用居官守職　趨時就勢　趨奉時豪依附勢要之於言是有慕貴之心　五不言財利　財利祿或多或少之心　厭貧求富　厭貧賤貪富貴之心　多少　五不言錢財利祿或多或少形之於言是有計利之心

邊報差除　邊境急報與夫差遣除官之事此皆

又曰無心失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

褻言曰以計利而忘義

句讀曰媟狎也淫媟戲慢皆邪辟之事皆干索皆求也

褻言曰以涉於貪饕無恥示蒙句解曰以上七條慎言語之戒

句讀曰開坼則干人之私沈滯則誤人之記窺窗視也褻言曰看之則令人厭於我無益

不可開坼沈滯　他人書信不可開緘拆封沈沒淳滯　二與人並坐　二與人並席而坐見人所得書信　不可窺人文字　不可窺視人家文字或有記事冊子　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　入人家文字或有錢穀文數故不可看　四索酒食　索他人酒食形之於言是無恥也　又曰范益謙又戒曰　一人附書信　一人附寄家書私信不

本註曰凡飲食蒸餅去皮饅頭去帶肉去脂皮之類

句讀曰如夏擇清涼冬擇和暖之類示蒙

句解曰以上七條皆愼行事之戒

句讀曰凡此數事學者所當察之於念慮之萌而謹之事爲之著者也

胡子知言

胡子名宏字仁仲號五峯先生文定公之季子也

程子曰科舉奪志

衷旨曰是知行兼至之功句讀曰開心明目猶言推極知識也利者行無不得之謂

定直曰先意承顏都是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之意不必先導之義

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 凡借人之物上至書籍下至器用皆當愛護過於己物不可損壞或負賴不還

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 凡同喫飲食不可揀擇其精美者而取之粗惡者而去之

六凡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 與人同居處不可揀擇便於己利於己之處

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譭毀 見人富貴顯榮不可有貪慕之心而歎羨譭毀之言凡此數事總結上文不可有嫉妒之心譭毀之

凡此數事足以見用意之不肖 凡此數事或有一犯之者足以見其用意之不肖足以見其大有所害大有所害於存心修身

存心修身 存心猶正心修身之道

大有所害 大有所害於因書以自警

因書以自警 因書之於座右以自警戒

○胡子曰今之儒者而今之爲儒者不過好文辭以干時取寵而已

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養其身 苟能移學文求仕之心以學文藝之學以善其身則何古人之於道藝之學以善其身

不可及哉 則何愚賢之不可及哉

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 父兄以文藝教其子弟

惟恐其不精 惟恐文藝之不精

朋友以仕進相招 朋友以干仕爲心相招之事

或後 或後

往而不返 一以學文干仕爲心往而不返

則心始荒而不治 則其本心方始荒怠而不知所以治之者

萬事之成 所以諸事成就

咸不逮古 咸不及古

先矣 皆不及古人先矣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之所以讀聖賢之書學古今之事務

本欲開心明目 本欲去私欲以開心使有所知決

其子 其子

朋友以仕進相招 朋友以干仕爲心相招之事

則心始荒而不治 則其本心方始荒怠而不知所以治之者

萬事之成 所以諸事成就

咸不逮古 咸不及古

先矣 皆不及古人先矣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之所以讀聖賢之書學古今之事務

本欲開心明目 本欲去私欲以開心使有所知決

利於行耳 則可以利於行事而無滯也

未知養親者 未知養親者

懃劬勞 不懃懃劬苦勞以

致甘腴 以營辦其甘甜脆腴之味以養其口體

惕然 惕然

擁蔽 以明其目使有所見

利於行耳 則可以利於行事而無滯也

未知養親者 未知養親者

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 觀古人之志意怡聲下氣怡悅其聲而低下其氣以養其志

不爲人子未識所養其父母之禮者 不爲人子未識所以奉養親先導親之志而承順親之顏色

懃劬勞 不懃懃劬苦勞以

致甘腴 以營辦其甘甜脆腴之味以養其口體

惕然 惕然

句讀曰守職無侵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也見危授命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也不忘誠諫以利社稷知有國而不知有家也

又曰素平日也驕矜奢縱役於氣者也自收自處也瞿然自失貌

又曰鄙陋恪嗇役於利者也慾貪欲也盈則滋故可忌滿則覆故可惡置之也

又曰猛暴強悍剛惡也黜己自退抑也含垢猶言忍恥藏疾猶言隱惡

敏按古語云舌軟常在齒硬先亡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身若不勝衣句讀曰怯畏懦弱柔惡也童句曰怯多畏也懦弱也

慙懼皆是古人之所以知之則中心惕然驚動而慚愧悚懼**起而行之也**乃興起而行其孝道也**未知事君者**爲人臣未識所以忠奉其君上之禮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觀古人之執守職分而無侵越**見危授命**見其危難則委身命以救之**不忘誠諫**見有過差不忘誠心以諫諍之**以利社稷**以利澤及於國家**惻然自念**是皆古人之所行者以其讀書學問而知之則中心惻然而自念**思欲效之也**因其思省而欲效其行也**素驕奢者**平素驕矜奢侈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觀古人之恭莊儉約而節制用度**卑以自牧**謙卑自守其身**禮爲教本**以禮爲修教之根本**敬者身基**以敬爲修身之基源**瞿然自失**是皆古人之所行者今因讀書學問而知之則中心瞿然若失其所守**斂容抑志也**而乃收斂其驕矜之容抑下其奢縱之志以效古人恭儉節用也

素鄙吝者平素鄙吝而不能施散也**素慓悍者**平素猛暴勇悍而不能自抑**齒敝舌存**得知齒堅則敝壞舌柔則常存以喻強者必折而柔者存也**含垢藏疾**能包含人之垢穢藏匿人之疾惡**尊賢容衆**尊敬賢者容納衆人**荼然沮喪**是皆古人之所行者今因讀書學問而知之則荼然體疲志萎而沮喪其慓悍之氣**若不勝衣也**必思古人之小心黜己若退怯懦弱不能勇爲者**素怯懦者**平素退怯懦弱不能勇爲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觀古人之曉達天所賦之於命而聽之於生理委身而

詩早麓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句讀曰玆指上文六者而言皆然謂皆如此取法古人也達卽周子所謂行之利也去泰去甚語出老子

程子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高氏曰讀書之疾有二一在不能行之而爲人所賤一在妄自高大而爲人所惡篇中所指亦明切矣而後世犯其病者相踵宜三復於斯篇也

唐彥思伊川雜錄

朱子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爲人雖切然而

強毅正直　操行剛強堅毅正直而不偏直而不曲

立言必信　立言必以誠信守死不易

求福不回　自求多福修身俟命回邪之行以要之

勃然奮勵　勃然奮發振勵

而去其懦怯之習

不可恐懼也　必思欲效古人之達生委命勇於心行不可恐懼也

歷百行皆然　至於凡百事務皆因讀書學問得知古人

玆以往　歷此六事以往而推之

縱不能淳　然其氣質之偏縱不能如古人之淳一

去其甚　去其泰去甚

學之所知　則凡學問之所

由是而行　其甚者漸而復於中正矣

及知施無不達　施於行事無不通達

世人讀書　世之人讀書學問者

但能言之　但能言之於口

不能行之　不能行之於身

武人俗吏　以致武人俗吏所

有讀數十卷書　又有能讀數十卷書者

便自高大　便自爲有學問自高自大

共嗤詆　嗤音痴○所以人共嗤詆笑而詆毀之

良由是耳　實由其能學而不能行也

又不細高氏曰讀書之疾有二一在不能行之而爲人所賤一在妄自高大而爲人所惡篇中所指亦明切矣而後世犯其病者相踵宜三復於斯篇也

唐彥思伊川雜錄

朱子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爲人雖切然而

凌忽長者　凌忽先輩無遜讓之禮

輕慢同列　輕慢朋友無和好之意

人疾之如讎敵　所以人疾忌之相敵

惡之如鴟梟　惡去聲○憎惡之如鴟梟

以學求益　以讀書學問本欲求益於己今人

不如無學也　不如不學也

○伊川先生曰大學孔子之遺書　大學之書乃三代學校教人之法孔子嘗誦而傳之曾子之傳得其宗故爲孔子教人之遺書

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今反自損其德不如此是人疾之如此是如此之是人疾之惡自取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蓋入德必由乎門也故云初學之士入德之門也

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　於今觀之可以見古人之爲學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先後之次第者

獨賴此篇之存　獨賴此大學一書存之

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　而其他經書所當切要又未有如論語孟

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抑揚進退之不齊其問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

哀旨曰將聖人之言語切己體之於身而見於行事也切己二字有味

候鯖字海儘音燼可有也頗也

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

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愚自家不去用心輔氏曰將來涵養成謂後來涵養成就陳氏曰其生氣質謂愚者明柔者強生出好氣質也

横渠語録章句曰輩猶言等也敏按文字即中庸一篇文字

標英曰六經謂周易尚書毛詩禮記樂記春秋也

呂舍人雜録

呂本中字居仁賜進士出身爲起居舍人又爲中書舍人

句讀曰學所以爲道如下文行住語默須要盡合道理及求古

子之詳盡也

故學者必由是而學焉所以爲學者必從大學而學焉始得正路

則庶乎其不差矣則庶幾乎其不差錯矣

○凡看語孟凡看

切己聖人之言修身治人之要以切己體之於身心而見於行事

不可只作

一場話說不可下入之於耳一卽出之於口

看得此二書

切己孟子論語無所不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學者若能看得切實於己

終身儘多也

七切己作吾耳親聞聖人之言

將聖人之言語

日耳聞將聖人答門人之言便

自然

處便作己問不徒誦其言而已但將聖門弟子問疑之言便作自己親問聖人之言

將弟子問

聖人答處作今日

有得則其義理自然有得於心

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學者若能於論語孟子中深求玩味其義理

將來涵養成將來涵養以成其性

其生氣質甚能變化舊習而生一種好氣質也

○橫渠先生曰中庸文字輩中庸子思傳道

直須句句理會過一句有一句之義須是逐句理會

使其言互相發明使其一書之言前後互相發明方見大旨之會者深求玩味之意也

使其言互相發明

○六經須循環理會循環者周而復始始而復周深求玩味功無停息

儘無窮其中義理儘無窮盡也

待自家長得一格格猶級也溫故知新知識日增自能進得一級

則又見得別則吾之所見別矣舊習又不同矣

○呂舍人曰

大抵後生爲學大槩後生少年爲學

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理會猶云識得先要識得所以爲學者是何事

庶得正路不昧所從庶得不昧所從

一行一住

道而道不離乎日用之間道而不離乎日用之間

且如一行一住之際且如一行動一住止之際

一語一默一言語一默靜之間

須要

聖賢用心竭力從之是已非爲作文章取官祿計也後生爲學先須識得此意然後志定而德業可成

字典云課計也程也

章句曰子書荀揚與文中子之類

吳氏曰昔人云讀書千遍義理自現

又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事易見而道難精也

盡合道理 須要盡合聖賢底道理 **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 其於修業也則須謹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 當惜愛光陰不可使有一日放過也 **每日須讀一般經書** 一般猶一篇之經六經每日須先讀一篇六經之書 **一般子書** 兼讀一篇子書上子書也 **不須多只要令精** 不用多讀只要勤加工夫令精熟其讀須得精熟 **須靜室危坐** 須於僻靜之室正身危坐而坐讀 **字字句句須要分明** 一字有一字之義一句有一句之義須要講得明白 **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 却又每日當連前三五日前所授之書 **通讀五七十遍** 通讀或五十遍或七十遍上 **須令成誦** 須令其成章默誦流而不滯理始貫串 **不可一字放過也** 不可使一字遺漏也 **卷或半卷以上** 史以紀歷代之事其書浩瀚非一

取二三百遍 前經書後子書或讀二三百遍 **字字句句須要分明** 一字有一字之義一句有一句之義須要講得明白 **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 却又每日當連前三五日前所授之書 **通讀五七十遍** 通讀或五十遍或七十遍上 **須令成誦** 須令其成章默誦流而不滯理始貫串 **不可一字放過也** 不可使一字遺漏也 **卷或半卷以上** 史以紀歷代之事其書浩瀚非一

熟 只要勤加工夫令其讀須得精熟 **須靜室危坐** 須於僻靜之室正身危坐而坐讀 **字字句句須要分明** 一字有一字之義一句有一句之義須要講得明白 **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 却又每日當連前三五日前所授之書 **通讀五七十遍** 通讀或五十遍或七十遍上 **須令成誦** 須令其成章默誦流而不滯理始貫串 **不可一字放過也** 不可使一字遺漏也 **卷或半卷以上** 史以紀歷代之事其書浩瀚非一

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 史以紀歷代之事其書浩瀚非一

高彦先曰修學須有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可成功

句讀曰仰資也

又曰此致知之事吳氏曰貫穿如繩穿錢貫一至千而不失也

多看不能見得事之本未故每日須讀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得其中功效 **須是用心竭力從之方能有得也** **夫指引者師之功也** 夫指教歸於正路者乃師傳教不明處便當質於師 **求古聖賢** 雖求古先聖賢之道 **用心竭力從之** **從人授讀** 聖經淵奧子史浩博須是從師授業 **疑難處便質問** 於理或有疑惑 **行有不至** 若路之行有不到處 **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 從容和緩勸勉以成其德者乃朋友之責也 **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 若行之決意往則須用己力行之 **難仰他人矣** 仰恃也則難必須用自己潛心力行 **記得一件事實** 明日又記得一件事實 **久則自然貫穿** 日久則事理自然貫穿而通透此博學審問時事也 **今日辨** 記之至於日久則事之本未入於中心其

理爲學不但貴乎能記其事又須今日辨明得一件事之理

久則自然浹洽日日辨之至於日久則其理自然浹洽於心此慎思明辨篤行之功也

明日辨一理明日又辨明得一件事之理

今日行一難事明日又行得一件難事

久則自然行之不以爲難至於日久則所行方時事也

明日行一難事一件難事

堅固日日行之不以爲我有自然堅固而無惑此篤行之功也

冰釋渙散也如此則誠篤於義理渙然有如春冰之融釋

怡然理順於性度則怡然樂乎天理之順

久自得之積之日久功無停息自然得之於己

非偶然也非偶然也實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也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前輩長者嘗言後生小子其才識貴乎有學非學無以廣其學貴乎有思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人有才識貴乎有學非學無以廣其學貴乎有思

過人者不足畏

熊氏曰夫義理散在簡册之中聖賢之言不可以粗看不可以淺窺若鹵莽厭煩則何緣知聖賢用心而窮其義理乎

莊子註鹵莽粗略不用心也

爾雅釋言云典經也說文云五帝之書也

句讀曰百行大而忠君孝親小而手容恭足容重皆是

江祿字彥遐南宋人

句讀曰竟終也假借也章句曰此時書籍若今之手卷故必待卷束

吳氏曰浹洽如水浸物自外而入至透

句讀曰此力行之事堅固則身與事相安矣

林氏曰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怡然喜悅而衆理皆順

句讀曰釋消也偶然者僥幸苟且之辭

衷旨曰此見思學不可偏廢後生不學則徒恃聰明有何可畏

合纂曰尋思謂玩味之推究謂精研之皆以義理而言也

非思無以成學故能推究其義理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前輩又言後生

蓋義理精深聖人之言其義理精微深奧非能尋究思惟能尋究思忖着思於中可以淺窺而意爲可以得之

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

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鹵莽猶草率也若草率厭煩苟且之人決無有成學之理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凡借他人書籍皆須愛護皆用愛惜保護之

愛護

先有缺壞若原先有殘缺損壞處

就爲補治即爲之補寫修治

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此事雖小亦是士大夫百行之一德也

濟陽江祿濟陽縣人姓江名祿者

讀書未竟讀書若未至於終篇

雖有急速雖或遇有急速之事

必待卷束整齊必待讀至終篇收拾束縛至於部帙整齊

然後得起然後得起身而應其事

故無損敗所以無損失敗壞

人不厭其

句讀曰狼藉艸而卧去則藏亂故物之散曰狼藉部帙書册卷帙也散污經書實黒大德故顔氏書以爲世戒

韻會云帙袟帙同書衣也

程氏遺書

朱子曰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敬有序而不可踰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不盡

明道先生行狀

朱子曰楊墨只是硬做他地做爲我兼愛做得來也淺不能惑人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從他說愈深愈害人

衷旨曰何以謂之異端吾人本來只有此一理千古聖賢只有此一路同此者謂之同德異之者謂之異端

易下繫辭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本義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又上繫辭曰夫易開

求假焉則他人見其敬謹故不厭其求索假借焉或有狼藉几案其或有等閑學者一將書册散亂於几案而不收拾甚者不能檢拾多被童幼婢妾之賤黠染汚穢風雨蟲鼠所毁傷或被風雨蟲鼠傷殘實爲累德吾每自謂我未嘗不肅敬對之未嘗褻慢於是自謂我所毁傷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而或有所毁傷實爲累德於讀書君子吾每見其敬謹故假借焉或有狼藉几案其或有等閑學者一將書册散亂於几案而不收拾甚者不能檢拾多被童幼婢妾之賤黠染汚穢風雨蟲鼠所毁傷或被風雨蟲鼠傷殘實爲累德於讀書君子吾每

讀聖人書顔之推於是自謂我未嘗不肅敬對之未嘗褻慢於聖人之書或有所毁傷實爲累德於讀書君子吾每見其敬謹故假借焉或有狼藉几案其或有等閑學者一將書册散亂於几案而不收拾甚者不能檢拾多被童幼婢妾之賤黠染汚穢風雨蟲鼠所毁傷或被風雨蟲鼠傷殘實爲累德於讀書君子吾每見其敬謹故假借焉或有狼藉几案其或有等閑學者一將書册散亂於几案而不收拾甚者不能檢拾多被童幼婢妾之賤黠染汚穢風雨蟲鼠所毁傷或被風雨蟲鼠傷殘實爲累德於讀書君子吾每

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其或舊紙敢不莊肅起敬對而讀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則不敢別用所以廣敬也○明道先生曰君子之設教也各因其材而篤之時則教之以小學之時則可以漸進而教之以大學之時則可以優柔而教之以大人之事而後教以大者遠者於下習小學而灑掃應對近者於下習大學而窮理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遠者而立身之道非是道先生曰君子教人有序君子之設教也各因其材而篤之時則教之以小學之時則可以漸進而教之以大學之時則可以優柔而教之以大人之事而後教以大者遠者於下習小學而灑掃應對近者於下習大學而窮理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遠者而立身之道非是

先傳以近小不是只教以灑掃應對淺近之小節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其於修己治人之大豈可倦而不教乎但君子教人不可獵等於小大自有其次序也○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聖人之道不明於世異端害之也如楊墨之害如楊朱墨翟老氏佛氏異端之說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昔時之害如楊墨之言其說淺近而易曉今之害深而難辨今時之害謂佛氏之言其說深遠而難明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其楊墨之說淺近故愚暗者多被其引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今佛氏之說深遠故高明者反陷其中自謂之窮神知化異端之窮乎神妙知中其變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開物謂人所未知者開發之成務所言所爲之事無不周密言爲無不周遍所言所爲之事無不周密而普遍實則外於倫理其實則壞亂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人倫之常理窮

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朱子曰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

句讀曰淺陋固滯如刑名術數之說記誦詞章之習皆是道不明故天下之學不入於淺陋固滯必入于佛氏之空寂又曰楊墨老佛皆邪誕妖妄之說也

章句曰其迷之深其生如醉其死如夢而卒不能悟其非也

句讀曰闢開也言學者欲錄聖道入聖門必先除其蓁蕪開其蔽塞則大道廓如而人可得而行也

李氏曰首十六章廣心術之要次四章廣威儀之則次三章廣衣服之制及飲食之節後十三章通論為學之道

深極微其道理八則窮乎深奧之極乎微妙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而不可以入堯舜孝悌忠信大中至正之道天下之學今天下之學者非淺陋固滯非之也非淺陋者挾其說之高致之一也非淺陋固滯者侍其見之洞達則必入於此則必陷于異端是邪誕妖妄之說爭競而起塗生民之耳目以塗之自道之不明也楊墨不息佛老咸作自聖人之道不明於世也

溺天下於汗濁陷溺天下之人於汗濁之地而塞生民之耳目而不得聞見先王之大道溺天下之人不得入聖人之門墻雖高才明智異端惑世其盛如此膠於見聞泥於目之所見耳之所聞醉生夢死其生如醉至死如夢不自覺也不自覺之異端之為非也是皆正路之蓁蕪音砧胡○是指異端正路喻聖道蓁草盛貌蕪荒蕪喻異端此皆正路中之惡草聖門之蔽塞聖人之門戶被蔽塞而不通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學者必於此闢之而後可以進於聖人之道

右廣敬身之凡三十二章

標英　小學定本卷之三　終

標英

小學定本

岡本賢彝校正

貞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儒家類	一七ノ二函	八架	二九一號	四冊

原本作新刻官板題評音釋標英小學今改爲小學定本

標英小學定本卷之四

臨川　饒順卿　評釋

日本　岡本敏　校訂

善行第六

善美也行事也此篇紀漢唐宋以來賢者所行之善事以實立敎明倫敬身之也凡十一章

呂滎公名希哲字原明

見上

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

滎公之父

申國正獻公之長子

長音掌

呂氏家傳

姓呂名希哲字原明河南人仕光祿少卿封滎陽公故稱滎公

○正獻公名公著字晦叔相宋封申國公

簡謂不煩也重謂不輕也寡默謂不多言也

不以事物經心

不以事外事外物之經營也

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

滎公之母申國夫人乃魯衆政宗道之女天性嚴正而敬於心

簡要厚重寡默省於事沈默慎言

雖甚愛滎公

雖則甚愛滎公

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

循猶滎也蹈踏也規矩喻禮度而行猶行也規矩喻禮度而行事事循禮度而行不交朋言是也

合纂曰此卽曲禮冠毋免勞毋袒暑毋寒裳之教

循依也踏行也規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圓者

甫十歲 甫始也榮公年始十歲時

祁寒暑雨 祁大也雖遇是大寒大暑大雨之時可以自便

侍立終日 亦必侍立親側終盡其日不敢

不命之坐不敢坐也 長者不命之坐不敢坐也

日必冠帶以見長者 每日必整冠束帶以朝見長者

平居雖甚熱 平常居處時天雖甚熱

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 縛袴卽內

總惰不正之書 異端不正

之書 非禮之色 邪樂非禮之色

未嘗一經於耳 未嘗有一經歷於耳

未嘗一接於目 未嘗有一交接於目

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 呂正獻公乃招請延待諸子之使教榮公及諸子

公通判潁州 潁州郡名時呂正獻公於仁宗皇祐元年爲潁州通判

歐陽公適知州事 歐陽公名修字永叔時爲潁州知州

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 焦先生名千之字伯強作客寓於文忠公之衙所歐陽公德性嚴毅制行方正

諸生小有過差 榮公及諸公弟輩於學業言動間或微有過誤差失

先生端坐 先生端正危坐

呂與相對 呼呂向前與之

終日竟夕 自朝至暮

不與之語 不與之言

諸生恐懼畏伏 榮公輩恐懼畏服悔悟知改

先生方略降辭色 焦先生於是始少舒緩言辭顏色以待之

導如此之篤 外而友化導之誠篤

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 內而家庭則有父母教訓之嚴切

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 外而就學則有師

故公德器成就 所榮公

句讀曰行成曰德才成曰器程子曰天下

書言故事註通判判一府之事也

標英焦先生名千之字伯強作客寓於文忠公之衙所歐陽公後官至參知政事卒後賜謚文忠公故後人稱文忠

章句曰自正獻公言爲諸子自焦先生言爲諸生又曰終日竟夕或終一日或終二夕也

句讀曰行成曰德才成曰器程子曰天下

集疏曰肆市舍也市井林註商販之事也

定直曰鄭衛之樂淫靡故後世稱淫樂爲鄭衛之音不必止二國之音

熊氏曰足不妄行耳不妄聽目不妄視也

英才不爲少矣特以敎化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也

呂氏童蒙訓

章句曰鍾聚也猶言甚愛也

句讀曰更再也益增也

之德行才器有ニ所ニ成就一ル大異ニ衆人一者出ニ類ヲ拔ニ萃ヲ大ニ異於ニ常人一公嘗言ニ人生ニ內無ニ賢父兄一榮公念ニ父師有ニ訓育之功一故嘗テ語ニ人ニ曰人性ノ本善而氣質不ニ同苟モ內テ而無ニ賢德之父兄一以ニ教訓一之ヲ外無ニ嚴師友一外テ而就ニ學ニ無ニ嚴切之師友一以琢ニ磨ル之一而能有ニ成者一ル少シ矣而能有ニ成就一ル其之幼女也諱ハ卽名也生ニ曰ニ名ト死ニ曰ニ諱ト呂榮公之妻姓ノ張故稱ニ張夫人一ト乃是翰林待制張昷之之幼女ヲ母最愛ニ之ヲ然居常至ニ微細事一雖ニ其平居ノ時常常至ニ於微細之事一ニ教ニ之必有ニ法度一其亦必遵ニ以ス法度ヲ如ニ飲食之類一且如ニ飲食之類ノ亦爲ニ細務一ト飯ニ羹以充ニ飽ニ羹以侑ニ飯ヲ可レ許レ增ニ益之一ヲ更進ニ也魚肉之味ノ不レ過レ適レ口而已不ニ許ニ更進一ル者ノ敎ニ以レ習ヲ儉ヲ也時張公已爲ニ待制一ト河北都轉運使ニ矣使音四○彼ノ時張昷之以爲ニ待制之官一後又任ニ河北道都轉運使一ニ已貴顯矣其示レ女猶如レ此ノ之儉可レ謂レ有ニ家法一矣及ニ夫人嫁ニ呂氏一夫人ハ指ニ昷之之女ヲ也而嫁ニ歸ニ呂榮公一夫人之嫂見下女ノ私居房舍之後有中ニ鍋釜一造作ル飲食ヲ之類大不レ樂甚不レ容ニ兒輩一ノ於ニ房造ニ作ル飲食一ヲ壞ニ家法一耶以敗中壞ス家法ヲ耶其嚴如レ此其張待制家法之嚴切ル如レ此○唐ノ陽城爲ニ國子司業一引ニ進諸生一ヲ而告ニ之ニ曰告ニ于妹一ニ曰豈可レ使ニ小兒輩一私ニ作ル飲食一ヲ豈可レ諭ニ之ニ曰凡學者所ニ以學一爲ニ忠與孝一也大凡爲レ學ノ者ハ所ニ以學一爲ニ忠君孝ニ親之一大端也諸生有ニ久不一レ省ニ親者一乎諸生今在ニ太學內一有下久ニ不回レ家省ニ視其父母一者上諸生明日有下請ニ謁於ニ陽城一告也諭ニ諸生一ニ養去聲○謁猶レ告也

合篡曰不使ニ私作ニ飲食卽內篇子婦無ニ私貨無ニ私器之意

唐書卓行傳

句讀曰唐李氏王天下之號姓陽名城字亢宗定州人爲ニ國子監司業一

句讀曰斥逐也

歐陽文集安定墓表安定先生泰州如皐人宋仁宗朝為蘇湖二州教授仕至天章閣待制仍領學士章句曰條約教法之條件禁約也

告謁還家養親者二十人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病隋朝唐朝以來設科取士之法其出仕進用者專尚文辭浮華而遺棄經書意義聖賢事業皆不之講明苟趨祿利俸祿財利苟且貪求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及安定先生事蘇州胡州教授之時嚴條約以身先之嚴肅其教法約束之條約束之嚴雖遇盛暑之時必公服終日不息以見諸生以臨諸子嚴師弟子之禮蓋所以謹嚴為師為弟子之禮法解經至有要義解釋經書之意義緊要之要也學徒千數從學之生徒千數之衆曰月刮劘音磨○以日之漸刮之久刮去其昏垢潤澤謂成就其學業其光輝傳依也作文章皆傳經義章皆依聖賢安定先生在湖州學設教之專時立教法置立經義齋治事齋置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士之能容庠舍大學之舍宇也學徒衆多不能容其居也其在湖學置經義齋

句讀曰循循雅正謹飾之貌

明道文集
衷旨曰爲本見治天下不止于此而亦不外于此

章句曰延聘以禮招延聘名也敦遣厚其禮儀以送之至也
句讀曰萃聚也京大師衆也天子之都曰京師
陳氏曰正學古昔聖人仁義中正之學也
葉氏曰大而人倫小而物理皆道之體也
章句曰周旋動作之儀也禮即內則所謂學幼儀樂即誦詩舞勺舞象也吳氏曰以言教引曰誘以手扶持曰掖激謂激作勵謂勉勵漸謂水之浸物摩如石之攻玉成就謂成就其材器
章句曰中於是謂學行合於上文所云者以此成德者爲之師

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不拘人之賢者愚者皆循循然不越禮度
儒雅而謹飭其言辭動靜其遇之者見其禮度異常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不問安定之門人也其學者相語稱先生天下學者皆宗之教出於一門相講稱其師乃安定先生也○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明道先生陳言於朝廷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風者上所化俗者下所習賢有德者才有能者乃治天下之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當先以禮命近侍儒官令近侍儒官使其盡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慈盡也盡心推求詢訪其上則有德行事業及在朝之百職則有德行事業充足全備可爲師範儀表之人其次有篤志好學忠嗜學材美行修之士延聘敦遣朝廷以禮招聘之有司以禮敦送之萃於京師聚於京師以爲師儒之官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必使自朝至夕相與講明聖賢教人之正學其道必本乎人倫所以爲學之道不外人倫日用之常明乎物理明乎事物當然之理其教自小學始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設教也必以小學者灑掃之節應對之辭以至孝親禮樂之則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誘之掖之使之進激之勵之使無退漸摩者使不苦其難皆所以成就學者之方皆有節序節次序品節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教人之要也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苟能不倦則雖自鄉里之常人而可使之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行音幸中去聲○其學問其德行皆中於是者謂能擇善脩身足以化成天下者爲成德之士取

而取材識明達之士受其教

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章句曰論於朝者將官之也此擇士之次第也又曰此擇士之科條也朱子曰明道論學制最爲有本讀之未嘗不慨然發嘆也

伊川文集

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於是又取下材識明達可與進於善道者使日受學於成德之人**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大學之師**學之既成選其學識之明德望之尊者**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其才使下之主教大學以爲中之師上**縣升之學**其法有三**擇士入學**凡選擇士子之方法**皆以性行端潔**行音幸○皆以下德性端正志行清潔**居家孝悌**居家能孝敬父母弟順長上**有廉恥禮讓**有廉潔恥恥之心敦行禮讓之道**通明學業**通明聖賢經學**曉達治道者**曉達古今治道者此皆性行端潔之目也○**伊川先生看詳學制**宋元祐初年伊川程先生任崇政殿說書看詳國學條制**大縣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其大縣以爲學校者乃教化之本禮義相尚之地**而月使之爭**每月考試其才之高下則是使之爭競於聲利之場**殊非教養之道**甚非教養賢才之方法**請改試爲課**請改除月試而定爲課業**有所未至**所作課業於理有未足處**則學官召而教之**則爲師者召而教導之**更不考定高下**更不須考定其賢才之高下**制以去利誘**鑱子全反去上聲○鑱刻也解額猶貢也解額謂秋闈鄉試貢學之額數也**天下道德之士**道明德立之士**置堂以延納之**置堂以延納之**鑱解額**按宋元豐中國學解額增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故欲減其額數均於外郡使士人各安鄉土以絕奔競之私也**省繁文以專委任**減省繁文末節以專任師儒之官**勵行檢以厚風教**勉勵行謹以篤厚風化之原**及置待賓吏師齋**復置立待賓齋

句讀曰制置也延待也鑱謂刻定之章句曰延猶言尊禮也尊禮道德之士使學者有所矜式也

句讀曰宋元豐中以利禄誘士國學解額增至五百人云云

章句曰繁文錢物簿書期會之文也名檢以名節檢身務其實也

觀光易觀卦程傳曰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章句曰謂四方士人願觀光者堂儀引入觀禮儀聽鉦誦也伊洛淵源錄句讀曰藍田縣名呂氏兄弟四人大中大防大均大臨鄉約與鄉人誓約也

又曰若及也悛改也絕之使不與約也明道行狀

章句曰致知近而下也知止遠而高也誠意近而下也平天下遠而高也灑掃應對近而下也窮理盡性遠而高也

吳氏曰子朱子輯小學書引明道敎人之法以實立敎之終讀者勉焉

後漢書列傳下同

標英東漢臨淄人江

人其賢行而可賓敬者上謂下通治道可爲吏之師法者上立觀光法觀光者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

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凡我同盟之人德業相勸有德有業各相勸勉禮俗相交婚姻喪葬互相交接患難相恤患難去聲○或遇水患盜賊疾病死喪孤弱誣罔貧乏各相救助有過相規有過失各相規戒以至於善

有善則書于籍凡有善行者則書于冊籍示以爲勸有過若違約者亦以成其德過失相規有過失各相規戒以至於善

書之其有過惡及違亂鄉約者亦書于冊籍示以爲戒

三犯而行罰不悛者悛音遷○三次犯亂約束棄絕之

○明道先生曰敎人敎育人才自致知至於知止致推極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所止也誠意至於平天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求得所止也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窮理盡性灑掃應對小學之敎也大學之道也

循循有序皆循循然由小學而入大學次序也

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捨上聲○病猶患也趨奔也近謂格物致知之學遠謂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行遠自邇謂爲學之序也

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卒終也所以厭卑近務高遠輕率自大而終無所得也

其實學也○吳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學之序也灑掃應對近者下者也窮理盡性高者遠者也大學之序言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非近而下者乎齊家治國平天下非高而遠者乎

石實立敎已上八章皆所以實內篇立敎之義

江革少失父謂幼年失父

獨與母居焚然無倚獨自與母居處遭天下

章字次翁一字休映句讀曰負謂以背負之備經險阻謂偏歷道路之艱危

○江革乃負其母逃避兵亂

亂王莽末年遭天下兵亂

盜賊並起

盜賊爭雄並皆興起

革負母逃難

去聲

備經險阻

遍歷凶險阻滯之處

常採拾以爲養

數遇賊

數音朔

途中乏食常常採拾草木之實以供養其母

拾之物

革輒涕泣求哀

江革卽涕泣求告哀

欲將去

將江革而去

或刼掠拾

欲將江革而去

賊以是不忍犯之

賊人之心者

辭氣愿款

愿款誠慤也其言語聲氣誠慤

有足感動人者

有可足以感通賊人之心者

或有指教江革避兵之方向

遂得避兵之方

行傭以供母

行傭工雇與人供養

言有老母在無人供養

轉客下邳

後轉遊於下邳郡

負窮

負窮困至於裸跣

俱全於難

俱保全於患難

於是母子遂得

裸跣

跣履破露肉也

裸衣破露肉也跣足也

貧窮困至於裸跣

便身之物

雖至貧乏於母便用之物

莫不畢給

莫不完備

○

後漢汝南人薛包字孟嘗

孟軒曰記曰父母惡之勞而不怨薛包之行也

示蒙句解曰薛包以孝誠感悟頑惡之父母其於大舜也庶矣

章句曰弟子謂弟及諸姪也古人姪亦謂之子又曰熊氏曰奴婢取老而曰若不能使所以安子弟之心也三者皆舍美而取

薛包好學篤行

好去聲學下而又篤厚於行

父娶後妻而憎包

包生母早喪父再娶妻而憎惡薛包

分出之

異分而出於外

包日夜號泣

號音豪

不能去

道故日夜號泣悲慕而不離去

至被毆杖

至於被毆楚撻也

不得已廬于舍外

不得已出居舍之外

旦入而灑掃

灑掃其灑掃

父怒又逐之

怒其灑掃又逐出之

乃廬於

每日入內灑掃親之居室冀親之感悟也

里門

里巷之門

晨昏不廢

晨昏不廢定省灑掃之禮

積歲餘

積累歲

父感而還之

父母感其孝誠自知慚赧招還于家

後服喪過哀

至歲餘

父母慚而還之

後父母死孝誠無異平日服喪過於哀慼

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

服喪既終其諸弟及其子因欲分財各居

包不能止

不能止之

乃中分其財

乃均分其財

奴婢引其老者

奴婢薛包自引其年老者

曰與我共事久

包曰與

惡蓋以父母之所愛我共歷家事已久我所便習也**若不能使也**若汝也指弟子也謂汝不會使令也**田廬**爲心非爲矯也

衷旨曰設詞以掩其心不欲令弟知之也

取其荒頓者田地自取其荒薄者廬舍自取其傾頓者**曰吾少時所理**理曰句讀曰荒謂田畝荒蕪頓謂廬舍傾頓

我少年時所治者**意所戀也**心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日用什物取其朽腐敗壞者**曰我素所服食**辭曰我平素所服御飲食之慣**身口所安也**身口所安於此物也**弟子數破其產**數音朔○厥後弟子數破敗其所分之財產也**輒復賑給**賑濟也給與也辭包則又以己財賑給之**○王祥性孝蚤喪**父再娶妻朱氏心性妬悍不愛王祥**數譖之**數數

晉書列傳

標奘晉朝瑯琊人王祥字休徵天性至孝

晉書孝友傳下同

曹魏時王裒字偉元句讀曰魏曹氏篡國之號上司馬覆姓下

親幼時喪母**繼母朱氏不慈**於父前譖毀之**由是失愛於父**從此不得其父之愛**每使掃除牛下**每常**解帶**身著衣裳未嘗解帶而臥**湯藥必親嘗**凡進奉湯藥必親自嘗過知其寒暄之宜**衣不**益加敬謹**父母有疾**父母有疾病**衣不**使祥掃除牛糞**祥愈恭謹**王祥

朱子曰王祥孝感只是誠發於此物感於彼王祥自是王祥魚自是魚世間事雖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箇道理理一分殊之謂也至感通處自然相應或自此發出而感於外或自外來而感於我皆理也

句讀曰丹紅色柰果名

母嘗欲生魚繼母朱氏嘗思鮮魚食之**時天寒冰凍**于時天氣寒冷池水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王祥將欲剖冰索魚**冰忽自解**冰忽然自**雙鯉躍出**雙鯉魚跳躍而出**持之而歸**持歸以供其母**母又思黃雀炙**炙膾肉也又思黃雀爲炙之多**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又有黃雀數十入其幕中**鄉里驚歎**鄉里之人驚異而嘆羨之**復以供母**復以供奉其母**有丹柰**有果丹柰**結實**結成子實**母命守之**繼母命祥看守之**每風雨**每遇風雨時**以爲孝感所致**以祥孝誠感動于天所致也**祥輒抱樹而泣**王祥卽抱柰樹而泣恐傷其柰有拂親之心也**其篤孝純至如此**王裒字偉元純誠之至是如此**○王裒字偉元父儀**其父名儀**爲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魏嘉平四年吳將諸葛恪

司馬官名言儀爲魏國安東將軍司馬之司馬也東關地名敗謂戰敗

敗魏師于東興

昭問於衆曰

下乃問于衆軍士曰

近日之事

司馬昭意欲歸罪于近日東關之敗

誰任其咎

誰人當其罪責

儀對曰

王儀對曰

責在元帥

東關之敗實總戎之過當責元帥司馬昭也

昭怒曰

司馬昭怒曰

昭自謙稱

遂引出斬之

遂命歸罪于我耶

於孫耶

司馬謂王儀欲歸罪于孫也謂王儀左右曳出斬之

哀痛父非命

哀痛念父死于無罪

於是隱居教授

於是隱居不仕教授門徒

三徵七辟

徵召也辟除官也朝廷三次徵召七次除官

皆不就

皆不就命

廬于墓側

乃結廬于父墓之側

旦夕常至墓所

早晚常至墓前

拜跪行省謁之禮

拜省謁之禮

攀柏悲號

攀柏悲號樹悲痛號哭

涕淚著樹

涕淚著於柏樹

樹爲之枯

鼻涕眼淚著樹亦爲之枯死

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

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之篇

劬勞

劬勞哀哀痛哭也凡讀詩毛詩至小雅蓼莪篇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之句

未嘗不三復

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朱傳曰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流涕

未嘗不再三悲感流涕

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

於是門人徒受學者皆棄蓼莪之篇而不讀蓋恐哀之傷感也

家貧躬耕

家貧親務農事

計口而田

計算人口之食力田畝

度身而蠶

度量家人之身力事蠶桑

或有密助之者

或有人密地助之財者

哀皆不聽

王哀痛父死於非命不忍美衣豐食故皆不聽其助

及司馬氏簒魏

司馬昭殺其子司馬炎於魏咸熙二年廢魏元帝爲陳留王簒奪其位而改國曰晉是爲世祖

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

王哀以父被司馬昭所害所以不向帝闕坐也

以示不臣于晉

以喻己志不臣仕于司馬氏也

○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

奉養父母能承其顏色

夏則扇枕席

夏月恐親之熱扇枕席

冬則以身溫被

冬月恐親之寒用身溫被以致其暖

隆冬盛寒

深冬大寒之時

體常無全衣

自家身體而無完全衣

而親極滋味

滋味猶甘

晉朝時西河縣人王延字延元

句讀曰色養以和悅之顏色而奉養也以用也

哀傷也

句讀曰三復謂再三反復誦之廢蓼莪篇者恐其師哀感故舍之而不誦也

又曰密猶私也聽猶從也逆而奪取之曰簒吳氏曰計口算家口所食不多種也度身量家人所衣不多蠶也

晉朝時西河縣人王延字延元

句讀曰色養以和悅之顏色而奉養也以用也

唐書崔氏傳
標英山南姓崔氏名琯字從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故稱山南其家兄弟子孫禮義之盛
句讀曰昆兄也王大也曾祖王母卽曾祖母也
文曰疾甚曰病革衆也

旨也　言王延雖至貧而於養之　○柳玭曰玭音便　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鄉黨宗族少有可比之者此蓋尊稱祖母之辭也　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　姓長孫氏乃山南曾祖崔攜之夫人也　年高無齒　年紀高大而牙齒俱脫　祖母唐夫人事姑孝　山南祖崔懿夫人唐氏奉事姑長孫夫人能盡孝道　每旦櫛縱笄　每日早旦梳髮總髻髮盛容飾　拜於階下　拜姑長孫夫人於庭階之下　卽升堂乳其姑　乳人乳之飲也　卽升堂以乳乳飲　長孫夫人賴唐夫人孝養不匱　由是長孫夫人忽一日疾病　長孫夫人忽有疾而至於病　宣言無以報新婦恩　宣達其辭以告衆曰我無以報新婦孝養之恩　願新婦有子有孫　願後子孫　皆得如新婦孝敬　皆得如新婦之孝敬　則崔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則我崔氏之門　長孫夫人忽疾甚　長孫夫人忽疾甚　易泄利　易去聲○其父染疾　黔婁忽心驚　黔婁忽然心驚　卽日棄官歸家　卽日也　父易在家遘疾　易去聲○其父在家

南史孝義傳

句讀曰頓絶遽然氣絶也蕘猶醒也字書荒饑也穀不升曰荒句讀曰軍法二十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

何子平　海虞縣之令尹姓何名子平

母喪去官　遭母之喪而辭官職

哀毀踊頓絶方蘇　每常號哭僻踊遽至聲絶而方蘇醒

禮　哀戚毀形過于禮節

屬大明末　屬猶遇也時遇宋武帝大明之末

東土饑荒　浙東土地饑荒

繼以人死　繼以人死世亂

師旅　師旅之擾

八年不得營葬　營謀爲也至於八年之久貧乏無力不能營葬

晝夜號哭　號平聲號哭泣

常如祖括之日　常如初喪祖括髮之日

不進鹽菜　不食鹽菜

所居屋敗　屋崩敗

不蔽風日　不堪遮蔽風日

不圖安也

兄子伯興　其兄之子名伯興者

欲爲葺理　葺音集欲爲之修葺整理

子平不肯　子平不肯曰

我情事未申　我親喪未葬哀情事未達

天地一

宋書云何子平少有志行事母至孝宋文帝時爲吳郡海虞令得祿惟以供母不及妻孥人疑其偷薄子平曰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己問者慚而退

章句曰封曰塚穴曰壙

宋史孝義傳

朱壽昌守康叔楊州天長縣人

大全曰昌之生母劉氏巽之寵人也嫡妻嫉之故巽出之嫁民間衷旨曰何以五十年不相知父諱之昌亦誤以嫡母爲母也大全曰嫡母已喪壽昌始知其事句讀曰御用也

罪人耳　誡天地間一不孝之罪人耳

屋何宜覆　屋舍豈宜覆蓋於我

蔡興宗　蔡興宗爲會稽郡之太守卽今之紹興府也

甚加矜賞　甚矜憫其苦衷賞其孝

爲營墳壙　墓塋其親營造塚壙

○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　去聲○其父名巽任太守於雍州時

出其母劉氏嫁民間　出猶棄也壽昌之母劉氏嫁與民間

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　母子分散音問不相知

西方求之不已　朱壽昌乃往四方尋求之不止

飲食罕御酒肉　凡飲食不食酒肉

與人言　與人言及其母

輒不見母不復還誓　輒不忍甘也不見母不復回歸

約信　約信入往秦地

與家人訣　訣別也與家人相別

誓不見母不復還也　誓約也

立誓　立誓往至也往至桐州郡得見其母

行次同州得焉　行次猶往也次猶至也

謂我不見母　謂我不見母

吳氏曰弟妹卽母嫁民間所生者本傳曰嫁黨氏有數子悉迎以歸
句讀曰拊安慰也
集疏曰宗族壽昌本宗之親屬也

劉氏時年七十餘矣劉氏其年已七十餘歲矣雍州刺史守錢明逸以壽昌聞雍州太守錢明逸以壽昌先爲閭州廣德軍二郡守今再應爲郡守至是天下皆知其孝之人皆知之由是天下得復職以尋母故詔壽昌還就官職命壽昌還就官職詔壽昌還官者不奏聞于朝詔壽昌還就官國法棄官者不得復職以尋母事奏聞于朝錄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還就官職錄是天下皆知其孝由是天下之人皆知之詔壽昌還就官國法棄官者不得復職以尋母故詔壽昌還就官職

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至是時以母故就通判於河中府迎其母養之故迎其母養之故自願改任通判於河中府

同母弟妹以歸仍迎其母嫁民間所生居數歲同居數歲處之同母弟及妹歸以養之仍迎其母嫁民間所生之弟及妹歸以養之

嫁兄弟之孤女二人無父曰孤嫁兄之女二人無父曰孤兄弟之女二人

程氏遺書
句讀曰浮屠佛氏也
洛水名在河南

前漢書列傳下同
標英霍光字子孟漢平陽人累官至大將軍
句讀曰深沈安靜精詳審密

洗馬東宮官也汲黯字長孺濮陽人漢景帝時爲東宮洗馬之官

其於宗族推愛父母之心以及其弟妹益加篤厚其於宗族推愛父母之心以及其弟妹其於宗族推愛父母之心以及其弟妹益加篤厚之

爲買田宅居之爲去聲○爲買田買宅之爲買田買宅之

尤盡恩意尤盡其恩愛之意尤盡恩意

居數歲同居數歲處之同居數歲

拊其弟妹拊養其弟妹之心拊其弟妹

明目也涕泣悲哀幾至失目涕泣幾喪明涕泣幾喪明

葬其不能葬嫁兄之女二人葬其不能葬嫁兄弟之女二人

者十餘喪拊其弟妹如此蓋壽昌天性如此蓋其天性如此

不能葬者十餘喪不能葬者十餘喪

○霍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禁闥宮中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伊川先生之家凡有死喪不作佛事

浮屠佛氏也
葬者送死之名
家治喪事

裴宗族家貧裴宗族家貧

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化之謂洛人從先生之教化之

蓋其天性如此蓋壽昌天性如此

十有一二化之百人之中十有一二化之

○霍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禁闥宮中

爲浮屠之誑也爲浮屠之誑也

小心謹慎執事小心發言謹慎小心謹慎

未嘗有過其中二至二十年之久未嘗有過

小門也霍光出入小門也

每出入未嘗有過失每出入未嘗有過失

爲人沈靜詳審其爲人沈靜而不浮躁詳審而不粗率爲人沈靜詳審

每常出入之際下殿門之時或進或止皆有常處每常出入之際下殿門之時或進或止皆有常處

下殿門進止有常處

射竊識視之射音夜識音志○郎與僕射之官竊記視其出入進止之處射竊識視之

不越尺寸之地不越尺寸之地

○汲黯景帝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因威嚴正直見武帝之所畏憚武帝卽位及至漢武帝卽皇帝位召爲主爵都

句讀曰以猶因也中滿也中二千石謂九卿之官歲俸滿二千石也

句讀曰云蓋言欲唐虞之治也心多欲如好征伐好神仙之類

真氏曰夫堯舜無欲者也武帝好征伐好聲色好刑名好貨利好神仙多欲者也多欲則邪念紛紜本心流蕩而欲效唐虞施仁義得乎

章句曰戇愚愚強也

句讀曰數責也輔弼輔德而弼違也章句曰輔弼擊指近臣言衷旨曰從諫承意皆起于愛身

吳氏曰告休暇也賜其休暇以治病也小補韻會曰賜告者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

章句曰齎史記作踰過也

尉　卜召命也命汲黯爲主爵都尉之官

以數直諫　數音朔○因其數數直言以諫不得久居位　不得都尉之官

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　當是之時皇太后之弟封武安侯姓田名蚡者爲丞相

中二千石　漢以俸祿爲階級一田蚡受祿二千石至尊貴者也

拜謁　凡拜謁者

蚡弗爲禮　田蚡自負貴寵弗荅禮

黯見蚡不拜　未嘗屈意以拜

揖之　但揖之而已

上方招文學　上方欲招延文學之儒者

而黯對曰　汲黯對言

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陛下欲招賢者內多私欲一而名以欺衆也

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如何可以效學唐堯

上怒變色而罷朝　武帝怒其直言也

公卿等謂黯必獲罪皆爲之恐懼

上退　退朝

觸突變改其色而退朝

公卿皆爲黯懼

謂人曰　武帝退朝告于人曰

甚矣汲黯之戇也　甚矣哉汲黯之愚直也

群臣或數黯　僚屬或有責其不直言之

當直太甚者　其太甚者

黯曰　汲黯荅曰

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　天子設三公九卿輔弼之臣

寧令從諛承意　寧令正當進思盡忠以匡其過寧令順從諛諂承迎其意

陷主於不義乎　陷溺君主於不義之地乎

且已在位　且吾既以在人臣之位

理當犯顏直諫　理當犯顏直諫

縱愛身　縱欲保愛其身

奈辱朝廷　漢法

何可使君陷不義　何可使君陷不義

黯多病　汲黯多疾病

且滿三月　漢法

以蓋辱朝廷乎　以蓋辱朝廷之上也

上常賜告者數　武帝常賜其休假以養病者多

病三月不愈者當免官　病三月不愈者當免官

今汲黯病已三月　今汲黯病已三月

最後嚴助爲請告　最後侍中嚴助恐黯免官

汲黯何如人也　汲黯有何事如人也

上曰使黯任職居官　使汲黯任職居官位

亡以踰人　無以勝于他人

然至其輔

集疏曰孟賁齊之力士能拔生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

章句曰厠如淳曰溷也顏師古何氏皆以如說爲是蓋青常侍中武帝親狎之故有時跼厠視之也何氏曰武帝跼厠見大將軍不冠見丞相輕之甚矣然不冠不見賢禮貌雖至信用不篤貌親而情踈也句讀曰可猶是也從其奏則稱制曰可魏書標英魏北史元魏也

封遼東公姓翟名黑子

大武帝諱徹姓柘跋氏玄孫孝文帝改姓爲元氏

高允字伯恭謚文崔鑒字神虞謚庚公孫質字元直謚恭一句讀曰測度姑且誘引也

衷旨曰允敎以勿欺不止免罪其令之知有君

少主守成然至下以幼君保中守成業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人雖自有孟賁夏育之勇力亦不能奪其忠義大節也

上曰然武帝曰是也

古有社稷之臣古時節有與社稷同存亡之臣

至如汲黯近之矣至於汲黯之忠則近似之也

大將軍青侍中入侍禁中

上踞厠視之踞蹲坐也厠床也

丞相弘宴見丞相公孫弘也宴閒進見

上或時不冠武帝或以時不戴冠也

至如見黯汲黯至如見之

不冠卽見之亦不以禮也

武帳者置兵衛於帳中也武帝

見也冠則不敢見也

上嘗坐武帳武帝未曾戴冠

望見黯望見

禮如此此其見武帝敬憚於有如此

○初魏遼東公翟黑子

汲黯進前奏事上不冠曾坐於武帳中

黯前奏事汲黯進奏事

避帷中卽隱避於帳幔之中

使人可其奏使人允其所奏

其見敬

初者史氏紀事而原其始也

有寵於太武有寵愛於魏世祖

則節取其事而失刪也

奉使并州黑子奉命出使到於并州

受布千疋乃貪賄賂受布千疋

事覺其事謀

覺露太武聞之

黑子謀於著作郎高允翟黑子以其事謀議於著作郎高允

曰

主上問我言君上問我以受布之事

當以實告當以情告之

爲當諱之爲當隱諱其實情二者願以裁之

允曰高允荅曰

公帷幄寵臣公曾侍帷幄受寵愛

庶或見原庶幾也庶或免罪也原赦原其實情

有罪首實首自陳其實情

侍郎崔鑒公孫質曰彼時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二人見高允首實之議乃非之曰

若首實若首實情

罪不可測於罪責不可測度

不如姑諱之不如自隱其實情可也

黑子然允曰翟黑子信二人之言乃然高允曰

君奈何誘人可見憐而免罪

不可重爲欺罔也重猶不可謂不可再爲欺罔之罪也

中書

太子名晃薨太武嫡孫立追尊父晃謚景穆帝崔浩字伯深句讀曰崔浩爲司徒與尤等修國書刻石以彰直筆太武怒其暴揚國惡收浩誅之將及於尤故太子欲指導其生路脫儻若也

衷旨曰旦徵二句正太子欲依吾語也句讀曰制著述也

就死地言高尤如何誘我入見帝黑子入見大武不以實對信崔鑒公孫質之言不以受賄實情對荅帝怒大武怒其欺罔殺之乃殺黑子帝使尤授太子經敬授他日太武使高尤授太子經業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見帝太子朝見大武言高尤小心慎密且微賤倫言高尤身爲人小心敬畏謹慎周密且又微職卑賤不能專事制由崔浩國書之制吾自導卿脫我自以言脫罪乃指導其生路而敬之言曰入見至尊入而朝見至尊請赦其死敢請赦宥高尤之罪帝召尤問曰大武及其事若至尊問但依吾語但當依我之語以對太子曰高尤乃名高尤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國史皆是崔浩所作乎對曰高尤對曰臣與崔浩共爲之臣與崔浩非高尤之所爲也然浩所領事多然崔浩所管領之事雖多總裁而已總其大綱而裁正之紀事曰著纂言曰述

又曰多猶皆也總裁謂總其大綱而裁正之紀事曰著纂言曰述

總裁而已以其綱裁度而已於浩而臣又多於崔浩何以得生何可以容其罪而得生乎太子懼曰太子懼其將殺乃爲之釋於崔浩大於崔浩帝怒曰太武怒言於著述至於著作其辭傳述其事臣多辭曰天威嚴重天子威儀嚴重可畏尤小臣迷亂失次耳高尤卑小之臣昏迷荒亂不知次序如此臣冒問臣冒問言向時詢問也帝問尤大武又問高尤曰信如東宮所言乎果如太子所言乎對曰高尤對曰臣罪當滅族臣之罪犯非止一身當滅宗族不敢虛妄不敢虛妄以欺陛下殿下以臣侍講日久言今太子以臣侍側講經日久哀臣傷臣之死欲以告於太子冀全其生耳欲免己及生命耳實不問臣實不問臣曾問臣亦無此言而臣亦無此言以告於太子不敢迷亂不敢昏迷荒亂以貳其心

句讀曰直哉贊其直也旌之旌其善也哀旨曰人之情有事發覺重爲欺罔允一一不欺此實難也合璧曰卿指高允也劉氏曰高允告黑子之言忠情之直亮而作史者遽繼之以疾或見原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爲徼倖之資又以不奉東宮指導爲惡負黑子則允所以爲是者非以理義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遣辭之際輕爲增損使允忠亮之心不白豈直筆可信之史乎

帝顧謂太子曰太子太武顧視直哉此人情所難直哉贊其直也旌之旌其善也哀旨曰人之情有事發覺重爲欺罔允一一不欺此實難也合璧曰卿指高允也劉氏曰高允告黑子之言忠情之直亮而作史者遽繼之以疾或見原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爲徼倖之資又以不奉東宮指導爲惡負黑子則允所以爲是者非以理義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遣辭之際輕爲增損使允忠亮之心不白豈直筆可信之史乎

敏按允惟不畏死故反生翟黑子惟貪生故反死爲人臣者應事君以忠忠以不欺爲主如高伯恭能不欺以事君者也

呂氏童蒙訓

李君行宋人

合纂曰宋之京師在開封府以其中額多故欲冒籍以應舉冒籍以應舉欺君矣遲緩中式遲緩也行往也

帝顧謂太子曰太武顧視直哉此人情所難直哉贊其直也旌之旌其善也哀旨曰人之情有事發覺重爲欺罔允一一不欺此實難也合璧曰卿指高允也劉氏曰高允告黑子之言忠情之直亮而作史者遽繼之以疾或見原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爲徼倖之資又以不奉東宮指導爲惡負黑子則允所以爲是者非以理義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遣辭之際輕爲增損使允忠亮之心不白豈直筆可信之史乎

曰他日太子責高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不從我指導者何耶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臣與崔浩實同修國史而共事獨生殊途之別誠荷殿下再造之慈今實感荷太子再生之德違心苟免違背忠直之心苟且脫免於死非臣所願也非臣心之所願欲也太子動容稱嘆太子變動容色稱嘆其直允退謂人曰高允退出語于人曰我不奉東宮

罪以旌之宜特赦其罪遂赦之遂赦其死他日太子讓允以表其直誠信也乃爲臣不欺君貞也爲臣下不誑君乃忠貞也宜特除其死罪而卿不從脫免死罪而卿不從脫免死罪

無易言乃爲臣不欺君貞也爲臣下不誑君乃忠貞也宜特除其死罪而卿不從脫免死罪

臨死不易辭信也臨死

而允能爲之而高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臨死

生榮辱死生榮辱共守其道義無獨殊義無

死生榮辱死生榮辱共守其道義無獨殊義無

事事修國史而共事

死生榮辱死生榮辱共守其道義無獨殊義無

違心苟免違背忠直之心苟且脫免於死非臣所願也非臣心之所願欲也太子動容稱嘆太子變動容色稱嘆其直允退謂人曰高允退出語于人曰我不奉東宮

指導者我不依太子之指恐負翟黑子故也昔吾敬黑子之指恐負翟黑子故也昔吾敬黑子之

京師至泗州留止入泗州而留住焉其子弟請先往其門

行先生名潛先生姓李名潛字也虔州人虔州今之江西贛州府是也入京師至泗州留止入泗州而留住焉其子弟請先往其門

行問其故李君行問其故

近歲當大比開科之日已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貫係也欲

州人泗州人原有戶籍而今又係開封郡戶籍誠爲詐也

欲求事君欲求應舉入仕以奉事其君上而先欺君而今先萌欺君之心可乎

寧遲緩數年寧可遲緩數年修德問學以俟乎其命不可行也今欺

君行不許曰李君行不許其請戒之曰汝虔州人乃虔州人原有戶籍而今又係開封郡戶籍誠爲詐也

欲求事君欲求應舉入仕以奉事其君上而先欺君而今先萌欺君之心可乎

寧遲緩數年寧可遲緩數年修德問學以俟乎其命不可行也今欺

唐書列傳
標英玄暐名皐唐博陵人仕至宰相

君之事不可行也 ○崔玄暐母盧氏嘗誡玄暐曰 玄暐母盧氏常誡諸子

句讀曰姨兄姨之子長於我者也貧必廢故曰好消息富必貧故曰惡消息

其子崔玄暐曰 吾見其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曰 姨兄盧氏之母姊之兄弟也屯田郎中官名也辛姓玄馭名也

字典曰消息音信也定直曰消息取往來之義消往也息來也

句讀曰比近也親同姓表外姓

云貧乏不能存 有人來說其貧窮自存 此是好消息 此是做官者 有人來

又曰非理所得如窃官物剝民財皆是咎罪也言罪雖幸免心實有愧矣

呂氏雜録
宋劉安字器之元城人仕至寶文閣待制卒謚忠定公

廉潔是好消息也 若聞貲貨充足 若聞貲財貨物充滿富足 衣馬輕肥 衣裘乘肥馬 此惡消息 此是做官者 兒子從官者 兒子在位做官者 有人來

張觀字思正謚文孝
句讀曰參政官名

又曰未聞猶未喻也云云蓋緩非訐緩不及事之謂乃從容不忙迫之謂耳

父母盧氏又謂我近見宗族與眷戚做官者以錢財貨物獻其父母 父母但知喜悅其父母但知得財而生喜悅 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 竟不察其所得何由 必是禄俸餘資 若是禄俸餘剩之物得於君上之賜 誠亦善事 實爲善事 如其非理所得 此與盜賊何別 此等之人與盜賊何所分別 縱無大咎 縱然國法僥倖無大咎 獨不內愧於心 獨不內自省察 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 二同年二人同年登科 謁見參政 姓張名觀者 三人同起身請教 三人同起身離席致敬 請教做官之法 張曰 張觀曰 某自守 某自守清謹見稱 以清謹見稱於盧氏之教誡 ○劉器之待制初登科 劉器之初登科 於初登科第一時 皆母之教也 勤謹和緩 勤於從政謹於持身和於待人緩於處事 常持四字 常持守四個字爲本 官以來 官至於今日 常持四字 張某自從做官 中間一後生應聲曰 三人中內有一少年 勤謹和緩 勤謹和既聞命矣 從政以勤守身以謹待人以和三事既得聞其教矣 緩之一字某所未聞 此一字之義某未聞其旨 緩者怠緩之謂非做官之要 張

益軒曰爲事固宜敏不可怠慢然爲之急處不謹則必不免有過失須徐緩而後寡詳審以裁處之何曾教汝怠緩而不及政事且謂世間何事不因怠後錯了後失於詳審而錯誤了○程氏遺書

安定胡瑗之門生若劉彝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輩往往知得猶察古道哀旨曰猶古則于天下之事理無所疑愛民則于天下之利害無不所

呂氏童蒙訓

句讀曰官守以官爲守也

論語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正色作氣曰張觀參政正容色作辭荅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賢稱指後生猶汝之義也且謂緩者遇事當從容詳審以裁處之何曾教汝怠緩而不及政事且謂世間何事不因怠後錯了後失於詳審而錯誤了○

閒甚事不因怠後錯了

伊川先生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稽古經義

齋之事愛民之事則於爲政也何有則於從政臨民之道何難之有○呂

滎公自少官守處時在官守之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稽其次子名疑問守舜從者守官於會稽郡人

治事齋之事

句讀曰滎公自少年從仕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稽其次子名疑問守舜從者守官於會稽郡人

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遵奉嚴訓不求聞達時人或有譏議其不求知聞于人以干舉薦者舜從對曰舜從荅曰勤於職事我但勤于職分內所當爲之事其他不敢不愼其他職分外之事則又不敢不謹愼乃所以求知也守職如此雖不求知

列女傳

孝婦後漢時陳州人

句讀曰守邊曰戍屬付託也

合纂曰諾謂許養母終天年蓋一諾而死生不渝矣

句讀曰紡以車績以指織以機紝以箴

而人必知之此乃○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陳孝婦年十六

所以求知之道也

歲而出嫁未有子尚未有子其夫當行戍荷戈從軍曰從戍且行時屬且其夫臨行之時

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我往從戍或生或死

未可預知幸有老母所幸孝婦有老母在堂無他兄弟備養無別兄弟以全奉養吾不還我此去若不得回還汝宜守節奉養我老母終年否婦養吾母乎汝宜守節奉養

應曰諾諾應辭也謂願養老母也夫果死不還夫後果死于戍不回婦養姑

不衰孝婦奉養老母終始如一慈愛愈固姑慈婦愛其心益堅紡績織紝治絲泉布帛女工之事以成家業以立業終無嫁意終身無改嫁之意居

喪三年居守夫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奪寡也其父母憐其少年無子而奪其寡

將取嫁之將欲取回改嫁他人孝婦曰孝婦辭曰夫主

高氏曰孝婦之行有四善焉夫死不嫁節也養姑而生事葬祭必盡力孝也諾其夫言而不欺信也欲自殺烈也

敏按田財盡費以葬者不爲身謀而專盡禮於姑也

哀旨曰復之非徒旌其節蓋以敎天下之孝也章句曰徭役無所不預也皆所干預也

後漢書列女傳

句讀曰宣字子都渤海人清謂淡泊苦謂憂勤學以清苦而成行以清苦而立士能如此亦奇也

又曰大人稱其心也先生以年君子以德稱其夫也約卽清苦之謂

時屬妾以供養老母丈夫昔日從戍去時妾既以諾之妾既許諾其言矣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夫養人老母而不能盡終是無義也許人以諾而不能信承丈夫之諾而不能踐言是無信也將何以立於世將何以自殺無義無信雖生何益乃欲以自殺其父母恐其自殺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遂使孝婦奉養其姑八年姑又至二十餘歲以天年終而天命壽盡而終孝婦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田地屋宅財物營造墳壙以葬其姑終奉祭祀終身供奉祭祀宗廟祭祀淮陽太守以聞後淮陽太守以孝婦事實奏聞朝廷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朝廷乃遣下使者賜與黃金四十斤使使者賜與黃金終孝婦之身無優養孝婦復之復除也謂除免其家之差役終身無所與

孝婦　故當時朝廷賜○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鮑宣嘗就學業於少君之父父奇其清苦少君之父奇其能勤進學故以女妻之故以女嫁之妻之君之嫁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衣裝贈送之儀嫁之資財賄甚爲富盛宣不悅謂妻曰宣不喜告于妻曰少君之父奇其能勤進學故以女妻之故以女嫁之妻之君之嫁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衣裝贈送之儀嫁之資財賄甚爲富盛宣不悅謂妻曰宣不喜告于妻曰少君汝生于富有驕奢之家習美飾習用華美之裝飾而吾實貧賤而我實生於貧賤之家不敢當禮不敢當此盛禮妻曰其妻少君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謂我父以先生能修明德業特守儉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故遣我侍從執巾櫛既奉承君子今既奉承君子得以奉巾櫛君子有命是當聽從宣笑曰鮑宣喜而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能如此我之願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少君乃斂侍御婢妾

示蒙句解曰下著短衣服首飾盡歸還於父母更換也換人著衣裳短布衣裳布裳則上衣之麤惡亦可知

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載容一廋章句曰此一章言植氏安於夫家之貧賤也

皇甫謐列女傳

曹魏時宗室曹爽其從弟曹文叔

合纂曰閔終也斷截也信猶證也決志不嫁故斷髮爲證魏主芳正始十年大傳司馬懿與爽爭權殺爽夷其族故曹氏盡死

句讀曰異其意阻幸其阻守義之意而改適也

衷旨曰斷鼻者寧毀吾形不欲裂吾節

車挽廋頭小車　**與夫鮑宣共輦歸鄉里**　**還歸鄉里**　**拜姑禮畢**　**拜謁其姑行禮既畢**　**歸鄉邦稱之**　**由是**

提甕出汲　**親提甕盆出外汲水**　**修行婦道**　**修行婦女之道**　**鄉邦稱之**　**由是**

文寧之女名令女　**文叔侯名文寧者之女喚名令女**　**文叔**

爰死　**曹文叔早歲死歿**　**服闋**　**令女既終閔服**　**自以年少無子**　**其心自度以爲年幼夫死無嗣**　**恐家必嫁己**　**慮恐父母家必欲人己嫁人**　**乃斷髮爲信**　**斷截也乃自截去其髮以立信誓**　**其後家果欲嫁之**　**其後父母家果欲以令女嫁人**

居止常依爽　**居止常依夫之兄曹爽**　**及爽被誅**　**後及曹爽爲司馬懿所殺**　**曹氏盡死**　**令女叔父夏侯文叔之妻乃是譙郡人姓夏侯名文寧者之女**

令女聞其事　**令女聞其事**　**即復以刀截兩耳**　**又以刀截去兩耳毀殘其形**

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昏　**令女叔父恐被曹氏累及乃上書於朝願與曹氏斷絕婚姻之好**

彊迎令女歸　**強取令女歸家**　**時文寧令女之夏侯文叔**　**憐其少執義**　**哀憐令女年少執節義**　**又曹氏無遺類**　**又況曹氏之族盡滅別無遺下之族類**　**冀其意阻**　**異其阻守節之意**

爲梁相　**是時令女之父爲梁州之官**　**寧出仕爲梁州相**

令女嘆且泣曰　**令女於是嘆且悲泣言曰**　**吾亦惟之**　**我亦自思之**

許之是也　**許之適人者是也**　**防之少懈**　**防備之人略少懈怠**　**令女於是竊入寢室**　**令女於是潛入寢室**　**以刀斷鼻**　**用刀自斷其鼻**　**蒙被而臥**　**掩被而臥**　**其母呼與語**　**其母呼令女欲與之語**　**發被視之**　**開其被而視之**　**血流滿床**

文選李善注曰酸鼻辛酸淚欲出
熊氏曰輕塵易散弱艸難依適然接泊醜即去矣非有纏固也而已曰耳如此曰爾
吳氏曰魏晉之際庶恥道喪背君父而事仇讎者比肩接跡聞令女之行寧不愧乎後司馬懿聞而嘉之聽令女乞子養爲曹氏後
敏捄婦人守節之事尤難況於夫家滅亡之日乎孔子云匹夫不可奪志夫令女之謂乎

唐列女傳下同
唐朝人姓鄭名義宗其妻盧氏
爾雅云夫之父曰舅夫之母曰姑
句讀曰杖兵器也
吳氏曰仁義者人性所固有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此也故鄉里有急仗義者尚赴救之明審於是損生以赴而不顧其身誦其言千載之下凜然猶有生氣嗚呼天理民彝之在人心終古而不泯滅者於此見矣

席鼻血流出滿于床蓆　舉家驚惶舉家之人驚恐恍惶　往視之莫不酸鼻辛酸淚欲出　熊氏曰輕塵易散弱艸難依適然接泊醜即去矣非有纏固也而已曰耳如此曰爾　或謂之曰或人勸之言曰　人生世間人之生於世間如輕塵棲弱艸耳有如輕微之塵棲止於艸之中易於分散　何辛苦乃爾　何爲慘鬱鬢割鼻截耳其辛苦乃如此耳　且夫家夷滅已盡且汝夫曹文叔之家誅滅已無遺類矣　守此欲誰爲哉守此節義之欲誰爲之哉　今女曰今女荅曰　豈間仁者不以盛衰改節嘗聞仁者之人不以時之盛衰而改其所守之節義者之人不以人之存亡易心義者之人不以時之變遷其所取之志　曹氏前盛之時且我夫家曹氏前日榮盛之時　尚欲保終尚欲保守節義終其身　況今衰亡況今衰亡之時何忍棄之何忍棄守節義乎　禽獸之行人之所不以異於禽獸者　禽獸者人其仁義也而棄之是禽獸之所爲也　吾豈爲乎而我豈肯爲禽獸之行乎

姑甚得婦道女婦孝敬之道　持杖鼓譟手持水杖鼓舞呼譟　踰垣而入踰越也垣墻也越墻而入　盧氏略涉書史略涉於書史則泛覽之也　事覺夜間有強盜數十人盜有盧氏家中之人盡皆奔走逃竄　惟有姑自在室其家中之人盡皆奔走逃竄惟有姑不能出避獨自居於室　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盧氏恐姑之被害不顧身命冒入白刃中而往姑側以救之　爲賊捶擊幾死被賊人捶擊幾至於死　賊去後賊人去後之時　家人問何獨不懼其家之人問曰汝何爲獨不恐懼　盧氏曰盧氏荅曰　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人之所以別於禽獸之類者　以其有仁義也爲其有仁義之美德也　鄰里有急鄰里之人或有急難　尚相赴救相赴救之人尚欲相與往救之　況在於姑而可棄乎何況在於姑之至親爲子婦者

章句以此章移前崔豈可委棄而去山南章後以爲叫言婦事舅姑之孝舊本誤在此

唐朝奉天縣竇氏家有二女

哀旨曰志操二字是不受辱根子

句讀曰剽掠攻劫也村落村居也曳拖也前謂前行捨之謂捨其妹

示蒙句解曰妹雖不死捨之而去

句讀曰京兆郡尹官姓第伍名琦字禹圭字典云尹官名今俗呼縣令曰令尹

後漢書獨行傳標英後漢時人姓繆名彤字豫公

句讀曰幼而無父曰孤更改也

哀旨曰諸婦求分數鬪難以情告以理喻以勢禁惟有自責一法萬一冀其悔悟呂氏曰身正而家未正必是未能盡感格之理只當反求諸己直是如此始是教人之道

血損折其足破壞其面流血幸而不死群盜乃捨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京兆太尹嘉美二女之貞烈奏之以其事聞于朝詔旌表其門閭下詔旌表其貞烈以此顯其門閭永繩其家丁役永遠蠲免其家丁之差役也○繆彤少孤繆彤幼時喪父兄弟四人同氣兄弟共有四人皆同財業皆共財產業及各取妻及諸弟各取妻室諸婦遂要居又數有鬪爭之言又數數有相鬪相爭之言求分異諸兄弟遂要分財產異居彤深懷忿歎繆彤深自懷念而忿嗟嘆乃掩戶自摵曰摵撻也乃閉戶自撻其身而責之言繆彤汝修身謹行呼己名謂汝平昔修飾其身謹慎其行學聖人之法效學聖人之禮法將以齊整風俗將欲施行於當世以齊整天下之風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如何使諸弟各欲分異不能自正其家乎弟及諸俗

倘萬一禍害及于姑豈宜獨生爲子婦者豈可不救其難乎

若萬一危禍

獨生於世謂生於田野之民間也

幼有志操幼小時節有志操

永泰年間群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唐代宗時永泰年間群盜數千人剽掠其村居之民

二女皆有容色竇氏二女皆有容色

長女年十九長女年十九歲

幼者年十六幼者年十六歲

二女皆有容貌姿色

長者年十九

幼者年十六

匿巖穴間避匿其身於巖穴之內

窘谷深數百尺窘路經窘谷其下深險數百尺

曳出之曳拖出之也被賊拖引而出

驅迫以前驅迫於賊之前

臨窘公義不受辱臨窘人之大義不受辱

先曰其姊先自謂曰

吾寧就死我寧可就此投死

義不受辱於大義不可受其汙辱

即投崖下而死即投身於石崖之下遂喪其生

盜方驚駭群盜之方驚駭

巍駭其姊之死巍駭其姊投於崖下

其妹繼之自投其妹亦隨之而投於崖下

折足破面流血折其足破壞其面流血幸而不死

群盜乃捨之而去群盜乃捨棄之而去

北史循吏傳
北齊時姓蘇名瓊字珍之除任南清河郡太守
裒旨曰人只見得錢財故把兄弟抹却兄弟之良究未盡泯醒之以難得而本心興矣
小補韻會曰無聲出涕曰泣
晉書列傳
句讀曰遇待也楚痛也章句曰楚撻撻之痛楚也
陳氏曰祥真純孝矣然爲覽者難得爲覽妻者更難得至孝莽一門其千古瑞氣所鍾歟
晉書良吏傳
句讀曰右僕射官名

婦聞之諸弟及諸婦聞繆彤自責之言感叩頭謝罪盡皆悔過替首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蘇瓊除南清河太守
衰旨曰人只見得錢財故把兄弟抹却兄弟之良究未盡泯醒之以難得而本心興矣
百姓乞普明兄弟爭田有治下之民人姓乞名普明者與兄爭田構訟積年不斷積年之久無能決斷各相援據各人互相扳援他人以爲證據乃至百人
小補韻會曰無聲出涕曰泣
天下難得者兄弟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爲天下之至難得者易求者田地田地者身外之物乃人所易得者假令得田地假使汝今爭得田地失兄弟失去了兄弟
心如何於汝心如何詰之以發其良心也因而下淚因發淚守兄弟誡諭之曰
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叩頭請罪乞求出外再加思省
分異十年分財異居至於十年之久遂還同住遂復還家同爨居住○
王祥弟覽王覽字玄通晉朝王祥之弟琅琊人祥孝奉繼母見前其後祥居三公之位覽至光禄卿迫其孫王導遂相元帝立國江左子孫衣冠蟬聯不替吁非孝順之篤至能致是歟
氏遇祥無道王覽生母朱氏以王祥爲先母之子待祥凶虐覽年數歲王覽年雖幼少見祥被楚撻見兄王祥被楚撻母簒兄王祥被楚撻抱護不使
輒涕泣抱持即能涕泣抱護不使母又撻至于成童至於十五歲以上成童之時每諫其母每常諫母其母
每諫其母每常諫勸其母聽覽之諫一畧止凶虐其母聽覽之諫一畧止凶虐
少止凶虐其母聽覽之諫一畧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朱氏每每以非理所當使祥爲之事又虐使祥妻以代其勞
覽與祥俱王覽與兄共爲祥爲之又虐使祥妻以代其勞
非理之事虐使祥妻亦趨而共之王覽之妻亦能體夫之心趨而共爲
王祥妻爲之朱氏憂患親之勞乃止乃無以非禮使之
朱惠之朱氏憂患親之勞乃止乃無以非禮使之○晉石僕射

沒陷沒
章句曰永嘉晉懷帝年號石勒羯胡也永嘉時作亂

鄧攸 西晉石僕射姓鄧名攸字伯道平陽人　永嘉末沒于石勒　晉懷帝永嘉末年石勒作亂晉地被陷

過泗水 乃奔走而經過地名泗水　**攸以牛馬負妻子及其弟子綏** 乃徒步而走擔負己子及弟之子名綏者　**而逃** 鄧攸以牛馬負戴妻子而逃亂　**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 攸力已子與之於樹而去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何至豫加微纏絕其奔走斯豈慈父仁人之心卒以無嗣宜哉敏按此章朱子所欲損無子嗣

又遇賊掠其牛馬 於途又遇賊人擄掠其牛馬負戴妻子而逃亂　**度不能兩全** 自度其力已子與姪不能俱全其生　**乃謂其妻曰** 乃謀謂其妻曰

吾弟蚤亾 我之弟蚤亾　**唯有一息** 唯有一子　**理不可絕** 於理不可使其後　**止應自棄我兒耳** 今欲棄之止當存姪自舍棄我兒耳　**幸而得存** 若僥倖免患得存性命　**我後當有子** 我於後日當有子嗣　**妻泣而從之** 其妻厥後乃捨棄己子而去　**卒以無嗣** 厥後

棄其子而去之 乃捨棄己子而去　**人義而哀之** 當時之人義其能存弟子而哀其不應無後

時 晉武帝年間　**庾袞二兄俱亾** 庾袞獨留於家以奉兄病而不冐去　**諸父兄強之** 諸父母諸弟皆出強之勸之也諸父乃勸之同出　**乃曰** 庾袞乃答曰　**袞性不畏病** 庾袞之性不畏疾病　**遂親自扶持** 遂親自奉飲食以扶持之　**晝夜不眠** 晝夜不眠　**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 臨哭也輟止也於其間隙之時則又撫之

庾袞獨留不去 庾袞獨留於家以奉兄病而不冐去　**諸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 次舍也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舍以避之也　**庾袞之性** 庾袞之性　**病** 庾袞之性不畏疾病　**遂親自扶持** 遂親自奉飲食以扶持之　**晝夜不眠** 晝夜不眠　**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 臨哭也輟止也於其間隙之時則又撫之

而子澄執拗不奉師命僅刊數字斯豈朱子編此書之意乎讀者其不可以爲訓

晉書孝友傳
句讀曰疫癘皆瘟疾袞字叔褒危殆謂病甚也
高氏曰人之畏疫者至父舍其子妻舍其夫無他自畏其死遂無憐於家人之死卽是心而疫癘宜及其躬矣獨袞不畏已死望其兄生迫兄既生袞亦不死蓋心正則氣正正氣全則邪氣不能下而又何疫癘得眠臥其間

之相染子

句讀曰異哉稱其所守所行異於人也

歲寒二句出論語子罕荀子曰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

北史列傳

摽兵楊播字延慶北朝元魏時爲平東將軍

句讀曰昆季兄弟也

椿字延壽津字羅漢示蒙句解曰椿津皆楊播弟名

仁兄之棺柩ヲ哀哭不止マ　**如此十有餘旬**　十日ヲ爲一旬ト如レ此親ノ自扶持スル者百有餘日　**疫勢既歇**　疫癘之勢既ニ歇ム　**家人乃反**　其家之父母兄弟出テ舍ルニ於外ニ者乃反ル　**甾病得瘉**　甾病瘉也廋瞚之病得レ瘉ルヲ　**衰亦無恙**　廋衰亦無恙　**父老咸曰**　父老鄉里之年高キ者皆稱レ之ヲ言　**異哉此子**　奇異哉此ノ子也　**守人所不能守**　人ノ所レ不レ能守ル之ヲ　**行人所不能行**　人所レ不レ能レ行ヲ者ノ哀能守レ之ヲ而庾衰能行レ之ヲ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不凋**　歲寒松柏隃ニ霜雪ヲ而後知ル君子之固メ而不レ改ニ其節ヲ　**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　始知此ノ疫癘之疾不レ能ニ相染ル於人ヲ也　○　**楊播家世純厚**　楊播其家世代純誠篤厚　**並敦讓譲**　皆敦ニ於兄弟恩義ニ遜讓ニ　**昆季相事**　兄弟相待ツ之禮　**有如父子**　有レ如ニ父子之嚴ノ　**椿津恭謙**　楊椿楊津恭敬

兄弟旦則聚於廳堂　兄弟每日早旦ニ會聚ス於廳堂之上ニ　**終日相對**　終日相對談笑　**未嘗入內**　未ニ嘗入ラ于內室ニ　**有一美味**　或有ニ一件ノ甘美之食味　**不**

句讀曰假寢不脫衣冠而寢也閤謂室之門

又曰三鼎三公之稱如星之有ニ三台鼎之有ニ三足ニ也椿爲司徒津爲司空故曰並登台鼎

集不食　兄弟不ニ曾集ツ則不敢先食ラ　**廳堂間往往帷幔隔障爲寢息之所**　廳堂之間常常於帷幔ニ隔障ニ之ヲ爲ス寢臥ノ燕息之所　**時就休偃**　時常ニ就キ於其間ニ休息偃臥　**還共談笑**　還共ニ談論歡笑　**椿年老曾他處醉歸**　後來兄椿年老曾ラ於ニ他處ニ飲醉ニ歸リ來ル　**津扶持還室**　其弟楊津扶持還ル於私室ニ　**假寢閤前**　慮ニ兄之不ニ安カラ又假寢臥ス於兄寢閤之前　**承候安否**　承ニ候フ兄之安否ヲ　**椿津年過六十**　楊椿楊津年紀俱ニ六十歲　**並登台鼎**　兄弟二人皆爲ニ宰相ト　**而津常旦莫參問**　而弟楊津常旦莫參ニ問ス　**子侄羅列階下**　諸子諸姪羅列シ省ニ候ス於廳階之下ニ　**津不敢坐**　弟楊津則不ニ敢テ坐セ所謂相事如キ父子ノ也　**椿不命坐**　兄楊椿不ニ命セ之ヲ坐ヲ　**椿每近出**　兄每常出行ニ雖レ近ト　**或日斜不至**　或日至晚ニ未ノ歸ラ　**津不先餐**

標題揚椿戒子孫云吾兄弟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日中不食恐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三不忍別食也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又不如吾等一世也

句讀曰緦麻之服同炊爨四世不分異也此史列傳

標英隋朝吏部尚書姓牛名弘字仁里其弟名弼定安人也爾雅云夫之弟曰叔句讀曰直猶但也章句曰此一章言弟雖不才而亦當親愛

弟不敢先飯　椿還然後共食　食則津親授匙箸

其飲食之時則弟津既親奉兄長匙與箸　味皆先嘗

嘗飲食皆先嘗視其寒暖之節然後敢進　然後共食

待兄還家然後食　津爲隼州

先時楊津既出仕爲官於隼州　椿命食

兄命飯之食　然後食

敢食　弟然後

隼州　椿在京宅

兄在京中之宅　每有四時嘉味

每於四時有嘉美之食味　輒

因使次附之

即因使人往京次第寄附于兄　若或未寄

若或未寄能寄附　不先

不敢　一家之內

楊氏一家之內　男女百口

男子女人總百口之衆　入口

不敢先食　一家之內

雖緦親戚之人猶且同居共爨　庭無間言

於孝友一家庭之內無間言　緦服同爨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酗

弘曾醉酒射殺兄牛弘之駕車之牛　弘還宅

弘自飲酒醉而發狂　嘗醉射殺弘駕車牛

牛弘駕車之牛叔弼射殺叔弼之駕車牛弘曰　其妻迎謂弘曰

其妻趣迎而告于夫　其妻遲

于夫之怒也　弘曰

牛弘答曰　大是異事

大是怪事蓋欲啓夫之怒也　色自若

其面之顏色自如而不變　讀書不輟

輟止也讀書不止可見其德量寬泄不以爲怪　直答曰作脯

但應之言可以作脯　弘聞無所怪問

牛弘聞妻言不以爲怪　坐定

牛弘既坐定　其妻又曰

其妻趨迎而告于牛弘曰　叔射殺牛

叔射殺牛駕車牛　其妻遲

○唐英公李勣貴爲僕射

僕射唐宰相名其尊貴爲僕射之官　其姊病

其姊患病　必親爲然火煮粥

必親自爲姊燃火煮粥　火焚其髮

被火焚其髮　姊曰

姊辭曰　僕妾多矣

僕妾衆多足以事我　何爲自苦

何爲親自燃火焚其髮　如此

如此其髮自苦　勣曰

李勣荅曰　豈爲無人耶

我今燃火煮粥豈爲無人耶　我今年老

今念姊之年亦衰老矣　勣亦老

勣之年亦衰老矣　雖欲數數爲姊煮粥以盡我之情

雖欲數數爲姊煮粥以盡我之情　復可得乎

安可得乎

唐書列傳

勣本姓徐爲唐相封英公賜姓李字懋功曹州人

衷旨曰無入數語有喜其得然然其不常然二意

范大史文集
其兄名康字伯康
吳氏曰奉之如嚴父敬之至也保之如嬰兒愛之至也老人賜胃弱易飽易饑氣體虛易寒易熱故公撫問之勤如此

呂氏童蒙訓下同
句讀曰故家舊家惟獨也
標英姓晁名說之字以道濟州人也
章句曰尊父行者稱之爲叔長年長於我者稱之曰兄
益軒曰不呼字則不稱名不言而可知

章句曰以上實長幼之序
句讀曰公名拯字希仁孝肅謚也宋廬州人尹京時爲京尹之時

章句曰委託也

陳氏曰人性皆善未嘗有惡世人喜言無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司馬溫國公待其兄友愛之情尤加厚）伯康年將八十（其年紀將近八十歲）公奉之如嚴父（公奉事之如嚴父）溫公謂敬之至也保之如嬰兒（保護之如嬰孩）謂愛之至也每食小頃（每於飲食後至少頃時）則問曰（則問于兄曰）得無饑乎（腹得不饑否）天少冷（天氣寒時）則拊其背曰（則撫摩兄之背而問曰）衣得無薄乎（衣得不薄否）○近世故家（近世舊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教戒其子弟皆有法則調度）群居相呼（群衆居處時相與呼）外姓尊長（外姓非本宗也尊長父兄之行輩也）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及表兄弟之道也）諸姑尊姑之夫（諸姑姑夫也）必曰某姓姑夫（必稱姓）某姓尊兄（若及也謂表叔伯稱姓稱行稱位謙厚之道也）諸姑尊姑之夫（諸姑姑夫也）必曰某姓姑夫（必稱姓）某姓尊稱（稱姓稱行稱位）亦未嘗敢呼字也（不敢稱名不敢稱字以祖父之尊也）其言父之交友同游者（其稱父輩中之交友同游者）必曰某姓幾丈（丈長老之稱必稱姓稱行）黨交游（其稱父輩中之交友同游者）亦不敢稱名（稱字以其有父之尊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當是時故家舊俗禮義之盛皆不能如晁以道家法之正也）○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其治下之民有自稱曰某人以白金百兩寄托我家今其人已死矣）子其子不肖（其子不肖）不受（願還）還之（願尹命京兆尹召還之）尹召（京兆尹召）其子（其子）還之（還之）其子辭曰（其子辭讓之一曰）亾父在時未嘗以白金委人也（亾父在時未嘗以白金委人）公聞之曰（公聞其）世人喜言無（世人喜言無）

二人互相辭讓之（二人互相辭讓）呂滎公聞之曰（呂滎公聞）事而歎之曰（事而歎）世人喜言無（世人喜言無）

好人者則是不知己性本善甘於暴棄而不悔豈不自害其身乎

句讀曰古人謂孟子盍疑辭此指讓金而言猶言此等事也

前漢書列傳

標英石奮漢文景時人四子長子名建次申次乙次慶皆位至三千石故號曰萬石君

句讀曰歸老老而歸也路馬說見稽古

童句曰申申怡悅也訂訂和悅也唯謹子孫僮僕雖和悅而不放肆也

論語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句讀曰孝謹即下宮門闕等事齊猶謹也

族屬之中年老長成者見祖父衣露肉再三請罪引改之願改其過乃許乃許其改過而復食

子孫勝冠者在側子孫有冠服者年及成人而當冠服者侍立在側雖燕必冠萬石如也其容貌申申如也然舒遲也僮僕訢訢如也

君雖是燕處閒居之時亦必冠冠帽

申申怡悅也

訢訢和悅也

僮僕在側訢然恭順也

唯謹惟致謹而不敢放肆

上時賜食於家常時賜食其家

上前雖受賜于家其見禮如在君上之前

敬其執喪哀戚甚其執親之喪哀戚之甚

子孫遵敬亦如之子孫遵奉教令亦如萬石君之敬

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于郡國所以萬石君之家以孝道嚴謹之名稱聞于郡國之中

雖齊魯之間齊國魯國之諸儒者之素以質朴行實之名稱聞于時

皆自以爲不及也聞萬石君家之孝謹蓋自以爲不及也

長子建爲郎中令長子石建爲郎

好人者則是不知己性本善甘於暴棄而不悔豈不自害其身乎

句讀曰古人謂孟子盍疑辭此指讓金而言猶言此等事也

前漢書列傳

標英石奮漢文景時人四子長子名建次申次乙次慶皆位至三千石故號曰萬石君

句讀曰歸老老而歸也路馬說見稽古

好人三字者今世俗之人喜說無好人之三字者必其身性本善甘於暴棄而不悔豈不自害其身不能行善故發是言可謂自賊者矣此可謂自害其德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爲堯舜且古之孟軻氏有言人性本善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以此事觀之而知人性之皆善

○萬石君奮歸老于家賜歸老于家過宮門闕也過君門闕必下車趨而步趨見路馬路車之馬必軾焉

軾車前橫木以憑軾以致敬焉子孫爲小吏小吏官也子孫有爲小官者來歸謁來歸于家省謁祖父萬石君必朝服見之見之以禮也不名不呼其名者謹厚之至也子孫有過失子孫或有過誤差失不誚讓不誚讓不責讓而對案不食飲食設於案對之不食不以自責也

然後諸子相責然後諸子悔過互相自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因長老肉袒固謝罪

中令之官　少子慶爲內史　內史之官　建老白首　時石建年老髮白　萬石君尚無恙　恙病也而其父萬石君雖老尚且康健而無病　每五日洗沐歸謁親　歸家謁其父　入子舍　往入子舍　窺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　帬音裙後人衍衤小衿衫也　身自行洗濯浣滌　復與侍者　御之人　不敢令萬石君知之　身親之小衫若今汗衫也此師古說句讀爲帬帬器甚似鑿衣裏旨曰豈浣滌之典又哉蓋必親爲之恐未盡潔　句讀曰外門巷門舉宗鄰言闔族讓責也　聞之不食　萬石君聞之對食不食　以自責　慶恐　石慶見親不食而憂恐　肉袒謝罪　袒衣露肉請罪　不許　萬石君不肯　舉宗及兄建肉袒　舉宗族長幼及兄石建請罪　萬石君讓曰　萬石君責之曰　內史貴人　汝爲內史之官是尊貴之人　入閭里　入閭里不下車　里中長老皆走匿　閭里中長者若皆奔走避匿　里中自如　而內史自騎其貴安坐車中意氣自如　固當　固當於理　而內史坐車中自如　蓋反辭以責之　乃謝　乃許謝罪　罷慶　罷慶之責而復食也　慶及諸子入里　趨至家　則下車步趨　至家　○疏廣爲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　疏書也謂上書于朝　門　里門二十五家之巷門也因石慶不下車入至巷門　里中長老皆走匿　閭里中長者若皆奔走避匿　車之責故後石慶及諸子入至巷門

集疏曰廣謂兄子受家人貲餘金以供給饌具居家有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云云

句讀曰大人卽廣所愛信之高年兄弟也

師古曰悖惑也

人廣所信愛者曰昆弟也兄弟老言五人爲下子孫者望也及下我頗立產業基址以爲子孫家君有富貴之時頗可置立產業基址頗可置立產業基址以爲子孫家君有富貴之時

丈人所從往也丈人宜往丈人昆弟老人處所勸說君置田宅說誘家君老人卽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昆弟之老人卽於閒暇空隙之時對疏廣言此買置田宅以爲子孫業

今日飲食費且盡今日飲酒食肉將君上所賜之金費用且盡

也計

宜從之計

今日飲食費且盡

悖惑也

師古曰

句讀曰大人卽廣所愛信之高年兄弟也

關歸老故鄉云云

也豈如父子相隨出

殆功遂身退天之道

集疏曰不亦可乎之下漢書有於是族人悅服之數字

後漢書逸民傳合璧曰漢龐公字德公隱居襄陽其足迹未嘗入城中府中標英劉表字景升漢

衷旨曰賢且不可而況于愚乎

高氏曰疏廣之行有三善焉髡骨早歸勇也廣君之恩賚金以樂宗族故舊仁也不以多財遺子孫令爲犹志益過聚怨之府智也

則子孫倘有富有貴而不務勤勞是但敎之以惰耳

賢而多財爲人賢德而有錢財者

則損其志爲多財所累則志不勉有所分

愚而多財爲人愚頑而多錢財者

則益其過則恃財妄作驕盈多過惡也

且夫富者衆之怨也且夫我既不能散

吾既無以敎化子孫今我既不

與凡人齊與常人一齊

足以共衣食足可供給衣食

令子孫勤力其中

顧自有舊田廬顧由念也

令子孫勤力其中

置田宅之計

廣曰疏廣答曰

吾豈老悖耄乖悖

不念子孫哉

不冥思念子孫生計哉

顧自有舊田廬

使子孫勤勞用力於其中

足以共衣食

等則可矣

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贏亦餘也

但敎子孫怠惰耳

則損其志爲多財所累則志不勉有所分

益其過則恃財妄作驕盈多過惡也

且夫富者衆之怨也且夫我既不能散

吾既無以敎化子孫今我既不

賢而多財爲人賢德而有錢財者

愚而多財爲人愚頑而多錢財者

則

則子孫倘有富有貴而不務勤勞是但敎之以惰耳

賢而多財爲人賢德而有錢財者

愚而多財爲人愚頑而多錢財者

則

益其過則恃財妄作驕盈多過惡也

且夫富者衆之怨也且夫我既不能散

吾既無以敎化子孫今我既不

損其志爲多財所累則志不勉有所分

富於錢財者積而不施則爲衆人之衙怨也

能以善道敎導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卻不欲使之多財以增益其過而衙怨於人

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卻不欲使之多財以增益其過而衙怨於人

能以善道敎導子孫

富於錢財者積而不施則爲衆人之衙怨也

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又況此金是聖君所以優養我

年老之臣

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故設置酒食樂然與鄉黨宗族之人

共享聖君之賜

以盡吾餘日以終我之老景

不亦可乎豈不可乎○龐公

敬如賓夫婦互相恭敬如賓客

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

龐公釋耕於壟上釋耕罷也龐公罷耕作田壟之上以迎之

而妻子耘於

劉表侯之

之宗室時爲荊州刺史聞其賢乃往而訪之

句讀曰龍田間高處也畎田間水道也又曰富貴者易危勤勞者常安理勢然也

南史隱逸傳

標英晉時陶淵明字元亮爲彭澤縣令尋陽人

句讀曰家稟妻子也力僕也給與也贍也遇待也

前而其妻與子耘艸於其前表指而問曰劉表指其所習之事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畎田溝也而不肖出仕受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遺猶及也后世將何利澤以及於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舉世之人居富貴者皆遺子孫以危幾也今獨遺之以安我今自食其力無所顧慮而獨遺子孫以安樂雖所遺不同其所遺於子孫者安危雖不同未爲無所遺也未爲無遺於子孫也表歎息而去劉表聞其言知其立志高雅不可以利祿

乃歎息而去

○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不下人妻小隨任

送一力給其子送一僕與其子

書曰所寄家書云汝旦夕之費爾旦今遺此力助汝薪水之勞今遺

晚之勞費自給爲難自己供給爲難

送此僕助汝採薪汲水之勞此亦人子也此僕雖賤亦是他人愛養之子也可善

遇之遇待也可以善道待之戒勿凌虐也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

北史列傳

崔孝芬字恭撝北朝博陵人仕至大常卿兄弟二人有孝道禮義慈愛敦厚

合篡曰衆對分給則無私之至矣

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弟名孝暐爲趙郡太守奉事兄孝芬克盡恭敬

和順之禮

坐食進退或坐或食或進或退

孝芬不命兄不命之則不敢也

諸婦亦相親愛諸婦孝芬兄弟之妻於妯娌之情於觀感亦自相親愛

雞鳴而起每日於雞初鳴之時興起旦溫顏色旦溫昏籍兄之顏色此盡其順也

有無共之於衣服飲食之類有則共無則共無

一錢尺帛一文之錢一尺之帛雖微小不入私房不敢專也

孝芬叔振既亡孝芬之叔崔振既死

若事所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後來崔孝芬兄弟承奉叔母李氏

若事所生若奉事生身之母之禮

旦夕溫清溫暖之也清涼之也

出入啓覲啓白也謂

高氏曰此古子婦事舅必告也覲見也謂反必面也家事巨細家中之事或大或小一以咨決咨稟也凡父母舅姑之禮也而芬兄弟以此事其叔母所謂心於禮者之禮矣

文中子開朗篇標英王疑字叔恬文中子之弟唐貞觀中拜監察御史雖是尋常居處亦必慄然嚴肅也

句讀曰慄嚴謹貌御治也

合辟曰聖人之書乃禮義之宗公服禮器乃禮法之守阮氏曰不假皆自足也

寸以上則雖一尺一寸以上之寡皆入李之庫亦皆入於叔母李氏之庫四時公賚賚與也四時謂春夏秋冬之衣衫之類有所分與子孫李氏自裁之或多或寡皆聽憑叔母裁決每兄弟出行有獲獲得也每常閭兄弟葦出於外或有所得則尺寸以上如此不紊常法歷二十餘歲如此之久○王

凝常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子孫之分雖卑不敢見著公服禮衣則不然馬閨門之內禮法整肅有如朝廷之嚴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勤以事事儉以制用恭以持己恕以待人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以追遠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聖人之書六經四書是也公服朝服祭服是也假借也不可借於人亦不可借人

屋什物必堅朴垣牆也屋居室也什物器物也營造之時必欲其堅固而朴素曰無苟費也戒曰無得華飾於外苟費其錢物也門巷果木必方列巷謂門外之道果木必要方整成列曰無苟亂也戒曰無得傾斜失次苟亂其行列也○張公藝

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北史高齊揚隋李唐三朝重其義皆旌表其門戶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封謂封土爲壇以祭也幸其宅謂天子至其宅民臣被其德以爲僥倖故稱其幸唐朝麟德二年高宗皇帝祭泰山而車駕臨藝宅召見公藝高宗名請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道方也乃問其所以能和睦宗族之方法公藝請紙筆以對張公藝於是請求紙筆以對答乃書忍字百餘以進乃書進獻於高宗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張公藝書忍字之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和協者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

集疏曰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曰什物句讀曰蓋其爲人不苟故每事亦不苟如此

唐書孝友傳東平郡壽張縣人張公藝其家父祖以來至九世之久同居共食

章句曰恐含恐隱恐也呂氏曰恐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愼勤之外更行一恐何事不辦云云

句讀曰恐耐也恊和皆由在上者分給衣食或有不均平處卑幼責望尊長之不備是更相責望也乖戾也雍和也

韓文

唐朝韓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卒賜謚文公至宋神宗朝封昌黎伯從祀孔子廟庭董生名南連舉進士不得志故文公作歌行以送之所以叙其孝慈之德也

句讀曰董生隱居行義於淮泗之間時之人不能與儔韓子爲作此詩蓋賦而興也章句曰行詩體名韓文註不能千里者天子不聞董生之名譽孝義之聲以興董生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遐者也

哀旨曰徵租更索錢可以想其貧可以想其安貧又曰甘旨亦從耕漁得來

又曰孝慈字從父母妻子來

吳氏曰董生孝慈之行獨天知之故祥瑞見於異類如此

示蒙句解曰鵲不知

里入淮流不能如淮水於淮流以比董生居下不能及遠也

州屬縣有安豐壽州縣有安豐唐貞元年時唐朝德宗貞元年間

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安豐縣人董生名召南隱居不

時賢人董生行曰淮水出桐柏山淮河之水

耶史不能薦董生朝出耕勸息董生於早朝出外耕作夜歸讀古人書暮夜之

勸息終盡其日之不得休息或山而樵樵採薪也

或入厨具甘旨入庖

或水而漁漁捕魚也或往於山而採薪或入於水而捕魚

厨則具父母之甘旨堂上則省父母之起居

安其孝養不感感然憂愁妻子樂其慈愛不咨咨然嗟怨

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暮夜之時歸家讀古聖人之書

盡日不得息終日不得休息

爵祿不及門所以官爵俸祿不及其門

門外惟有吏門外惟有公差之吏

日來徵租更索錢每日來徵催租稅更又索取錢財

嗟哉董生行義於其中

孝且慈重嘆之以發下文之語謂董生能孝於父母而且慈於妻子

惟有天翁知天翁猶言老天也

生祥下瑞無休期使其家生禎祥降異瑞子也其家有狗既生子而有狗乳出求食乳生子而無休息之時期

不識其孝慈

人不識令時之人不識其孝慈

犬之吻食以己所食之物哺之故不食出外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庭中拾蟲蟻啄言啄而不止也於庭中拾其蟲與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哺喂之章句曰彷徨徘徊也章句曰躑躅跳貌彷徨躑躅久不去悲哀彷徨躑躅久不去足也至於長久而不忍離去以翼來覆待狗歸用翼來覆蓋狗兒狗母歸來與儔嗟哉董生誰將以翼來覆待狗歸董生之孝慈感化於異類亦相與儔嗟哉董生之孝慈無人可與之爲儔類時之人夫妻相虐今時之人夫妻互相虐害兄弟爲讎兄弟結讎爲仇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且貴而食君王之俸祿不慈愛有如此誰人將與之爲儔類亦獨何心此人亦獨是何等之心哉嗟哉董生無與儔嗟哉董生之孝慈無人可與之爲儔類○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字子寬河東道節度使姓柳名公綽字子寬河東節度使官名夫之間最擇其有治家之法度中門東有小齋中門外之東廂時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當時在公卿大夫之間最擇其有治家之法度中門東有小齋一小齋房自非又曰仲郢節度之子字諭蒙公攽節度之弟字誠懸

哀旨曰讀史論文期于明道講議居官治家正欲識齊治大旨聽琴則有以得其性情之正集疏曰人定鐘亥時也

朝謁之日自非是朝謁見上之日平明之時即出至于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諸衆也皆整冠束帶於清晨時省候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公綽乃裁決諸私家之事接賓客接待賓客禮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與弟及諸從弟再會食聚而食自旦至莫莫音暮○自旦至暮不離小齋不離去小齋燭至燭至日晚燈燭既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則命子弟一人手執經書史書親讀一遍了以廣其知識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乃即講論經史或論文或講論文章或論文或講論文章以達其正義或聽或聽琴或聽彈琴以禁其邪思至人定鐘至人安定之時鳴鐘之時然後歸寢然後各歸就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諸子仲郢等後侯於中門之北凡二千

句讀曰曰節度言也聽猶許也集成曰先君卽子瀞爲丹州刺史

句讀曰姪謂兄弟之女奩鏡匣也韋句曰繢文繒也文繒絹染爲文者益軒曰染爲文者謂不繡而省功也

句讀曰其指節度也以上言家法之在外者

餘年如此者凡二十餘年之久未嘗一日變易未嘗有一日變其禮法其遇饑歲其遇饑荒之歲則諸子皆蔬食則諸子皆蔬食父沒稱先君之食不得食肉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弟隨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之時以學業未成以我等學業未就不聽食肉不許食肉吾不敢怠也吾至今不敢怠忽先君之訓姑姊妹姪有孤嫠者姑姊妹姪女之中有孤而無父夫者雖疎遠必爲擇壻嫁之雖是傍親而疎遠亦必爲之選擇賢婿以嫁之縞文縞絹染爲文縞皆救飾之奩卽鏡臺也皆用刻木爲之婢僕素而易成也縞文縞絹染爲文繒常言必待資裝豐備公綽常曰若必資裝豐備待資裝豐備而完備何如嫁不失時何如不失時言若待豐備必失時也及公綽卒及至柳公綽死後仲郢一遵其法一遵依其父所行之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事父柳公綽之敬非甚病非有甚疾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凡見叔柳公權未嘗不整冠束帶爲京兆尹鹽鐵使柳仲郢爲京兆尹無鹽鐵使之時其職可謂顯矣出遇公權於通衢出外或遇見叔公權屢以爲言其叔公權屢以爲言仲郢必整冠束帶立候于馬前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執笏而立端正候公權過等候公權過叔公權後去乃上馬然後敢上馬公權莫歸叔公權外出至日晚來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仲郢必整冠束帶迎接立候于馬前公權屢以爲言而柳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終不以官達有小改其叔公權之名也家法嚴肅儉約韓氏家法嚴正其齊肅節儉省約爲搢紳家楷範可爲搢紳家楷範韓氏三年嫁歸柳公綽之家楷模規範歸柳氏三年至三年之久未嘗無少長未嘗

句讀曰婦人謂嫁曰歸

標英柳公綽之妻姓韓氏卽仲郢之母也

定直曰爲言者辭謝之言也

句讀曰歸覲歸寧父母也

章句曰金碧輿唐命婦所乘者集疏曰竹轎肩行之車也

句讀曰二青衣二僮使也屣徐行貌資助也此言家法之在內者

五代史

五代史南唐時江州德安縣陳氏名兢之家十世同居共爨宗族長幼七百人集成曰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未冠笄者別席鄉鄰化其

德孚鄙云牢閑也閣所以繫牲牷也

句讀曰犬知愛其類和順之所感也

溫公家範

標英李相名昉字明遠滁州人爲宰相故稱李相

章句曰日給餉餉糧也每日給以糧也

蓋其孝友之至感化異類而然也

○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國朝溫公自謂本朝也謂下我宋朝之公卿大夫能遵守先人之家法至於久遠而不衰替者

唯故李相家獨也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子孫世世共爨猶且同居而不分長幼至二百餘口

猶同居共爨住共爨而食

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舍所收之債錢及有官位者之俸祿餘資

皆聚之一庫皆收聚藏之一庫

計口日給餉計算人口每日給與粮

婚姻喪葬所費吉凶事務所須費

皆有常數皆有合用出入之常數以爲定式

分命子弟掌其事分命諸子諸弟皆執其事

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規模家法也其治家之法大概出於李昉之子翰林學士宗諤字武昌制作也

粉苓黃連熊膽和爲丸常命家人研黃連苦參熊膽三件苦藥爲末和合爲丸如彈子大

賜諸子分賜與諸子仲郢仲憲裴輩

每永夜習學令之以資勤苦每於長夜令其含之以助勤苦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

設廣席每日飲食時鋪設廣大筵席

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長幼依次序列坐而共食之

有畜犬百餘有所畜養之犬百餘隻

共一牢食牢圈也亦共一牢而食

一犬不至若有一犬不至

諸犬爲之不食則諸犬皆因之不食

章句曰十一事言家教以見五倫皆係於此

後漢書列傳標兵第五霸姓倫名字伯魚京兆人漢章帝時爲司空倫以公正見稱于時

句讀曰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竟終也

朱子曰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曰如十起與不起便是和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

後漢劉寬字文饒爲南陽太守後爲太尉正誤曰當朝會將往朝而會集也

程子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怒爲甚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衷自曰美爛汝手乎問焉不問人之心

後漢張湛字子孝平陵人

名實明倫　李氏曰首十章實父子之親次八章實君臣之義次五章實夫婦之別次十章實長幼之序次一章實明友之交後十一章通實五倫之義或問此篇似少朋友章朱子曰當時是衆編類來偶缺此耳

或問第五倫曰　或人疑其不能無私故問於之曰

公有私乎　公之爲人亦有私情

對曰　第五倫答曰

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　昔日有人送與我一日能行千里之馬

吾雖不受　而我雖不受其馬

每三公有所選舉　倫每常有所選用舉人才

而亦終不用也　而亦終不用此私情以于譽之正也

吾兄子嘗病　又假如吾兄之子嘗有病

有疾　吾子有疾

夜十往　一夜之間十次往問之

退而安寢　雖往問之及退而歸則安然就寢

吾子未省視　我雖不去省問看視

而竟夕不眠　而終夜不眠

夜不能眠寢

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若此二事推之豈可謂之無私情乎

劉寬雖居倉卒　居猶遇也雖遇倉卒忙急之際

未嘗疾言遽色　未嘗有疾遽之言語急迫之容色

夫人欲試寬令恚　恚音惠○夫人妻也恚怒也其妻以公性急而寬神色不異平時

伺當朝會　伺候也候其臨當朝會見君之時

裝嚴以訖　裝著朝衣嚴整已備

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　乃使侍婢捧肉羹向前詐跌以翻汙朝衣

婢遽收之　其婢急收之

寬神色不異　而劉寬之神氣顏色不異平時

乃徐言曰　乃徐徐而問其婢曰

羹爛汝手乎　恐熱羹壞爛汝之手乎

其性度如此○張湛矜嚴好禮矜莊嚴肅而又愛好古禮

動止有則　一動一靜皆有法則

居處幽室　雖居處於幽靜之室

必自修整　衣冠必自家修治整飾

雖遇妻子　雖與妻子相遇

若嚴君焉　若尊嚴之君常在焉

及在

句讀曰漢以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共治長安城中

漢書註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

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正字通曰寺官吏之所止也又佛寺漢明帝時攝摩騰自西域白馬馱經來初止鴻臚寺爲創立白馬寺後遂名浮屠居曰寺

漢書註郡守所守所居曰府府者尊高之稱

下公門云云解見蘧

古篇

標英揚震字伯起弘農人在荊州時其所舉蒋茂才姓王名密者爲昌邑之令尹

集疏曰茂才秀才也避光武諱改曰茂才

態氏曰明不欺天幽不欺神內不欺心外不欺人

章句曰此一章復實心術與第五倫不受

馬相發明

後漢時茅容字季偉陳留人躬耕于野與同等輩之人避雨於樹下

句讀曰夷踞蹲坐也危坐以尻著蹠而坐也

林宗名泰太原人

鄉黨及在鄉黨之中詳言正色

詳盡其言語端正其顏色

三輔以爲儀表

時張湛爲三輔之官故三郡之官皆以爲儀範表率也

建武初爲左馮翊張湛於漢光武建武初年爲左馮翊太守告歸平陵告平陵之鄉望寺門而步

古者稱太守縣官皆曰明府謂湛爵位尊貴而德望重大

不進前告曰明府位尊德重

張湛自慢其身宜自輕

不宜步行

下車於公門軾路馬

馮式於路馬

中恂恂如也

必恂恂然信實

何謂輕哉

自輕甚哉

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

後楊震又遷東萊太守將之郡道經

宜盡禮

所當下車步行

以盡吾禮

何謂輕哉

何可謂之

○楊震所

父母之國

今歸於平陵之鄉乃吾父母之國

所

昌邑王密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

懷金十斤以饋楊震蓋謝舉荐也

震曰故人知君

楊震自謂也君指王密也

君不知故人而君不知我之賢而荐之也

何也

何不知我之心也

密曰莫

王密曰

夜無知者

莫音暮○今昏夜之時無有知見者

震曰天知神知

楊震拒絕之曰

我知子知

內而我之心不可欺也

何謂無知

外而子知人不可欺也

何之無知

何可謂之無知

密愧而去

王密羞赧懷金而去

○茅容與等輩

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

衆人皆蹲踞相對而坐

容獨危坐愈恭

茅容危然獨坐愈加恭謹

郭林宗行見之

林宗行過而見之

而奇其異

遂與共言

遂與茅容共談

因請寓宿

茅容因而就請林宗

而敬其容貌

獨異於衆人

遂與共饌

旦日容殺雞爲饌

旦日明日也茅容殺鷄設饌

林宗謂爲己止宿于家

晉書列傳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
爲廣州刺史後至太
尉陶潛其孫也
句讀曰時中原陷沒
侃欲致力興復故朝
夕運甓以習勞也
合璧曰時東晉定國
江左中原之地爲劉
石所據

設郭林宗之意自謂
此饌爲我而設　既而供其母　設饌既備而
供奉其母　自以
艸蔬與客同飯　飯食也　菜與林
宗同食　林宗起拜之　林宗因
其孝起
而拜之　曰卿賢孚哉　稱卿者蓋尊之也　因勸令學
之令其從
學　卒以成德　終以成就其德
而不止於此也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
州無事　蓋廣南事簡易
治故在州無事　輒朝運百甓於齋外　甓磚也
百甓百
甎也　晚時則又搬運於齋房之內　人
問其故　或人問其搬甓之故　答曰　陶侃
答曰　吾方致力中原　吾方欲
興復中原之地　過爾優逸　今州
過於優閒安逸　恐不堪事　倘出遇
不堪其勞苦　大事恐
其勵志勤力　陶侃勉勵其
志勤勞其力　皆此類也　皆運
類也　後爲荆州刺史　後轉爲荆
州郡刺史　侃性聰敏　陶侃之才性
聰明敏達

句讀曰閫外謂邦域
之外晉處江左以荆
楚爲國之西門
合璧曰古者人君命
將之辭曰閫以內寡
人制之閫以外將軍
制之時陶侃都督荆
州故曰閫外多事謂
藩閫之事多也

句讀曰陰光陰也裒
旨曰大禹處洪水之
時三過不入惜陰也
朝暮運甓亦惜陰也
惜分陰非勉衆人是
自勉

勤於吏職　且勤習於
吏職之事　恭而近禮　接人以恭而
近於禮節　愛好人
倫　愛好人之倫理　謂其尚名教也　終日斂膝危坐　終
日斂膝而危然而坐　閫外多
事　閫門限也　千緒萬端　如絲縷之煩有
千緒二看萬端　罔有遺漏　陶侃在
州無有遺失　遠近書疏　或遠或近往來之書
札及條陳之文疏　莫不手答　無不親手裁答
筆翰如流　翰書辭也　筆下翰如水之流　未嘗壅滯　未嘗壅塞滯碍
引接疏
遠　且又引接疏遠之人　門無停客　門下無停息之客
謂勤於吏職也　常語人曰
寸陰　陰日影也　古之大禹是聖人
也乃能愛惜一寸之光陰　至於衆人當惜分
陰　至於常人又非聖人之比當
孜孜勤勉愛惜一分之光陰　豈可逸游荒醉
豈可安逸　生無益於時　其生也無一德
補益於當時　死無聞於
游蕩荒醉酒虛度光陰

章句曰吏將屬將也
書舜典蔡註鞭作官刑者木末垂革官府之刑朴作敎刑者夏楚二物學校刑也
句讀曰浮華謂老聃莊周之言虛而無實也攝斂束也養望通鑑作跣足逸遊荒醉談戲廢事蓬頭跣足皆老莊尚玄虛棄禮法之流弊
唐書裴行儉傳
王勃字子安絳州人六歲善文辭楊炯華陰人舉神童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十歲調鄧王府典籤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
句讀曰浮躁不沈靜也淺露不深潛也
漢書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
韓文孔戣墓誌銘
標英孔戣字君勝孔子三十八世孫
句讀曰懦柔弱也言

後其死也無一善傳聞於世是自棄也則是自棄其身心者諸參佐或以謔戲廢事者陶侃所屬諸參謀佐貳之官或有以清談戲耍而荒廢其政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蒱擘蒱戲也博局戲也卽雙陸也乃命人取之過只是牧養猪羊奴僕玩戲之具耳老莊浮華老聃莊周其說虛浮華靡非先王之法言非是古先聖王法度之言不可行也此皆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君子當以周孔爲中正其威儀檢束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何得不蓬亂其頭髮不遵禮法自謂卯達耶自謂之宏大曠達也○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皆有文才之名聞于世謂之四傑當時之人稱傳謂之四傑裴行儉曰裴行儉字守約仕至吏部侍郎有知人之明預爲之品題曰士之致遠士君子能致其遠大之期望者先器識而後文藝今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三人雖文章才藝而浮躁淺露而其爲人則輕浮忽躁淺薄鄙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沈靜獨楊炯沈默而不妄言安靜而不妄動也餘三子若得善終則爲幸其後勃溺南海其後王勃沈溺於南海而死照鄰投潁水盧照鄰投於潁水而死賓王被誅駱賓王佐李敬業起兵討武氏而死炯終盈川令炯終身於盈川縣之令尹皆如行儉之言○孔戣於爲義若嗜慾若口之嗜食不顧前後不顧慮前後而爲之於利與祿於利則財利與

其勇於爲義而怯於趨利祿如此
柳氏家訓下同

句讀曰外藩謂節度使取屏蔽之義也敏按柳公綽居藩府爲節度使之時集疏曰仲郢等敬慕賓不呼其字而稱文公綽又許慕賓皆不辭仲郢等之拜而受納之又公綽父子未嘗相笑

柳仲郢字諭蒙公綽之子以禮法持身

句讀曰端坐拱手束帶敬也厩無良馬衣不熏香儉也讀書不釋卷勤也

集疏曰大鎮指外藩

言非官名

盎軒曰退必讀書論語所謂仕而優則學也

句讀曰在官以下皆柳氏之家法

示蒙句解曰度化度之義言令人作僧道凡西土之法欲爲僧道者必乞官府之度牒不然則不得檀爲僧道又曰非理所得財賄皆曰贓

句讀曰廩倉廩帑藏皆庫名吳氏曰食儲帑藏盈溢於始至出納有籍用無所私而致也

位則畏避退怯則畏懼退避退怯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

時一至其藩鎮之境內郡邑之人未嘗知之既至藩府每出入於省謁之時常呼幕賓爲丈

幕爲莫○幕賓幕下之賓謂參謀之官一卿今守領官也丈長者之稱呼爲丈者乃敬之至也

於戟門外下馬

門下馬門其門得列戟故曰戟門至家法之嚴正也

許納拜

皆許幕賓納拜行中子弟之禮

未嘗笑語款洽

音浹○款親也洽合也雖尊敬之未嘗與之笑語與之款洽

○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

居處家庭無事之時亦端坐拱手

亦端正而坐拱手張拱其手

出內齋

出自內齋燕息所

未嘗不束帶

未嘗帶敬以待己也

三爲大鎮

柳仲郢常南太平三道節度使故謂三次做大藩鎮之官

廐無良馬

廐音救○廐養馬之舍也

衣不熏香

衣不熏染香物儉以律身也

公退必讀書

公事罷退則必讀書

手不釋卷

其手未嘗放釋書卷

家法在官不奏祥瑞

柳氏傳家之法凡子孫在官位者戒不奏祥瑞度僧道不專度僧道惑衆而害正道也

不度僧道

不奏祥瑞恐黷於君也

賦吏法

賦寬也不寬賦吏恐貽害於民也

凡理藩府急於濟貧邮

凡理藩府之事以下救濟貧要之事

有水旱必先期假貸

歲時

孤

窮而無父曰孤

寡

窮而無夫曰寡

廩軍食必精豐

軍食粮也廩貯軍餉

軍士必擇

必精潔豐贍

通租必貫免

通負欠也貫除也負欠租稅者必除免之

館傳必增

館驛郵傳去聲○館驛郵傳必增加修飾

宴賓犒軍必華盛

宴享賓客犒餉軍士必華美豐盛

而交代之際

交接代換之時

食儲帑藏必盈溢

儲積帑藏之錢帛必盈滿如初到任之時

境內有孤貧衣

合璧曰此等事皆是天地好生之心稍有自私自利者決不能然

王涯字廣津磨文宗朝拜丞相

句讀曰掌利權謂其奏度支鹽鐵權茶等使也通典云度支主算計

熊氏曰涯實斲喪招辭拒之然妖物必與禍隨則名言也蓋妖巧之物入所貪競固有招禍之道也

縗家女及笄者所屬境內有孤而無父又貧之衣冠簪世官之家女子年已及笄者皆爲選壻擇女壻出俸金爲資裝嫁之捨已俸錢買裝資以嫁之仁厚之至也

○柳玭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始居宰相之位一時掌利權兼管財利之權賓氏女歸請曰其女嫁寶氏一歸寧時請於父王涯言玉工匠貨一釵奇功有下琢玉之工匠貨一釵奇異花巧之物也須七十萬錢其價須用七十萬錢乃是各惜其錢但一釵七十萬不必然必與禍相隨必與禍也我一月俸金耳豈於女婿惜此一個釵耳其值要七十萬錢此妖物必妖怪之物

數月又過數月之久

女子不復敢言寶氏之女再不敢言及其釵

女自婚姻會歸其女自婚姻之事一宴會而歸

告王曰告於父王涯曰前時玉工所貨之釵今

時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前時玉工所貨之釵今爲馮外郎乃是馮球也馮外郎乃馮球爲吏之職

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妻之首飾即有值七十萬錢之多

其可久乎其可久安富貴者乎

馮爲賈相鍊門人最密馮球爲賈丞相

頗張威福恃主勢

賈餘之門下人往來最親密

賈有蒼頭賈賈餘也蒼頭奴隸也

馮球忠於事主故之勢反張威福

馮名而助之馮球於事主乃用毒密名蒼頭而戒之

未浹旬未周一

十馮晨謁賈馮球於清晨時來謁見餘丞

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青衣童子捧與飲之

飲之蒼頭疑馮球必以張威福之事告主乃用毒酒托地黃之名使二青衣童子捧與飲之

食頃而終飲酒至少頃之時而馮球則死

賈爲出涕賈餘但爲之涕泣而已

竟不知其由竟不知馮球死之緣故

又明年王賈皆遘禍又明年王涯賈餘二

合璧曰不知守分可久安富貴乎

集成曰門人出入于門下之客也非弟子句讀曰奴僕以蒼爲巾故曰蒼頭

童句曰勖戒也句讀曰浹周也十日爲旬

二青衣二僮使也地黃藥名無毒蓋他酒詭稱耳食頃一飯之頃也球以奴張威福恐爲主累故戒之奴恐球害主故毒殺之

合簪曰外郎官名如今員外

句讀曰遘遇也
又曰恩權之隆赫禍機所伏也故謂之妖知言本謂知言之是非此則謂知理之言也
知言見孟子公孫丑篇

章句曰此一章實衣服定直曰亦兼實戒心術

人皆爲宦者○柳仇士良所殺噫音衣○柳曰嘆也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王涯以珍寶玩好奇異之貨物爲之妖必與禍隨信知言矣信知言其妖矣徒知物之爲妖王涯徒知言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而不知言自己恩寵權位之大爲妖有甚於玉釵之妖耶馮以卑位貪寶貨馮球以卑職貪求寶釵溺愛妻子已不能正其家是以不能齊其家矣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盡己之忠於所事而不能保全其身斯亦不足言矣此事主而不足言亦不足論矣賈之臧獲害門客于牆廡之間而不知奴曰臧婢曰獲卽蒼頡也廡堂下兩傍之屋也賈餗之居相位宜乎天下之事無所不知今其家之蒼頭殺害門客馮球於廊廡而賈餗不知察其死之由欲終始富貴王涯馮球賈餗三人者欲終始享其富貴其可得乎其可得而保全之乎此雖一事此雖玉釵一件事作戒數

東軒筆錄
穆修字伯長公名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宋仁宗朝拜和州卒賜謚文正
韻會曰解聞上也唐進士由鄉而貢曰解
書言故事曰唐開元中謂尚書省爲南省又曰廷試御試也
句讀曰試三場言鄉試省試廷試皆第一也志不在溫飽則在安天下矣
歐陽文集

端作戒於人者有數端之多珍奇寶貨不足貪一戒也恩權之盛不可恃二戒也溺愛妻子而不能正三戒也門客而不知察五戒也○王文正公發解音介○發解謂青州鄉試之也南省上聲○南省省試謂會試也廷試謂殿試也皆爲榜首而冠于群士或戲之曰戲謔也或者謂翰林學士劉子儀戲謂之曰狀元試三場狀元謂文正也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文正公作色而言之曰曾平生喫一生享受爵祿豐衣足食之志曾文正名言平生之志以安天下爲心不在溫飽公名仲淹字希文自年少之時便有宏大之節操曾平生喫著大節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一動其心於事可動易其心志而慨然○莊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其於富貴不慕貧賤不厭毀之不怒譽之不喜得而不歡失而不戚也

定直曰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范文正公慨然有志於天下終身之憂也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無一朝之患也如范公者君子哉

又曰諸葛孔明所謂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同日之談也

晁無咎錄

句讀曰誠而已

示蒙句解曰温公之言自信如此其過人

萬萬矣

魏志高志傳

標英管寧字幼安魏文帝明帝皆召不仕其平居嘗坐于一木榻上

字典曰榻牀狹而長者

呂申公家傳

句讀曰自寡嗜慾以下皆治心以養性之事窘迫速也俚鄙俗也伎巧戲也

有志於天下而一旦慨然有安天下之心志矣　嘗自誦曰　公所作岳陽樓記亦嘗自誦之曰　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　爲士者憂而先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以天下之樂樂而後樂　其事上遇人　事君上也　其上而待人　以自信守其正也　不擇利害爲趨捨　不擇其有利而趨之有捨而捨之　一以自信　謂不擇利害趨捨其有所爲作爲者　必盡其方　必盡其方法而爲之者　雖聖賢不能與　其凡有所成與敗一天不在我者其有不在我之事者　吾豈苟哉　而我豈冥冥以其成敗而苟且忽慢之也　吾無愧人者　吾無有不才德過於人者　但平生所爲　但平生所爲不欺凡有所爲者　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其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同日之談也　又曰諸葛孔明所謂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同日之談也

五十餘年　積糞有五十餘年之久　未嘗箕股　箕音扒股音古○未嘗展開兩股其狀如箕　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古人危坐如跪兩膝頭屈前著榻處皆穿其守誠可知矣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　獻公名公著自少年時講論所學　即以治心養性爲本　即以下收放心養德性之根本　寡嗜慾　嗜音示愛也慾音欲貪也○節其口之所嗜心之所慾　節其慾而薄滋味　薄滋味心甘淡薄其滋味　無疾言　無疾言更無疾暴之言語　遽色　無急遽之顏色　無窘步　無窘迫之行步　無惰容　無怠惰之容顏　凡嬉笑俚近之語　俚音里○凡嬉戲狹褻近之言語　未嘗出諸口　未嘗有一毛出于口　於世利紛華聲伎遊宴　於世之利慾紛雜華靡之習與夫聲伎遊宴飲人至博而局戲奕而玩　伎音忌○於當世之利慾紛雜華靡之習與夫聲伎遊宴飲人至博而局戲奕而玩歌樂伎而巧戲也

程氏外書
字彙曰塑埏生象物
畫圖之類者

程氏遺書
朱子曰此亦可以收放心又曰寫字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
元城語録
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舉進士不就還從司馬溫公講學卒賜謚忠定
朱子曰溫公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也
定直曰妄語與佛家所謂綺語同言虛僞
又曰自不妄語始
溫公
章句曰隱栝謂自斂撿省察也
元城語録序
句讀曰自相擊肘矛盾俞言行相違也
擊肘語見家語
矛盾語見韓非子

園基與夫奇玩圖之類

淡然無所好 於心淡淡然無有一件所好愛著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

塑音素○明道先生終日端正危坐如泥塑人

則渾是一團和氣 則渾是一團和粹之氣所謂即之溫也

○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

明道先生於寫字之時甚加敬謹

嘗謂人曰嘗自語於他人曰 非欲字好者非是欲字好也

字好者敬之而已之要 問於盡心行之要也

○劉忠定公

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舉進士不就還從司馬溫公講學卒賜謚忠定

卽此是學 只如此敬便是學之道也

可以終身行之者 可以終身行之而不能忘者

公曰其誠乎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

劉公問行之何先 劉公又問曰誠者不僞不欺今欲行之何者爲先務

公曰 溫公荅曰

自不妄語始 不虛妄言語爲始

○劉公初甚易之

易音異劉公

遇事趑然 凡遇事則行之坦然平易而無滯碍

常有餘裕 常常自有餘足之美裕

○劉公見賓客譚論踰時

踰音予過也○劉忠定公接見賓客與之譚論過時

體無歌側 其身體端正無歌邪偏側

肩背竦直 竦音聳○肩舉背脊而聳立正直

身不少動 身已不略動

至手足亦不移 至于手足亦不轉動蓋公

於始初之時不妄語爲甚易及退而自隱栝

隱音隱○栝曲者曰檃正方者曰栝皆制木之器也隱栝矯揉之謂

日之所行與凡所言 日用之所行行者與凡所言

表裏相應 內外相合

致 行音幸○自此之後言必顧行行必顧言所行不相違背如一致

力行七年而後成 勉力篤行至於七年之久而後能成

自此言行一 一致

常有餘裕 常常自有餘足之美裕

○劉公見賓客譚論踰時

踰音予過也○劉忠定公接見賓客與之譚論過時

體無歌側 其身體端正無歌邪偏側

肩背竦直 竦音聳○肩舉背脊而聳立正直

身不少動 身已不略動

至手足亦不移 至于手足亦不轉動蓋公

呂氏童蒙訓

句讀曰仲車父早卒盡孝於母

朱子曰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爲惡也

頭容直出禮記王藻

文中子事君篇

平生存心正直見於貌者如此○徐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名積字仲車於未冠時徒步往從胡先生講學退出時頭容少偏之安定先生退徐積自言初見安定先生講學有所得故不復仕進用之心其學以至誠爲本其所學以至誠不欺爲本事母至孝父早亡事母能盡其孝自言初潛心力行沈潛其心而勉力篤行不復仕進有出仕進用之心其學以至誠爲本事母至孝自言初潛心力行頭容直出禮記王藻容略頭之容要正直某因自思某積自言安定先生又言曰不可獨是頭容要正直往而不正矣自此不敢有邪心積自此之後更不敢有邪曲之心卒諡節孝先生諡節孝先生後賜○文仲子之服儉以潔文中子事君篇子所著之衣服儉素而不尚華靡淨潔而不使垢污無長物馬長者剩也餘也但稱用而已無餘剩之物馬綺羅錦繡不入于室綺羅錦綉則侈而有文矣故皆不入於室內自士君子之衣非是黃白之色則不服也黃白者絲麻自然之色也婦人之衣則應有青碧之色言青碧者染皂使然之正色也○柳玭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其爵位尊貴皆居清要之列非速客不二羹胾胾音恣○羹肉羹也胾肉臠也非是請召之客則不設二羹胾二羹胾夕食齜蔔菹而已齜音核蔔音百菹音阻○齜咬也蔔菜名也菹亦菜名也旦夕之食止齜蔔菹之菜汁而已○李文靖公治居第於所居之室宅也封丘門外封丘門宋都城門之名也廳事前僅容旋馬廳所以治事故曰廳事僅容旋轉一馬之地或言其太隘隘狹窄也或人創之廳前僅可旋轉一馬之地或言其太隘隘狹窄也

句讀曰無長物謂儉潔之外無所增飾也

合葬曰君子猶云大夫文中子稱其家人衰旨曰此文中子衣服之制一是戒華靡一是正服色

柳氏家訓

標英唐時高鍇字弱金爲禮部侍郎兄弟三人長名鉞字翹之爲翰林學士次名銖字權仲爲給事中次即高鍇也

句讀曰速召也不二不兼設也

溫公訓儉文下同

公名洗字太初宋真

宗拜相卒謚文靖
通典曰大祝奉禮大
唐掌讀祝文出神主
句讀曰已太也
章句曰此一章言居
第不可華盛
句讀曰公名知伯字
用悔宋滄州人初爲
河陽掌書記後爲宰
相謚文節
漢書百官志王公及
大將軍幕府皆有記
室掌章表書記

示蒙句解曰外人指
他人不知公意者言
句讀曰或人見文節
之儉約亦疑其詐故
引是以譏之

言其大夕
狹窄一ト
傳ヘ與ハ子孫ニ世ク
守テ而居モ之ニ
狹窄ト也

言公笑テ文靖公笑而答ヲ曰居第當傳ニ子孫ニ創造所レ居之第宅ヲ當
此今日吾爲ス相之職廳事誠隘ニ廳事誠ニ爲ス
宰輔此今日吾爲ス相之職廳事
太祝ハ太臣ノ子孫世蔭之官言ヒ廳事ヲ
孫典ニ祭祀ヲ爲ニ太祝ノ奉禮廳事
太祝奉禮ノ子孫典ニ祭祀ヲ爲ニ太祝ノ奉禮廳事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
所レ居之廳事矣則大夕寬廣ヲ矣則已寬矣
陽掌書記時相ヲ奉ニ養其身ヲ衣服之儉ナル飲食之
薄キ如下在ニ河陽ニ爲ル掌書記之時所親或
規之曰所レ以ニ親密ニ之人或有レ規ニ戒之ヲ言ヲ曰今公拜レ相ヲ
祿不爲レ少而自奉如レ此而自奉養ヲ其身ヲ若レ此ノ之薄雖自信清約雖則是
淡儉約ヲ外人頗有ニ公孫布被之譏漢公孫弘曲學阿レ世
至ニ三公ニ而爲ニ布被ニ此詐也謂
公之儉如ニ公孫弘布被之詐ニ公宜少從ニ衆公宜ク略順
衆情ニ以享ニ
祿公嘆曰張公嘆ヲ而答ヲ之曰吾今日之俸吾今日所レ受ル之俸
養ノ可レ謂厚ト矣雖

玉食事見ニ書洪範ニ

舉家錦衣玉食錦衣ハ言ニ衣上ノ繡錦ヲ也玉食ハ言ニ美食如ニ
食不玉食ヲ何患不能得ル
食ヲ何患不能得ル顧人之常情顧視ル人世之常情ヲ由
示蒙句解曰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是古今之名言也

儉入奢易從ニ其儉約ニ而入ニ于奢侈ニ則爲レ容易ニ矣由奢入儉難由ニ其奢侈ニ而入ニ于儉約ニ則爲レ難ト矣
句讀曰頓遽也

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且吾今日所レ受ル之俸祿身ニ也則無ニ矣豈能常有ニ生必有レ死乃理之常也而
常ニ有ニ祿身ニ之身豈能常ニ存ニ於世ニ耶一旦
異於今日一旦身ニ亡ヒ祿絶ヘ家中長幼
日一不レ同家人習奢已久家中長幼習慣於奢
侈已ニ久シ不能頓儉不能ニ從ニ於儉約ニ必至失所必至ニ於敗亡ニ而無ニ所レ倚附ニ豈
若吾居位去位豈如ニ吾今日居レ相位ニ以ニ儉約ニ身存身亡
今日身存時ハ人シ儉約ヲ日身亡ル時亦以ニ儉約ニ異
如一日乎終始儉約可レ不レ如ニ一日ニ乎○溫公曰先公爲郡牧判官
合璧曰先公溫公自稱其父也

溫公之父名ハ池字ハ和中宋仁宗朝爲ニ郡牧判官ニ客至

句讀曰行猶巡也
益軒曰論語沽酒市脯不食前漢書曰孔子當周衰亂沽酒在肆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食溫公時沽酒不濫惡故沽於市而可也
集疏曰果云云不用遠方珍異也
字書云凡非穀而食皆謂之肴
示蒙句解曰數日營聚而後招賓客故不能數會而禮義情意亦自不勤厚不止奢靡之弊也

未嘗不置酒 謂凡有賓客至家未嘗不設酒食以待之 **或三行** 飲酒未嘗不於三巡 **或五行** 或至於五巡 **不過七行** 不過於七巡之多以亂其節也 **酒沽** 沽買也言酒不自造惟買於市使不浪費也 **果止梨栗棗柿** 席中之果止於梨栗棗柿其常用者 **肴止於脯醢菜羹** 肴音爻脯音府醢音海○脯乾肉也醢肉醬也 **器用瓷漆** 器皿則用瓷器漆器以其常用者 **人不相非也** 所以清儉皆是如此 **當時士大夫皆然** 當時士大夫習俗 **人不相非** 時人亦不相非議之也 **會數而禮勤** 數音朔○會面雖頻數而禮意則勤 **物薄** 其品物雖儉薄而敬情則篤厚 **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 近日士大夫之家奢侈之甚 **果非遠方珍異** 果品非是遠方珍貴奇異之法 **不敢會賓** 不敢會賓客 **食非多品** 食饌非是多品 **器皿非滿案** 器皿不充盈几案 **不隨俗奢靡者** 不隨俗奢侈之甚也 **故不為鄙吝** 鄙吝堅吝也 **人爭非之** 傍人爭相非議之 **以為鄙吝** 以為鄙嗇 **嗟乎風俗頹弊如是** 嗟上聲○頹音隤 **然後敢發** 常在於數日之前營辦而積聚 **常數曰營聚** 常數日營聚 **苟或不然** 苟或不是如此 **居位者雖不能禁** 言居官執政者 **人爭非之** 寧忍助之為奢侈乎 **忍助之乎** ○溫公曰 **吾家本寒族** 吾家本是寒素勤儉之家 **世以清白相承** 但世守其清儉之風不以華飾奢靡為美 **自奉不喜華靡** 而我之性情承繼祖父之風不喜華飾奢靡 **自奉不喜華靡** 自奉音汝○自從下為之 **為乳兒時** 乳音汝○乳孩兒之時 **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 長者謂其父母也加于吾身者以金銀之所飾華靡之衣 **輒羞赧** 羞音修○輒卽也言卽

句讀曰營辦也聚集也書謂招客之書
又曰居位謂居相位時公已作相矣